

決戰階級

決戰階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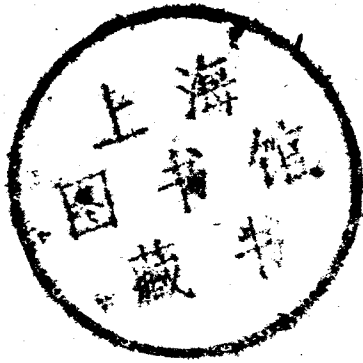
版出社報國中
新

月一十年三十三國民

新中國叢書

第九十種

決戰階段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2 1830B

新中國報社出版

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一日

決戰階段

目錄

政治篇

論亞細亞第三維新	一
決戰第三年之日本國力	一二
戰時日本生活動態	二〇
被掠奪的印度	二五
江特拉鮑斯氏會見記	三五
印度鬥士之一羣	四〇
印度女性的新姿態	四二
新生的菲律賓	四六
菲島獨立的一天	五〇
緬甸在復興中	五四
緬甸「建軍之父」項杉將軍	五七

軍事篇

太平洋現局及美國戰力	六〇
太平洋敵軍戰略	六六
西南太平洋的日美決鬥	六八
馬紹爾羣島空戰記	七二

美駐淪空軍剪影	「空中堡壘」的末日	九州空襲目擊記	東京上空卅秒記	猿啼虎嘯的緬印前綫	馬尼布爾黑夜奮戰記	緬甸戰線縱橫面	運輸船團苦鬥記	澳北戰線趣聞	印度洋潛水行	荷蘭第亞月夜空襲記	千島羣島四大要塞	大宮羣島的苦戰	血戰塞班島	泰拉瓦島浴血戰	馬利亞納壯烈戰	玻根維爾大戰實錄	吉爾巴特洋面漂流記	空中鬥士生還奇蹟	吉爾巴特海空大戰
.....
一五二	一五一	一四八	一三四	一三〇	一二八	一二五	一二二	一一九	一一七	一一五	一〇七	一〇五	九九	九六	九一	八七	八一	七六	

編序

大東亞戰爭開展到現在，已經入第三年了。各方面的戰局，一天比一天激烈，很明顯地已快達到決戰之階段，處此成敗關鍵所在之重大時期，東亞各民族，如欲高舉勝利之旗，把握澈底擊滅英美之時機，爭取自身永久之解放，必須用清晰的頭腦，對時局及戰情，加以詳細的檢討，始能理解大局之歸趨，決不能以部份戰局的變化來推測結果的。盟邦一億國民，以必死之決心，必勝之信念，站在大東亞戰爭前線，加以大東亞各民族集中人力物力協助作戰，無論在政治經濟軍事方面，均有非常之進展，此種必勝精神之姿態，實爲完遂大東亞戰爭之保證與操勝利左券之反映。本書繼「大東亞戰爭的勝利」「勝利的記錄」「必勝的信念」之後，搜集各種實際的寶貴資料，編爲第四集，除提供讀者一些有趣味戰爭實錄及精深的戰略檢討之材料外，更精選了一些介紹大東亞政治動態方面的珍貴文章，俾讀者能對大東亞戰爭有一個清楚的透視。

論亞細亞第三維新

一 亞洲之命運

現今人類生息之地球，正爲漫天烽火包藏中，此一世界動亂，有謂係人類史上未曾有之混亂者，亦有謂爲不可理解的超歷史事態之過程者。然則處此暴風中之亞細亞命運與應趨途徑如何？特別中日兩大民族應負之責任如何？

亞洲爲世界文明之發祥地，爲人類開明之先驅，計劃出五千年之傳統與歷史，誇有永久不磨之光榮與名譽。然而此偉大之亞洲亦會淪爲近世歐美列強之殖民爭奪對象，被以「遠東」之名相污而歷受彼等侵略之暴威。其間亞洲十億民族縱有驅除醜奴之心，亦終難對抗彼等帝國主義之霸權。自遭逢所謂「亞細亞的停滯性」以來，亞洲全民族始終彷徨於「黑暗時代」，欲圖重振，輒被梗阻者凡二百年。

吾亞洲民族之間，固留有不少力抗彼等殘虐而奮起鬥爭之可貴史蹟，但無論何次抗爭，均不外螻蛄當車之幾，民族復興之雄圖，莫不中道潰滅，其間日本以其明治維新後之新興實力，對彼歐美侵略勢力鬥爭，而以防衛東亞爲己任者數十寒暑。如無日本不畏強暴之鬥爭，放任列強之巧取豪奪，則亞洲之命運，更將不堪設想。亞洲之命運，爲亞洲十億民生運途所繫。同時亦所以決定舉世弱小民族之命運。假如白人帝國主義之侵亞勢力，得任意滋長而不逢有力阻遏，則彼白人總力征服有色人種之霸業，恐已完成。亞細亞全域，業已陷於第二非洲之境地矣。其能摧毀上述「假定」而使亞洲得免萬劫

不復之惡運者，厥爲實力日本之一貫鬥爭。有日本保衛東亞之防守戰，始令亞洲黑暗天地間殘留耿耿之光。此係天賜一角柱石，以獨支勢將崩頽之民族。卽今激烈展開中之大東亞戰爭，亦係向白人帝國主義奪回亞洲命運之繼續工程。自發展至發表大東亞宣言及召開大東亞會議階段之現今亞洲動態以觀，更係足以清算亞細亞紛爭諸問題的最終決戰。然苟欲明瞭大東亞戰爭之世界史意義，必先把握該戰爭係屬以亞洲運命問題爲目的，而出發於日清日俄兩戰役之連續作戰性。

二 歷史的意義

中國事變之史的意義，在於清算東亞糾紛諸問題，而建立道義新秩序，以代過去歐美帝國主義之侵略體制。中日兩國四年餘的東亞內亂過程，不外冀其實現之決死工作。

然而中日兩國當前之處理事變，不僅不易實現，毋甯謂爲事變之復雜性，正在超越國家民族之計慮而進展，其解決之困難程度益見深刻，所謂長期建設戰之前途，誠屬暗澹。

吾人對此阻礙解決事變之問題所在，不得不傾全力以求探知。中國事變，何故不能在發展爲大東亞戰爭以前，早見解決之曙光耶？自一般見解以言，殆認爲由於援蔣國家羣之阻撓，尤以英美之支持重慶政權爲最。此項見地固當，然而問題之中實更含有歷史性之深奧意義，此尤吾人之所不可不知。

事變之迄未解決，與其謂爲由於英美之努力援渝，毋甯謂爲亞洲民族尚未充分理解事變本身之史的意義——卽其思想的及政治的諸情勢之尙未成熟。換言之，未至釀成十億民族羣起合力解決事變之氣運。卽在於中國事變未能發展至亞洲全民族羣起集結之革命運動。

存在於東亞之一切國際問題，無一非具有連帶之複雜性——不能僅由問題本身努力而可解決之複

維性。東亞問題之世界底性格即在於此。更何況中國事變已達歐美帝國主義深入中國內部爲基因而爆發，其性質之重大而複雜更屬可知，自無僅藉戰爭手段或戰爭過程本身工作而獲解決之理。中國事變含有日清戰爭以來歷史底壓積而產生之悲劇性，即在於此。

中國事變不得不發展爲大東亞戰爭之根本因由，實基於一種歷史底要求——即由于事變的內亂過程所不能解決之多難事態將依其他新的手段以求打開難關之歷史要求。

由此觀之，大東亞戰爭既非中國事變本身之擴大與連續，亦非其強化與發展，實係解決亞洲諸問題之唯一新方式——亞細亞之革命運動。而且此革命運動正將成熟擴大至十億全民族之集體運動地步。自此項十億民族總力革命的前進之點觀察，又係有史以來亞洲解放戰爭之新展開。

大東亞戰爭之世界史意義即在於此。即第一，在於大東亞戰爭爲亞細亞十億民族全面的革命運動，其二，更爲亞細亞革命先驅之明治維新之對外終結戰。

三 明治攘夷運動

明治維新所標榜之尊皇攘夷運動，正如衆所周知，係以勤皇思想勃興爲誘因，發展而爲打倒德川封建政治體制之覺醒，並爲導使日本回返本然日本之國內統一運動。然而促進此一運動而造成運動總流者，畢竟係外國勢力之壓迫。關於此點，即自當時日本迅速採取國內大改革之總力體制，以及各藩傳統性之割據主義一旦移轉爲國家本位之過程觀察，亦可瞭然於胸矣。

明治維新，係屬反抗白人東侵而奮起之日本自覺爲內容，其本質，實爲亞洲維新之先驅。之後，亞細亞地域乃以日俄戰爭爲轉機，中國辛亥革命成功，國民革命運動遂日見發展，以及開創南方諸民

族反抗帝國主義運動之前進紀錄。但成爲其推進動力之導標者，實爲日本之明治維新。總之，不外爲明治維新所引起之第一期亞洲反抗運動之擴大強化。卽如中國之革命運動本質，亦屬對抗歐美侵略勢力，力圖自衛自強之國內革新運動。

孫中山先生在其「中國存亡論」中，亦謂：「日本之維新爲中國革命之第一步，中國之革命爲日本維新之第二步。」而將中國之革命與日本之維新，解釋爲同一之意義。孫氏上述論理之根據，而在於西洋勢力之東侵。溯自十八世紀中葉以來，歐美列強，由於產業革命之普遍化而完成其資本主義的國家體制。歐美列強的完成資本主義體制後，勢必發展而爲帝國主義性的侵略競爭，此係自然之趨勢。彼等侵略競爭之結果，遂不得不向其所謂「遠東」地域，覓求侵略之對象。因此，大好東亞遂化爲歐美帝國主義爭奪殖民地之戰場者，直達百年之久。

歐美帝國主義，曾於明治初年，經由朝鮮半島而進逼日本，彼等施展侵略外交的一貫作風，而在所謂「修好條約」之美名下，逐步進迫。逼使日本踏出所謂明治維新之亞細亞革命第一步者，實不外彼等侵犯東亞之前進。在此客觀情勢之下，中國以其後進之地位與彼等相週旋，不得不受歐美列強之壓迫者，可謂必然之歸宿。因此，中日兩國非出其現有國家總力以圖反抗，不足以圖存之性質，完全相同。歷來發生或發展於亞洲民族間之諸問題，其外形縱呈不同之姿態，其實質均係反抗歐美帝國主義東侵而生之苦悶方法。驟視之，雖似國內諸問題，然一切問題無不以前述本質爲其內容。凡此種種，吾人必須知道。

由此觀之，縱名明治維新爲亞細亞之第一維新，呼中國之國民革命爲亞細亞之第二維新，恐無何等悖戾歷史事實之可言。

四 中日之革命

雖此兩次亞洲維新之時代，場所及其他條件，均有不同之處，然自同以歐美侵略東亞爲對象一點言之，其命運顯屬一致。故中日兩國在此共同命運之下，在此共同進程之下，應屬互負同類民族悲運之職責，而兩次亞洲維新，可謂兄弟合禦外侮之艱苦事業。

昔中日兩國之革命志士之間，義切同志，艱難相濟，發揮血的共感者，不勝枚舉。中國革命運動向以明治維新爲師法而計劃而推進者，更可謂爲有力之證明。

孫先生主持之革命黨，計自同盟會以迄發展爲國民黨之一九二四年止，在此悠久之歷史之間，無不暗受日本援助。自日本之理想或立場言，其間所採之政治經濟各政策方針，縱時有不利於中國，或犯外交上之錯誤，然日本之眞意，實無時不以中日兩國早日擺脫歐美帝國主義爲念，期望中國發展爲健全之近代國家，耿耿此心，絕未因上述政策上之謬誤而有變更。當時日本國內之政治情形，因援華問題而沸騰奔躍者，卽此之故。

其間，不無列舉日本之所謂「對華政策」，加以個別的評判者，然其輕率速斷之不明，已足爲吾人戒慎，且欲把握一切國家事項及國際諸問題，不得不從歷史的大乘立場，加以判斷，此係當然之理。

在驅逐歐美帝國主義的狀態下，當時中日兩國國交關係，顯可謂爲業已形成革命共同前進之國民的組織。當時孫先生一黨會作如下之澈底自覺之語，卽謂：「若無日本，卽無中國，若無中國，亦無日本。」此澈底自覺的寥寥數語，業已充分說明其間之消息。

回溯日俄戰爭後數年間亞洲全域狀態，在思想上已夙示集結禦侮之勢。當時足足若臨全亞之日本勝後威力，益以戰敗俄國之革命運動，曾與全亞諸民族以更生之希望與力量，及創造亞洲維新運動之契機。亞洲諸民族景仰日本並以亞洲維新爲理想目標之原因有二：其一爲日本之勝強俄；證明亞洲革命之可能性，其二爲如以日本爲絕對之領導者，則必能排除歐美帝國主義之壓迫，確立自主獨立之民族地位，創建亞細亞之集合體制。

然中日兩國兄弟同命之革命運動，因其後兩國內外諸動因妨害兩國間關係而迭遭挫折，竟未能發展至共同理想之集體革命運動，不但如是，且更陷入空前「不睦」「敵對」之惡運。此不僅爲中日兩大民族之悲劇，亦爲全亞民族動向上之莫大不幸。假如中日兩國能始終保持友好關係，則其餘南方諸民族，早已聞風來歸，克舉亞洲維新之偉功矣。

至於招致兩國不幸之原因，在此實無詳細敘述之必要。總之，中日兩國均無深切認識此世界帝國主義侵略亞洲之時代，合力預謀消滅不幸事件之方略。祇須指出此項兩國缺乏定見之情緒，卽已足爲吾人之玩味矣。

亞洲百年以來，竟無民族上之共同防禦組織。因此產生中日五億民族之不幸，且使其餘亞洲民族徬徨歧途，培養頹廢思想者，此實必然之結果。所謂「亞細亞的停滯性」之侮辱表現，畢竟說明十億民族無法對抗歐美勢力而不得不予以放任之傳統立場。馴至亞洲民族喪失其獨自地位，倚存歐美思想，而躊躇滿志，五千餘年傳統的偉大文化，遭受歐美低俗文明之蹂躪，醜態畢露矣。

孫先生據爲中國復興指導理論之三民主義中心思想，莫非力圖亞洲全民之奮起，培養文化之力量，因之以驅除所謂「停滯性」。此卽教人以亞細亞維新爲手段，發揮亞洲民族之全能。總之，大亞

洲主義思想，不外係一文化思想。

五 民族運動與維新

吾亞洲全域，嘗展開幾度民族運動，圖破除此項傳統之悲劇。然而任何民族運動，無不中道挫折，惟空演失敗之歷史而已。此項悲運，實非因民族力量不足之故，毋甯謂爲欠缺自覺其偉力之智慧，及無寬仁德性之涵養而徒從事內部之離叛抗爭，甚至演成兄弟鬩牆民族相煎之慘劇之故。

吾人斷不能僅依客觀觀念，以爲全係歐美列強所謂「分離支配」之帝國主義謀略所誘致，問題始終在於民族自身之錯誤。卽令歐美帝國主義以其詭譎之謀略相逼，然悲運之出發，畢竟在於亞洲民族本身容許彼等侵入之所致。總之，此係證明全亞民族間尙乏統一性革命運動組織之必然結果。

亞洲民族運動之歷史，可謂一部迷茫失態之歷史——卽欠缺中日兩大民族合體領導之歷史。

一如依據上述自覺卽已可知，起於亞洲之第一及第二兩次維新，應早能在同一目標下匯成總流，並擱掖其他全民族運動，而憑其革命總力，以當彼大敵英美之侵犯者。但中日兩國應合體合流，而終未能實現，且永未能清算無謂之「不睦」「敵對」關係者，其基因果何在乎？斷不能僅將此歷史性的事實，解爲中日兩國民族主義發展途上不能相容之宿命。

依據歷來解決中日糾紛之言語，尙有下述之解說。彼等略謂：「……可說是兩個不同方向的自然物理的力之伸長，在抵達一定界限的時候，終至實現不可避免之衝突」，然而此種謬誤之觀測，實係由於自然科學的方法論誤用於社會科學批判之形式論理。其實，中國事變之爆發，決非所謂中日兩國國力伸展衝突之力的關係。

民族，一方面固係生物學上的自然存在，然而他方面亦係以「義理」爲生命的人類間社會組織體。並以此「義理的組織」爲基準，而達不斷的生成發揚之實，此係吾人不可不知者。如亞細亞民族之道義的生活指標，僅係單純的美名，則所謂十億民族之集結運動——創建大東亞共榮圈之構想，亦不過一種空中樓閣而已。

實際，中日兩大民族之結合，更進而使亞洲全民族打成一片之亞細亞維新，已不僅被認爲可能，現在且已通過摧毀英美舊體制的血的鬥爭，而正向完成之途徑邁進中。

六 大東亞戰爭之本質

大東亞戰爭之本質，已如上述，斷非僅係中國事變之擴充，而以掃蕩宿敵之英美爲當前中心目標者。總之，其本質在於喚起全亞民族已失之東亞思想，使之展開十億民族之集結運動。關於此點，意味到若非發展至此亞洲全面的革命運動，大東亞戰爭不易完成之必然歸宿，同時亦意味到中日兩國間現正仰體歷史底要求而釀成集體革命運動之氣運。

中國之參戰，正係「亞細亞革命時代」之起步。中國之參戰，實爲亞細亞民族史上劃時期之一頁，我亞洲十億民族之勝利。中日兩國之國民關係，以參戰爲轉機，不但突入渴望甚久之共同革命階段，且可謂爲已與全亞民族深切之影響，舉亞洲全力以前進之革命理想，幾至達成其半。

此次中華民國毅然參戰之英斷，實可謂爲解決多年來中日革命志士志願之殊勳者。大東亞戰爭之爆發，爲一炬創造亞洲全民革命之烽火。其戰鬥過程，像深可名貴的共同革命之推進力。由此觀之，將大東亞戰爭，呼爲「亞細亞第三維新」，恐未必能謂爲不當。

大東亞戰爭具有亞細亞第三維新運動之意義，大致有二：其一，以參戰爲契機，已使明治維新之第一期亞洲革新運動，與爲其擴大的後果的中國國民革命運動，打開了合流之氣運。其二，蓋以南方民族之獨立運動，今後之亞洲域內，將可呈現一種強大無比的最新的維新運動。

至此，孫先生一生領導之中國國民革命運動，業已失去中國單獨的分派的運動形態，今後之前進方向，將在亞細亞第三維新名義下，爲其有機性的一環而前進。而且此項亞洲新事象，亦可謂爲國民革命的修正，或稱之爲「革命的革命」亦無不可。此外，南方各民族獨立運動之展開，亦已脫離一民族一國家之獨力推進方式。正以全亞十億民族合力運動之姿態而繼續發展中。此不但爲亞細亞歷史空前之盛事，且亞細亞第三維新本質上之特色，亦爲以強大的總力戰體制取勝敵人。

亞細亞第三維新的主要任務維何？一言以蔽之，將使大東亞戰爭具有更充實之內容。此處所謂內容者，係屬完全摧毀亞洲境內的歐美舊秩序，再在其遺跡上創建亞細亞式的民族一體體制，並憑此民族一體體制以期重現已失之「東洋文明之光榮」。

西南太平洋戰線勇猛苛烈之激戰，南方諸民族獨立運動之發展，中日兩民族協力作戰體制之成熟過程等等，亞細亞民族集結之熱情，正如燎原之火。此項現實，不外十億民族向一體體制之創成過程。然則此全亞民族之政治體制，將以何種方式出現？答此疑問的最適當的前程，厥爲亞細亞民族雖歷來迭次發動剛毅果敢的解放運動，何以竟因缺乏集結體制而不得不容納歐美之侵略體制？

七 思想的防衛

亞細亞民族縱有其優秀的文化素質，而終不免於遭逢衰頹之悲運，降落至民族奴隸地位之根本原

因，今在於迄未築成足以對抗歐美帝國主義侵略的思想上武裝壁壘。此可謂爲亞洲民族對於歐美帝國主義思想戰上的敗北。

僅僅思想戰之敗北，斷非所以概括全部。他如政治機構的脆弱，經濟組織的不健全，社會組織的落後等綜合一切要素之脆弱性，不消說均係規定亞洲運命之因由。然而問題應在於深求其根本之要因。所謂要因，不得不是亞細亞民族迄未完備二種一元化的防衛思想。亞細亞第三維新的本願，卽在於亞細亞思想之革命。由於思想的革命，更創造新的共通思想。將以此新的共通思想爲民族集結之軸心，然後歸納至亞一切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諸問題於適應時代的新的綜合體制。亞細亞解放戰，其原意外爲此項性質的「建設戰」之條件。如解放戰僅以解放戰相終始，則所謂解放戰者，將僅係廣大的破壞殘跡之累積而已。大東亞戰爭之所以具有亞細亞第三維新之意義者，卽在於破壞中兼具建設，將以破壞殘跡爲地盤，扶植培育亞細亞新思想之參天巨木。大東亞戰爭的最終目的，與英美之戰爭目的根本不同之點，亦在於此。總之，大東亞戰爭之最終目的，全在以亞細亞第三維新任務爲其內容，將藉嶄新的思想，以解放亞洲十億民族。換言之，大東亞戰爭的目的，決非如英美之類發揮無目的之野蠻行爲破壞人類之文化，將爲亞細亞創建一種人類共願之新秩序。

此打倒英美舊思想的革命思想，爲灌注熱情之泉源，同時亦係導向統一性之指標。由於日本在日俄戰役獲空前勝利，燃起亞細亞的民族運動後，其間氣勢縱甚蓬勃，願何以終不免中道挫折？推厥原因所在，雖不無其他種類要素，然大半因缺一思想爲指標的熱情的激勵，尚無動員十億民衆的偉力之故。

一如孫中山先生之言，中國革命運動之後揮空前偉力，將在變換專以民衆思想爲動因之政策以

後。孫氏此言，足爲吾人亟應銘記之教訓。

欲圖亞細亞民族運動底於成，惟有以革命思想爲動力，將全民族組織成一體體制。亞細亞第三維新運動之最終課題，不得不爲對此組織運動之促進與擴充。

八 維新之起步與完成

所謂建立對抗歐美帝國主義之新體制者，其意決非摧毀彼等布設亞洲之舊秩序爲已足，亦包含影響彼歐美本國之意圖。此點亦應爲吾人所牢記。換言之，苟係一種思想上百戰不敗之武器，必須保有超越既存世界思想體系，並足以批判該思想體系之力量。假如新思想的力量，不能超越既成的世界思想以上，其結果必將僅達反動的任務而止，或甚至於卽爲舊思想包圍抑滅。

應可存在於亞洲的新的思想之構想，與其實踐的力量，不得不與舊有思想相反，而是一種嶄新的革命思想者，其故卽在於此。

大東亞戰爭之最終目標，爲「使各民族各得其所」，而此亦爲日本歷來之意願。但此意願，不應解爲原子論的設定民族之位置而止，而係欲定亞洲全民族擬成「一大有機底組織」的亞細亞新政治之起步。其根本上的思想態度，實係以冠絕世界史的偉大新構想爲基礎者。

亞細亞第三維新之使命，將以大東亞戰爭之前進爲前進而復興頹廢的亞洲，並發展而爲促使十億民生，患難相共，千載不渝的最高度倫理運動。

東洋，惟有遷諸東洋的自覺始能革新，第三維新之大義，惟有恃此方法始能奏功。所謂維新，不外係「道義的組織化」。

決戰第三年的日本國力

一一一

吾人必須知道；亞細亞迄爲「民族的停滯」所惱，不得不徘徊於黑暗時代者，全由於西洋庸俗思想之篡逆而使道義頹廢所由來。

東洋道義之發掘及其養成，實爲大東亞戰爭之思想的目標。從而，亞細亞第三維新之要務，在於促使此一事業之徹底完成。（田尾五太郎作，欲仁譯自大陸往來二月號）

決戰第三年的日本國力

大東亞戰爭已進入第三年，此一年實爲一決戰年，換言之，亦即戰局之轉換期。在此重大時期中，戰力之增強，乃爲決定戰局勝負之重大關鍵。其中尤以飛機、造船、煤鐵、食糧等戰力，更關重要。我大東亞各國，在緊密協力強力推進增產工作之下，已確立必勝之戰力態勢，敵人縱憑其龐大物力，亦必遭我迎頭痛擊，以至敵潰滅而後已。至於大東亞戰力之實況如何，想爲全國人士所關心，本社茲特編撰戰爭第三年大東亞戰力態勢一稿，分節介紹，想國人閱之，亦必更堅大東亞戰爭必勝之信念也。

飛機第一主義

在此決戰第三年，日政府鑒於戰局轉換之關鍵，航空戰力之增強，實極關重要。故更積極增強航空戰力，按日政府於戰爭第二年中強力推進增產航空戰力之結果，已着着收獲成果。蓋以南太平洋爲主要戰場之航空決戰，於決戰第二年後半期，逐漸熾烈後，日政府已決定採取飛機生產第一主義。故

於九月三十一日之閣議中會決定「國政軍營大綱」，而置重於積極增強航空戰力，其後即本此大綱展開強力之決戰施策，蓋於十一月一日之徹底改革行政機構後，已創設軍需省，此後關於多年懸案之軍隊官廳兩方定購之統一，及生產管理之一元化等，已完全實現。關於其他重要軍需品，已因此漸告解決。關於重要企業在第八十三次議會中，會通過軍需公司法，企業之國家性，於此亦告確立，而開始以加強生產爲目的之生產責任制，又決強化國內態勢方策後，於九月二十二日與十月八日之間，即會派遣第三次行政查察使藤原銀次郎，以網羅陸海軍官民權威者之陣容，赴名古屋，大阪，神戶，關東等地，綜合調查飛機器材及零件之製造，拚裝等，此增產方策，已逐漸反映於日政府之具體施策中，設備機械之動員輕金屬之緊急增產工作，機械之應急措置，及木材之增產等，最近均有顯著進展。同時勤勞人員亦因整備企業而轉向勞務方面，此外並已對男子之就業，加以限制，加強女子動員，於茲飛機緊急增產之基礎，乃告確立。飛機關係企業之職工工作意識，於此基礎上，亦愈高昂。過去資材調整及勞力等方面之餘力，亦均戰力化，傳最近之生產額，已大見增加。以下再就整備飛機緊急增產體制之經過，稍加說明。緣飛機工業之發展，實較外國稍遲。然因中日事變及大東亞戰爭關係，飛機於質的方面，則已超過英美，然爲急速增強重的生產活用製造飛機之設備與機械，實所必要。現有設備之完全活用，更爲當前急務。故飛機工業自不待言，即凡零件工業，工作機械，工業等，最近亦已實施晝夜交替，工作不停，更爲擴充飛機及關係產業之生產力，現正實行轉用防線工廠等。同時更積極新設或擴充飛機工廠，以上工廠之轉用，更新設隨軍需省之設立，均已急速完成。按飛機工業機械設備之入手困難，乃生產之唯一障礙，日政府有鑒於斯，亦已於八月三十一日之閣議中決定，（爲確保飛機增產，關於必要工作機械之應急措置案），即以（一）採用戰時型，（二）以企業集團制實施多

量生產制度，（三）增產特殊工作機械，（四）實施國家管理，（五）實施晝夜工作制，（六）優先配給資材及勞力等，（七）統制定購等。以期確保生產。又於十二月三日閣議中決定，（確保航空機等增產所必需之鍛造機械應急措置案），利用原有之鍛造設備。緊急增加產量，藉期（一）增強使用素材之加工能力，（二）利用高率能機械以節約資材，（三）提高工作能率如上述工作機械等之緊急增產外，且有動員現存機械設備之必要，故日政府亦於十一月二十九日決定，設備機械動員實施要綱，其內容即動員空閑設備，及較不急需之部門，而使之轉用於飛機製造工業，及關係重要產業，實爲最積極而實現之對策，且預定明年二月，即完成一切轉換手續，故日飛機工業，應時局之要求，近年愈形膨脹，然前此因企業內部之機械設備，關係稍有不適於多量生產者。今後根據以上方針，實施機械行政，如增產飛機用工作機械，確保機械設備，以使技術水準及勤勞生產性向上等，當可期其迅速實現云。

飛機即鳩拉爾明及琥珀金等輕金屬之集合體，故欲積極增產飛機，即須確保輕金屬之急速增產，鋁銅合金及鎂等之大量增產，尤爲必要。日政府自昭和十八年（民三二年）初，即指定輕金屬爲超重點產業之一，並實施生產要素之重要配給，更於十一月十九日之閣議中，通過關於優先處理輕金屬生產用資材，及機器設備等之議案，爲確保鋁銅合金，礬土鎂、水晶、石瀝青、骸炭、電柱等輕金屬原料及副資材之生產，關於所說資材機器之製造配給設備運輸及鬥力等，與純軍需及航空兵器相同，實行優先處理。其中關於鋁銅合金盡量減低依存南方鐵礬土之程度，而換用國產原料，此幸於日本四國等地發現優良之鐵礬土，同時朝鮮滿洲之礬土頁岩，及日內地之福礬，亦極豐富，故於資源方面已無不足之虞。所成問題者，惟在生產技術之確立與協力企業化工作之如何而已。另一方面，鎂亦爲飛機

用之輕合金，其用途已漸擴大，而關於菱苦土礦，朝鮮滿洲埋藏均豐，現已自過去以苦計法爲中心之鎂生產技術，進爲礦石式，刻正積極實行大量生產。製造輕金之第一重要事件即確保電力，因此第二次增產輕金屬之主要地區，乃定爲頗多電力餘力之朝鮮，預料自昭和十九年（民卅三年）下期其增產必可收穫相當成果，前途頗堪期待。

原料又相當豐富，自技術上言之亦非難事，另一方面治工具加工及安裝技術亦較金屬機簡易，且過去日本之木材加工技術即極發達，故極易網羅該方面之工人積極生產。與飛機生產直接發生關係者，除按裝機體之製造所，製造引擎推進器及零件之工廠外，尚有製造輕金屬錫鐵等材料之部門，及電力機械工業等部門，然飛機工業之綜合生產力，常受以上機構中某一微小部份之影響。故日政府爲大量增強其綜合生產力，已着手整備飛機工業爲中心之企業機構，使成爲增強戰力整備企業之一環。今其飛機工業已達於相當高之水準，然由於多年來定購與生產管理之多元化，致難使個別技術有綜合發展，同時生產技術方面亦欠完整，例如各工廠用之治具工具檢查具等，均爲型式不同。生產技術之公開與交流等，亦殆無可觀者，惟此等地方因軍需省之成立生產管理，已漸趨一元化，定購統制亦告實現，今後當可急速改善。同時統一並限制工廠生產之機種，亦有必要性，普通工廠僅製造一種飛機，其生產率爲百，則製造二種飛機，即爲八十，製造三種則爲五五，且生產一機種，能力減低二分之一，生產三分之一之實例。故飛機工業專家主張一工廠製造飛機最高限爲二種，而一工廠製造一種最合理想之飛機試作，此等飛機製造運往前線使用後，其具有威力之時間，則約爲半年。故爲適應飛機之質的前進速度，須有基礎科學之強力掩護。關於此點，日政府亦已決定研究科學之緊急整備方針，以期確立科學研究態勢。又確保勞力及緊急增產之基礎，故日政府亦已於本年六月，改正勤勞法

規，九月廿一日起禁止男子就業，指定限制職業之種類，加強女子動員，至十二月三日提高男子青少年登記年齡，以期補充以飛機爲中心之軍需工業要員。如上所述日本飛機之生產，足可反映飛機於近代戰中，所佔之重要性。自今春以來，日政府先後實施之重要施策，最近始漸就緒，飛機之增產於日一億國民崇高之愛國精神下，已日並增加，於質的方面，已凌駕英美量的問題，不久即可解定云。

造船運動一元化

因大東亞之資源，乃係散佈於無數島嶼與廣大之地域內，故欲使之戰力化無論如何必須確保運輸以船舶爲中心之海上運輸，尤爲重要。因此船舶亦即增強一切戰力之基礎，亦爲生產戰與補給戰之最大關鍵。爲增強海上運輸力起見，積極強化造船工業，是爲根本要圖。故日政府自中日事變開始以來，即致力於造船方面，尤其大東亞戰爭勃發以後，更已實施較其他工業爲優先之計劃生產，同時將造船業列爲五大重要產業之一，又爲謀造船行動之一元化，乃由海軍大臣總攬鋼造船之監督權，如此於日政府熱心指示監督下，造船業已有驚人進展。

昭和十七年（民國卅一年）上期中，因整理過去之各種船舶（即已着手建造之船舶），其準備改作標準型，故未能收穫預期成績。至同年下期，始有增加之傾向，而漸達於所定數量。昭和十八年度（民國卅二年），後因確保資材與優先配給勞務造船業之進行，頗爲順利。自同年下期以來，生產再行激增，該年度中不僅完全達於計劃數量，且有超過之趨勢。蓋於本年度內，關於過去達十種之多之標準型爲節約資材，及使工事簡易化，乃復施以整理，其結果已僅剩貨船三種，油槽船二種，共五種，今年度起已逐漸改換標準型，本年下期起，已轉換爲第二次型，料今後將更有大量之增產。更

因實施計劃造船，故大量生產方針，已告確立，欲使其發揮現實效力，故仍須採用具體之大量生產方式，現在局部所施各種方式，已有相當效果。即如造船一艘，須分數部，各部均於平面上構造，然後按裝於在船塢中構造之船底上，此種做作，不僅可提高工作能率，且可縮短使用船塢之期間，日造船統制會有鑒於此方式之優秀，刻正積極努力，不久必可全面普遍。此外尚有利用移動船塢之方式，即製造軌道式之船塢，依此按裝船底、船尾，船首及其他微小部份，使船底移動，逐次進行，按裝完工後，即可入水，其次於實施大量生產時，其零件達二千種之多，此等零件，造船廠自不便自造，故須使小工廠及協力工廠代為製造，關於此點，亦已採用企業集團制。造船業既為五大重點產業之一，故乃實行勞務之優先配給。大部造船作業，乃係室外作業，因天空關係，故難實施晝夜工作制，然自現有設備觀之，當以晝夜工作制為最有效。故刻正力謀急速達到二十四小時制，以上為檢討造船之量的問題。茲因就質的問題，稍加說明：戰時不僅船舶之所有量，最為必要，質的方面，亦須優秀。今以建設二十哩的船舶與十哩之船舶作比較，建造前者，一艘等於建造後者二艘，且高性能船於戰時尤屬安全性，因此若使用同等資材與勞力，與其建造低性能船二艘，不如建造高性能船一艘，故增產高性能汽爐，實為當前急務。去年日全國約三千木船業者，今已合併強化為五百四十餘，其次即新設大規模造船廠，此於日海務院指導下，由郵船，商船等海運公司分別擔任，本年初以前，已於日全國新設木造船所二十餘處，同時日政府已於一月二十日決定實施木船建造緊急案要綱，至昭和十八年度（民國三十三年）起，已將木船列入生產擴張品目之中，故一般人無不異常關心，致使木造船廠成爲企業之一種對象。所述日本之木造船於去年一年間，由於官民一致真摯努力，已獲得試驗建設之成功，故今後即將開始大量生產。又前所建造者，今已全面從事於沿海運輸，一部並已從事共榮圈各國物資

交流等工作。

煤鐵急驟生產

鋼鐵與煤不僅爲製造飛機不可缺乏之物資，亦爲增產其他艦船兵器所必需之基礎物資。際茲戰爭第三年之始，必需大量增產兵器艦船以充實戰力，故鋼鐵煤之需要，亦隨之激增，而達成此新生產目標，實亦即鋼鐵煤等產業界於此戰爭第三年中所負之任務。首先視察日鋼鐵部門之生產狀況，本年度之實績，如鋼林鋼塊生鐵銅板等，均已突破預定目標，惟鋼鐵之需要，自本年度下半年起至明年年度已形激增，爲滿足此等要求，刻正進行萬全準備。使日國內之完全自給，而不再仰賴南方及大陸方面，以期以日本國內礦石及煤，完成大量之增產。關於鋼鐵部門，其主要目標，爲確保礦石擴充煤礦設備，澈底實行勤勞管理，及大量增產特殊鋼等。現日政府已以各礦山監督局爲中心，着手開發鐵礦區，成績頗佳。明年度日國內礦石之自給率，當可達於兩三年前所不能想像之最高峯。關於鋼鐵之必須增產，特殊鋼實爲今後之重要事項。蓋因特殊鋼乃製飛機架及發動機等之必需物。因此現在使過去委託之小製鋁所，擴大爲大製鋁所，實行積極增產，而使其置重於生產特殊鋼煤之生產；自本年四月至六月，極爲順利，及至夏季因各地發生水災，故會稍受阻礙，然因本年下半年及明年年度之煤需要量甚大，更因已完全停止華北煤之輸入，是則原料煤之增產，實爲必須完成之重大問題。煤爲製鐵用原料，關於國內自給計劃，在當局之指導下，已有進步，日本國產原料煤不及華北之煤優秀，故爲有效使用計，現正苦心研究，以期收得與華北煤相同之成果。欲增強鋼鐵之生產，尚須解決運輸問題，此已實行超重點之搶輸運營，此等滯貨，當可完全運出。如此不僅可滿足物資之需要，更可促進煤之生

產，日政府自設運輸通信省後，即已使海上運輸及港灣之裝卸貨物，完成一元化之態勢，此外並已實施陸海交通之統一，故運輸之前途，頗堪期待。又對國家負有重大生產責任，增產國內煤代替華北煤，開發國內鐵礦石，補充勞力等，全為生產上之重大問題，今明年度之積極增產，實不啻為作戰命令。日政府為達到此目的，已斷然實行改革行政機構，並將指定軍需公司及實行改訂價格政策等施策，同時一般業者，亦均與此相呼應，表示最大決意，現各從事實已完全結成一團，向突破此目的努力邁進。

確保食糧增產

飛機、造船、鐵、煤等，均為增強戰力之物資，戰爭第三年，決戰日本食糧政策之根本方針，乃為確立日滿一體之糧食自給態勢，日政府所謂確立以日滿為中心之糧食自給態勢，絕非榨取大東亞共榮圈內糧食之意，共榮圈內除日本外最大產米國之泰國，緬甸，越南等，雖接近戰爭區域，然其生產力極強大，並因日軍政當局於政治技術上積極指導之結果，其生產益趨增強。如越南稻米，本年度收穫預測，大體為六百萬噸，約可輸出百萬噸，泰國因去年水災，收穫欠佳，而本年度風調雨順，農作情況極佳，亦可輸出百萬噸左右。又緬甸之生產，亦可充分供給南洋各地食用，故自共榮圈全體而言，關於確保食糧一事，已穩如磐石。至於滿洲國，前基於民族政策之觀點，講求各種施策，已經數年間所施行之各種政策，在今日之事態下，對於日本食糧之自給自足，貢獻至大。日本現為第二次食糧增產應急對策，實施改良約百萬町步之土地，藉期增大水稻播種量。滿洲國亦有在松花江遼河流域，造成約若干萬町步農地之計劃，以日本則在技術資材及資金上加以援助，積極謀自給自足體制。本年度

滿洲國各種農產物收穫極富，政府之蒐儲量，大體達成去年度之五倍。日前日滿兩當局間之折衝雜糧之輸往日本及華北方面之數量，較之去年增加頗多。又鮮米本年度之對日輸出，亦告增加。此對於日本食糧之確保，極有貢獻。又日本國內已擬定第一次及第二次食糧增產計劃，積極開墾空地及改良雜穀與諸類土地，以謀增加米麥等產量。其中最著成績者爲薯，本年度之甘薯生產額，預料將有十四億貫，以全部作爲食糧，則可當食米一千萬石，故自食糧自給自足體制觀，及預保戰時必需物資觀，實一良好辦法也。明年度爲益使增加計，預定其生產目標，甘薯爲十九億貫，馬鈴薯爲九億貫，又爲呼應日滿兩國增產政策，配給政策亦佔有極重要地位。明年度滿洲國農產物蒐運成績，已增至五倍至六倍，此係由於收買政策極得時宜所致，日本內地供米政策前已改革新制度，刻在進行中。農民現將自用米節省，售予政府，主要食糧配給政策之推進，極爲圓滑，並繼續維持配給量，就推行食糧增產與配給方面而觀，實有賴於努力增強農業所剩之勞力，可直接貢獻於戰力之增強，及從事木材及薪炭之運輸。政府頃積極謀航空業之增產，並謀從各方面推進農村勞力利用方法，如木材及薪炭之增產，土地之改良，日本農民前已毅然接受國家多方面之要求，正竭力克服勞力不足之困難，而努力增加生產了。

戰時日本生活動態

「集中全力」的議案

一個多月前，日本下議院以全場一致的姿態，通過一個富於決心的重要議案，這議案要求日本全

國上下集中全力，以爭取最後與絕對的勝利。在動議通過這議案前，下院某議員以異常激昂的語調，發爲如下動聽的言論：「即使大砲的巨吼與炸彈的爆炸聲業已接近日本民衆的耳鼓，可是一次次的戰聲，將在民衆的精神耳朵裏取得一聲聲有力的回響，並從而激起其日增無已的强大決心。」

在這條剛通過的議案裏，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日本下院的決心，無非是今日支配日本全國上下的

一種堅毅無比的決心的反映而已。

一九四一年秋，日美間的和議的嘗試是一嚴重的危機，這一危機的意義，日本民衆是充分了解的。他們不要戰爭，可是同情於本國的立場，因而不辭一切犧牲，實現本國之政策。戰事之發生，蓋早在他們意料之中，因此，當戰幕初揭之日，國民即鼓舞興起，決定放棄個人的享樂與自由，直至完遂戰爭目標而後已。

無可動搖的偉大決心

經過了兩年餘大東亞的劇戰，日本的國力愈見強大了。種種有利局勢的演進——如南洋多數民族對於大東亞意識之警覺，他們與日本的密切合作，以及爲東亞共榮而犧牲小我之決心——益使日本民衆深信其國家政策之合理。至於日本本身自擊其理想之逐步實現，國策之由漸成爲事實，自亦加倍興奮，加緊其作戰之步驟。每一成功消息的傳來，使民衆無不深信他們將得這次戰事的勝利。

比他們的信念更堅強的是他們的決心：「堅決作戰，直至光榮的結局，忍受艱苦，直至最後的勝利。」有一國外旅行者道經日本，向他的日友提出這問題：「如果日本不幸在戰事中失敗了，你想南亞將遭遇怎樣的變故？」他以爲這問題平常之至，不致引起日友的任何反應，可是出乎他的意料，

他所獲得的竟是急驟的含有憤怒成分的答案：「你說日本敗北嗎？永遠沒有這回事！我們將獲得勝利，否則我們也不願活着看見自己的失敗。我們的戰士在阿都等島的壯烈犧牲，便是全日本武士精神的最好代表者。我們全國人民將作戰到最後——不是取得最後的勝利，便是完全的殲滅！」壯哉斯語，直可以動天地而泣鬼神！

這不期然的憤激語，把這位國外的旅行者嚇得一呆。

大後方的生活

日本自對強大的英美宣戰後，對於一般人民的生活究竟有了什麼影響？爲了解解答這問題，法記者傑奎士·克萊孟梭氏便一再訪問日本，以下所述，便是他親身的經驗和觀察。

在大東亞戰爭未發生前的數月內，我從日本來到中國，在沒有返華前，我在日本研究人民生活與文字歷年餘之久。去年十二月，我爲了要考察作戰兩年來日本的國內狀況，便再度作遊日之舉。

當我們的輪船到達××港時，夜幕業已揭開，我便趕坐赴東京的夜車，因爲坐的是夜車，除了一團漆黑之外，簡直得不到任何印象。當火車將抵××時，天色業已大明，從車上的小窗遠望，日本似乎還同前一樣：屋子還是那麼簡單有趣，稻田還是劃成一片片的，農村還是同先前一樣，都市生活毫無改變，人民的外表與行動也與前此無異。一句話，接觸着我的眼簾的，似乎沒有一事是新奇的，一切都同我在二年半以前所見到的一樣。

東京給我的不同印象

可是到了東京之後，我便混在日人中間自由走動，結果發見兩年來的戰爭已在當地人民的生活上引起了不少改變。第一個晚上，我住在一家日本的旅館裏，第二天便搬到一個日本友人的家裏去住，一連住上一個多月。在那邊，我不是作什麼貴客，而是與他們共同生活着，因此我便能熟悉戰時日本的日常生活。

在我搬入日友家中的當天下午，我坐在他的休息室裏圍住炭盆，同他談論那改變的時代。我向他提出的問題是：每天食糧的配給是否足額？配給食糧的價格怎樣？品質怎樣？配給制度是否辦得有效？可是他祇微笑着說：「你既打算在這裏住得久一些，我想倘使你能替自己找得答案，不是更意思的嗎？」

不久後我的好奇心便獲得滿足，當我在東京附近步行時，我看見學校兒童，家庭主婦，工廠工人，事務所職員，不同年齡的人士，是等職業界的男女都顯得很健康，很滿足。我的朋友之中，有的已減少重量，有的重量反見增加。事實上，爲了食糧不足而憤憤不平的，可說是絕無僅有的。可是有的人却似乎認真又像嘲笑般地說：「信不信由你，就我自己來說，我可已經忘記了巧克力（糖果之一種）的味兒。」「給我一頓全部用乾酪製成的飯，這是我的渴望。」這一類呼聲大致是關於美味的享受，不是關於基本食物的要求。

食物的配給

關於個人食物的配給，我個人很願意得些親身的經驗。爲了要達到這目的，我便立即申請我個人應得的那份食糧，果然配給當局毫不費時地把我的那份食糧送了來。接着，我發見主婦們對於每餐飯

所用的米都經過仔細的衡量。大概每人所得的食糧，足夠每餐燒三碗飯之用。至於佐餐的食品也是天天分配的，大致是蔬菜和鮮魚，有時也用肉。因了季節關係，所配給的蔬菜幾乎沒有什麼變化，輪來輪去，總是這幾樣。

所配給的蔬菜或鮮魚鮮肉等，有時品質優良，具有「第一等」資格，有時可沒有這樣好。選擇是不行的，便得收受任何配給的物品。就一般而言，主要物品是魚和蔬菜。如果運氣不好，每月祇能得肉一次。日本人可不是食肉者，祇有在最近四五十年內城市中日人開始食肉，因此，肉的配給量雖然不多，對於一般人民却沒有什麼影響。

我對於所得食料的質量，一點沒有怨言，所要提的是，食料的種類不免太單調；可是這單調了，祇要主婦的手法高明，是不難避免的。

沒有浪費的標準生活

最使我驚奇的是生活的代價。在一個月內，我所獲得的配給食料的總代價約日幣二十元，或中儲券百元之數。在上海作寓公期內，我是慣於上海方面異常的高物價，現在看到日本的物價這樣低，起初還不敢相信，可是發票上明明這樣寫着，我就深信不疑了。

漲價的祇有奢侈品，可是漲的祇有幾倍；主要的日用品，則增價甚微。一句話，物價的穩定，是日本統制經濟的一種異常的成功。

各社會階級之間的生活程度，相差並不太多，原因如下：（一）正式的物價經當局嚴格施行，一筆不苟。（二）每種食料和衣料都是配給的。（三）國內地位最高的和最低的，都是同等待遇。由於

此種措施的結果，某些社會階級的生活程度略見提高，而其他階級的生活程度反見減低。

在今日的日本，浪費是沒有的。浪費而不合衛生的過量的吃，在日本從沒有聽見過。吃剩的東西，從不輕易拋棄，統制和配給不但使日常生活簡單化，同時也輸入一種科學化的生活方法。金錢不再是計算物價的唯一重要標準，民衆必須知道物品的真價值。

米往往不去皮，以保持皮上的維他命乙。菓皮也不輕易拋棄，因這裏面含有大量的維他命丙，甚至魚骨和蛋殼也經過特別手續，以保持其裏面所含的寶貴的鈣質。

戰時的環境使城市的居民回復自然的生活，食物還是經常地吃，可是吃的時候務必獲得最大可能的價值。延長至午夜의宴會，已成了過去的陳迹；「早睡早起」已成了一般人的習慣。與戰前的一般生活相反，今日的東京是顯得怪嚴肅的。每一日本國民，不論男，女，老，幼，都在盡力生活於現時代之中，一面同他的隣居合作，一面力求與國家的政策相符，這樣共榮現象才能在今日奠定穩固的基礎。

被掠奪的印度

(原著者爲威爾·都蘭特 (Will Durant) 氏爲美著名作家，哲學與藝術造詣極深。所著哲學的故事一書，尤膾炙人口，本文係氏所著 *The Care For Pindia* (1930) 中之一部。)

大陸之掠奪

被掠奪的印度

英人之侵略印度始於十七世紀的初葉，那時印度的經濟雖很繁榮，而政治方面則異常脆弱。麻古爾王朝時代，對於藝術，科學及文學提倡頗力，惟至一六五八年印皇沙吉汗去世，麻古爾王朝遂告消滅，承繼皇位的是他的兒子奧倫吉，在他卽位的五十年間，印度被弄的困苦不堪。他死後，王國立即四分五裂，許多小藩王便各自建立「獨立」國家，造成了割據的形勢。當此之時，英國的賊恰好挾其歐洲最新式的大砲來到印度；而印度的藩王除了弓矢，大象和原始的土鎗之外，又什麼利害的武器都沒有，於是印度才一省一省的漸次爲東印度公司所吞併。

在十八世紀，印度原係一個富庶的國家，他的紡織物馳名世界，他有雕刻的極精緻的寶石，他有形形色色的陶器和磁器，他的鋼鐵，金銀等金屬製品素負盛名，他有雄偉的建築；也有大商人，大銀行家和大實業家，當時印度不獨爲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國家，而且水陸兩面與各文明國家都發生貿易的關係。

惟其印度如此富庶，所以才引起了東印度公司的覬覦之心。一六八六年，東印度公司的董事們已宣稱欲在印度建立一個廣大而鞏固的英國領土。該公司向印皇租借了馬達拉斯，加爾各塔及孟買等處作爲其貿易的據點，並在上述各地建築砲壘，駐紮軍隊，以資防守。一七五六年，孟加拉侯目睹英人的侵略，氣憤不過，遂舉兵襲擊英人在加爾各塔的威廉要塞，攻下之後，英人一百四十六人被俘，且被囚入黑監牢之中，其數能活者不過僅二十三人而已。一年後，克萊武大敗孟加拉軍於柏拉塞，遂將此印度最富的一省劃入了東印度公司管理之下，是役英人戰死者只有二十三人，克萊武又逐漸獲得了許多土地，他所用的手段不外乎偽造及破壞條約，使諸藩內訌以及公開地收受和行使賄賂，有一次沿河運至加爾各塔的賄金，單是一船卽有四百萬元之鉅。印度的藩王因爲害怕他的武力，便不得不與之結歡

，送給他的「禮物」爲數達一百十七萬之多。此外更須每年致送他十四萬元的賈物，後來克萊武吃上鴉片，爲英議會查辦，他雖然得免於罪，結果仍舊自殺而死。他曾說過「每一想到印度之富而我所搶奪的又如此其少，則我對我個人的溫和誠不勝其驚異之至。」想把文明帶到印度來的人，其居心原來如此。

剝削的罪魁

繼克萊武而來經營東印度公司的人便開始對印度的資源加以掠奪，而且至一世紀之久，他們投機取巧，無往不利，如在印度他們以二百萬元買進的貨物，運至英國便售價一千萬，他們更單獨或合夥至內地從事貿易，印度貿易者所應付的稅金，他們可以拒而不付；因此獲利無算。東印度公司每次所分的紅利，數目之大令人難以置信，因而牠的股票也漲至三萬二千元一股，該公司的代理人可以任意廢除或擁立一個印度藩王，這要以他是否肯接收印藩的賄賂而定；在十年之間他們受到的贈物竟有三千萬元，他們視環境的需要而偽造文書，可是印人偽造文書便須判處絞刑。克萊武以六，一九二，八七五·〇〇元的高價，而使米雅法爲孟加拉侯；克萊武的後繼者將他廢除而另以米加西繼任，代價是一，〇〇一，三四五元；三年後他們又重立米雅法，價錢增至一，五〇〇，八二五元；兩年後又以一，一五一，七八〇元改立了納吉都拉，在東印度公司管理下的諸省因爲賦稅繁重，以致有三分之二的居民被迫逃亡在外，無力付稅的人不是下獄就是被置在烈日下曝曬，父親們甚至賣子鬻女去應付沉重的苛稅。當時照土地的淨生產額徵收百分之五十的稅金是極平常的事。華倫赫斯定做印度總督的時候曾強使印藩向東印度公司捐款二十五萬，他可以不要捐，不過要給他相當的賄賂。受賄之後，他依舊

再來索捐，若是付不出的話，便將該省併入東印度公司，他允許他的代理人以拷問的方法勒索捐款，他會幫助屋都的藩王去搶奪他母親及祖母的財產以便繳付東印度公司五百萬元的款項，他引兵佔據了屋都，然後以二百五十萬元的價錢將該省售與另一印藩，他又會受賄二百萬元而「借」了一支英軍給其一藩王，去作殺人的勾當，且對英軍的殺人和被殺竟然悶聲不響。牛津印度史裏邊會說：「任何人與任何物件，在印度無不成了出賣的對象。」英史家馬考萊氏亦會有如下的記叙：

「克萊武離開孟加拉後的五年間，英人的苛政與日俱甚，極乎已與社會不能相容；東印度公司的僕役可以在外面強迫土人賤賣貴買；加爾各塔的財富一天比一天多，而三千萬印度民衆却陷於極悲慘的境地。他們雖然一向在專制政治下過生活，但從未有專制到像英人這樣之甚者，……在從前他們被迫不過時還可以起而將政府推翻，但英國政府却根本不能動搖，英政府可以說是野蠻專制中的最暴虐的政府，仗着文明的力量而變得堅不可破。」

一八五八年，東印度公司的惡跡漸爲政府所聞，於是該公司歷年所掠奪的領土才由英政府正式改爲直轄殖民地，一個小小的島嶼居然將一塊大陸的一半就此奪了過來，英政府付給東印度公司的代價，其數頗爲可觀。這筆收買的錢就算作了印度公債的一部，本息（初爲一分二厘）將來即從印度人民所納的賦稅中歸還。該公司帳簿上所載的一切欠人的債務以及其應付的利息也算作印度的公債，同樣由印人稅金中清償。剝削，榨取，居然以合法的姿態堂皇出現。

輕微的施惠

英人之征服印度在有些地方對印度並非無益，如在一八二九年印督威廉彭泰古氏便下令革除夫死

婦須殉葬的陋習，其他如馬達拉斯的省長孟羅氏，孟買省長愛芬斯東氏以及印度最高會議法律顧問馬考萊氏於治理印度的時候，頗採取相當寬容的自由主義，一如一八三二年時的英國一樣，英人更將印度的一種強盜團體徹底撲滅，將奴隸制度完全廢止。他們修築鐵路以應商務和軍事的需要，他們設立工場，並努力使人口增加，他們又設立了少數的學校將西歐的科學與工藝介紹到印度來，同時也將近代歐洲民主主義的理想傳播到東方，而英學者更將印度過去的文化公諸全世，其功尤不可沒。

然而對上述的好處，印人所付的代價誠屬驚人，印度的領土不是以戰爭便是以賄賂先後爲英人攫去，印督戴胡西氏會明令如印藩死後，無人承繼他的王位，其領土便爲英國所有。印度有八省便是這樣地送給了英國，英人以威逼利誘的手段將印度一省一省的先後吞沒，十九世紀的第六十年代英人在印度的領土增加了四千平方哩，第七十年代增加了一萬五千平方哩，第八十年代增加了九萬平方哩，第九十年代增加了十三萬三千平方哩，據英政治家約翰毛萊氏的估計，英國在十九世紀一共在印度打了一百另十一次仗，而且用的大部份是印度軍隊，數百萬印度人爲了要奴化自己的同胞而去流血，天下的慘事殆無有甚於此者，作戰的費用也是拿印人的賦稅來去抵消，所以英人對其不費一文而竟席捲印度大陸，頗自引以爲幸。一八五七年疲憊不堪的印人忽然起而反抗，可是不久即被英人收平，英人對待俘虜兇殘之極，他們常將俘虜放在砲口，使之化爲微塵。倫敦觀察報曾有「該次兵變印人戰死者至少有十萬之衆」之句，英人稱這次事件爲西培兵變而印度人却視之爲獨立戰爭，其實雖同，而其名則相差甚遠了。

讓我們看英國人自招的供狀，一八〇四年英調查團致下院的報告書中有云：「自東印度公司出現以來，印人之痛苦，較前更甚，我英人睹此情景內心當亦爲之不安也。」一八二六年英海伯主教亦

云：「東印度公司所轄諸省，農民大都貧弱，且情況較土藩治下諸省爲尤遜。」……余所遇諸人均信對印人所課之稅，實屬太高，且常此以往印度勢將陷於極端貧困之境。」印度史家詹姆士米爾氏亦會寫過：「屋都和加奈蒂可兩省的民衆，在英國處政之下，困苦不堪，其可憐情形，恐世界任何一處亦不能與之比擬。」一八五七年，英國在孟加拉的行政官薛爾氏對下院作下列的聲明：「英人的基本原則是在爲其自身的利益而驅使印度民衆，印度課稅之高，已到極點，而吾人每得一省猶作更進一層之榨取，且輒以所勒索者多於土藩爲榮，即最低等之英人所可獲得之名譽榮位與職務，印人亦無從染指。」

以上是英人獲得印度的手段，我們再看現在英人以如何的方法在毀滅印度的文明和民衆。

死之勝利

印度人大部份身體衰弱，在都市中的印度人每天因疾病和受傷而不能工作的人，總在百分之三十四之數，他們沒有力量去購買含有大量礦物鹽的食物，他們也沒有錢去買新鮮的蔬菜，自然更談不到買肉吃了。水的供給雖應由政府負責，但經過了一百餘年的英國統治，給水設備仍還滯留在原始狀態，赤痢與瘧疾在巴拿馬和古巴雖已消滅，而在印度却甚猖獗，以前印度人以清潔見稱，直到現在他們每天早上還是要洗澡一次，所穿的袍子也都每晨洗過，然而因爲社會貧困，公衆衛生也就無法顧及了。直到一九一八年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爲二億四千萬民衆所支出的公衆衛生經費，一共每年只有五百萬元，每人只能得到兩分。

英歷史家威廉韓特會估計印度有四千萬人根本不能飽食，他們因營養不足而抵抗力非常之弱，每

年因流行病而死者爲數總在數百萬，一九〇一年死於瘟疫者有二十一萬七千人，一九〇二年五十萬人，一九〇三年八十萬人，一九〇四年一百萬人。一九一八年害流行感冒者有一億二千五百萬人，死亡者計一千二百五十萬。

如今我們可以明瞭爲什麼印度時常發生飢饉，其原因並不在糧食不足，而在印人貧窮買不起糧食。在英人的統治之下，飢饉的次數與程度已經增高了不少，從一七七〇到一九〇〇年間，餓死的印度人一共有二千五百萬，其中一千五百萬係死於十九世紀的最後的二十五年，即一八七七，一八八八，一八九七和一九〇〇年的數次飢饉之中，有人會希望以鐵路來解決飢饉問題，以爲運輸便利之後，糧食可以源源地運至災區。然而事實上鐵路有了之後，飢饉反而較以前更甚。由此可知其原因並不在運輸遲鈍，也不完全由於雨量缺少和人口過剩，除此之外還有更重要的原因，如無情的權取不平衡的食糧輸出和飢饉時的重稅等皆是。因爲這些原故，印度人早已沒有能力去購買由鐵路上運給他們的食糧，美國人一面捐款賑災，英國人却還在向死人收稅，印度的糧食本來年年可以自給，但經不起苛捐雜稅和種種剝削，終難免淪爲餓殍。

血液涸竭了

英國的死亡率是每年每千人中死十三人，美國是十二人，印度是三十二人。孟加拉的小孩子有半數死在八歲以前，一九二一年孟買的嬰兒死亡率爲每千死六百六十六名，印度衛生部之陸軍中佐鄧恩氏曾聲稱印度死亡的人數有一半可以設法防止，如古巴在西班牙統治時代，瘧疾，傷寒和虎烈拉異常猖獗，爲世界死亡率最高國家之一，而目前自由之後已一變而爲世上最健康的國家之一了，可是在印

度，每年生出的十人之中，倒有三人，六人甚或八人要不幸死亡。

這齣戲的結尾是：苛稅，榨取，飢餓，死亡。

上面已經引證了許多事實以補我個人見聞的不足，我現在要發表一點自己的見解與感想。我初至印度時，對英人頗示欽佩之意，對他們建立和平與秩序的能力深表驚嘆，對他在海上所予旅客的安全也表示感謝，我離開印度時，才覺到印度的貧窮，英人實應負完全的責任。印人的貧窮即是證明英國之統治印度不但是件災害而且是一種罪惡。英人統治印度與回教徒統治印度大不相同。回教徒侵入印度之後，他們的後裔即以印度為家，他們所收到的賦稅和貢物，都在印度用去，如開發印度的資源和實業以及鼓勵文學和藝術的發展等等，如英人也採取同樣的手段，則印度早已變為一個興盛的國家了。

所可怕的是印度的貧困並非剛才開始，而是就要結束，印度的貧困非但未會減少，反而每況愈下，英國並不預備讓印度自治，而是要他乾涸至死。有一位忠誠的英國人曾說：「即使我們看下去，也覺到印度是在一天比一天變得微弱，在我們統治下的印度民衆，其血液已差不多就要涸竭了。」任何人目睹這種罪惡而不將他說出的便是懦夫，任何人見了這種罪惡而不為之髮指者便對不起他的祖國，甚至他自己的名字。（魯人譯）

江特拉鮑斯氏會見記

最近，印度國民軍在日緬兩國之絕大協力下，已突入印度國境，士氣異常旺盛，軍威所至，勢如

破竹。至此階段，日東條首相又復向世界聲明日政府支援印度的決心，同時自由印度臨時政府主席江特拉·鮑斯亦發表聲明，一面感謝日方全力支援印度獨立之善意，一面勗勉爲爭取祖國獨立而奮鬥的印度民衆，其言論與魄力，已引起全世界人士之注意，惟其私人風采與生活態度，知道的人恐怕不多，爰特發表德新聞記者威廉·舒爾滋對鮑斯的印象記，以當紹介，諒亦爲關心國際局勢的讀者所歡迎的吧。

在我的新聞記者的生活中，曾會見了不少傑出的人物，江特拉·鮑斯自然是我所要會見的偉人之一，可是因爲機緣不巧，這志願好久不能如願以償，可是這一次，由於我的決心和時機，我的宿願終於獲得異常的滿足。

由於我的怯懦心理使然，我在會見任何傑出人物前總覺得有些徬徨不安——特別使我關切的，是我應當怎樣向我所要會見的人物發言，怎樣提出使對方並不爲難，而樂意答覆的問題。可是我的這種顧慮對於別人或許有其必要，可是對於江特拉·鮑斯則一見如故，完全沒有必要。原因是，當我會見鮑氏還不到兩分鐘，款客的濃茶還不曾給供來之前，我已感覺鮑氏態度的自然與其人格的吸引力——這一切，把我原有的怯懦之感不知驅逐到哪裏去。經過一小時熱情的談話之後，我們之間生疏感完全變爲澈底的同意和同情，這在別人恐非經過幾個月的友誼關係不可吧。

以鮑斯的地位與聲望，欲得之而甘心，自然是英國的每個特務人員的願望。當年前鮑斯由印度逃亡至德，再冒着危險轉道赴日時，中間會給予這般特務人員以無數次機緣，可是他們總不免於綑綁一面，讓這位人物輕易地溜了過去。當他在東京列席大東亞獨立國家的會議時，他是會場中最引人注意的人物。他在東京時，住的是一個幽雅的小別墅，所帶隨從很少，門口祇站着一個日籍的警察，但

祇此一人已足保持他個人的安全而有餘。曾有人這樣說：即使沒有警察的保護，敵人要拘捕他也不是容易的事，因為鮑斯這人不但體力過人，腦力也異常靈活。他的寬闊而堅實的體格——雖不能說怎樣高大——反映出他的充分的健康。他穿着一身剪裁合式的印度國民軍制服，同下級兵士沒有分別，所不同的祇是右胸上兩顆金屬的小徽章而已。他的動作是非常有勁的，然而嚴格地受着本人的節制，並不過分，祇有在必要時，才有了「力」的特殊表示。鮑氏雅好修飾，時常把他的臉修得乾乾淨淨的，他的皮膚略帶棕黑色，而且幾乎發着亮光。在他的鼻樑上，他架着一副深度不淺的眼鏡，雖然相當的近視，可是他的兩眼還能反映出他的毅力和頭腦的緊張。驟然和他接觸的人，看到他的眉目間的表情，不免會引起「望之生長」的感想，至少會想到同他爭論可不是好玩的事。這一切印象，祇要同他有過幾分鐘接觸，就可把它完完全全地推翻。事實告訴我們：他這人是怪和氣的，他有的是廣闊的胸襟，寬大的容量，主張固然是有的，可是同情心尤覺豐富。他的隨員向他招呼，都稱他一聲「領袖」，這稱呼在他是受之無愧的。同一般的印度人相反，鮑斯這人是不會消極的，但也決不無怨無恨地忍受命運的。是積極，毅力，熱情，和反抗——這一切，造成了他的無可否認的領袖資格。

談話具有吸引力

過去數月來事實的表示，證明鮑斯的領導是無誤的。（一）當他到達東亞後不久，便在混亂中創造出一個有紀律有能力的團體來。（二）他的幾次三番的國際談判——自東條首相以至巴莫總理——顯示了他的傑出的領袖之才。如果這些國際領袖不感覺到他的傑出才能，或者不被他的熱情所打動，他們大致是不會選他為聯盟者或作戰伙伴的。（三）他在大東亞獨立國家的會議中着實顯示了他的領

袖之才，在許多次對新聞記者的談話中，他都留下了偉大和精悍的印象。可以說，他之有今日的地位，是由來有漸，決非偶然倖致的。

用自己的血獲取獨立

記者同鮑氏作意見的交換時，他的領袖之才亦復流露於不自覺。在交換幾句客套之後，我們便直截了當地談論奮鬥的現實，在這時節，照理應當先由訪問者提出問題來，可是鮑氏求知的渴望，却使他先我而發問，他忽而問起歐洲的情況怎樣，忽而又詢問德國的政局如何。他的頭腦雖不免為印度問題所佔據，可是他對於國際事件仍不減其興趣。談了國際事件之後，我們才能談到他的題材「印度」，當他談到印度和它的問題時，他的求知的眼光變得怪溫和的，但是他的談鋒還是一樣，他誠懇地提到他的志願，他的計劃，當前的難關，和可能解決的方法，他並且深信自由獨立的印度終有獲得勝利的一天。

鮑斯對於未來事件有着一種堅定不移的概念，這概念在他的多次談話與演說中是時常流露的：——印度獨立的獲致如果經過它自己的流血犧牲，這獨立才是真實的。他之所謂流血犧牲，便是印度人流的自己的血，用其他方法所獲致的獨立，他是不贊成的。

使我驚異的是，這一次，他沒有提到這樣的犧牲，他側重於政治的和文化的觀點，這也許是由於我的談話把他的論點轉移過來吧。

「印度有着三萬八千萬民衆，言語，宗教，階級等等既如此其複雜，將來要把他們統一在一個國家內，這責任恐怕是不輕的吧？」——我這樣地激起了他的談鋒。

他的談話變得怪柔和，他的喉音變得怪沉着地說：「這一層，或許沒有所想像的那樣困難，你也許太多讀英國人所發表關於印度的文字，你的觀點也許多少和它們相同。讓我告訴你，無論是宗教或階級，或好些個不中聽的名詞，都不能嚴重地阻礙印度的統一。黨派也不能作什麼祟，如果你能痛快地把英國人逐出境外。說起語言的分歧，它的影響是更小了。」

暢談印度的歷史

接着，鮑氏開始對我講述一些關於印度的歷史，計從原始時代開始，中間經過一八五七年第一次有組織的反英運動，一直談論到最近的過去與現在。說起印度的王公們，他們因久受英人的庇護，自然不贊成印人的獨立鬥爭，可是他們沒有自己的軍隊，所以祇要英國人一旦失敗，無武裝的印度人便能揭竿而起，把他們驅逐出去。

說起印度教徒和回教徒之間的摩擦，鮑斯認為摩擦的存在只是最近數十年間的事。發明這摩擦的是前任印度總督明都爵士，而推波助瀾，乘機漁利，則為回教徒中間的顯貴。其實在今日的議會派中，回教徒所佔分子之多，較之回教徒同盟黨中所有的，還過之而無不及，以言不公道，那真不知應當從何說起。所謂「不可接觸」的階級，那也是英人自行創造的名詞，原因是英人感覺到，即使是宗教的爭端也不能保持他們「分裂而治」的政策，結果就不能不變本加厲，倡為「不可接觸」這名詞，以貫徹其奸計。可是，照鮑斯所說，這不是什麼政治問題，而是一個純粹的社會問題，要解決它，非有比英人更澈底的方法不可。

堅強的宗教文化

鮑斯繼續著說：「英人所處心積慮的，是要全世界忘記印度在它的歷史中時常有文化單位的存在，雖然這單位不是時常含着政治性。語言上的分歧雖然也在所不免，可是一個從印度北方到南方來的印度人常會發見，凡他在私人生活和宗教生活中所需要的，在南方各地隨在都可獲得滿足。在我們爲國舉行的祈禱式中，我們常把自北至南，自東至西的國內一切聖地都包括在內——這可證明我們的國家是統一的，絕無重彼輕此的弊端。在以前，印度多數哲學派的創造者，爲了要使全國承認他們的新教義，時常長途跋涉，從一個聖地旅行到另一個聖地，以便與別派思想的代表者辯論，終於把他們說服了——這樣才可說是贏得了整個的印度。這種關於印度統一的感覺，英國人無論用任何詭計都不能把它奪去。在印度的幕後英國人正在設計，要在戰後把印度分成四、五個小國，這可以見得英人破壞印度統一之計劃未能如願以償，乃不得不出此釜底抽薪的分裂毒計。老實說，祇要反英之戰能獲全勝，我對於戰後印度的統一問題是毫不顧慮的。」

一枝煙捲的故事

鮑斯對於印度的問題，談得異常興奮，甚至把他手中紙烟掉在地上熄滅了，他也不覺得。因爲消失在思想的漩渦中，他雖潛意識似地從他的烟匣裏取出另一枝紙烟來，拿着手中的燃火匣想把它點着，可是在慌忙之中烟捲尚未燃着，他又繼續他的談話。坐在一旁的記者看到這情形，立即拿出自己的燃火匣來，把鮑斯的烟捲燃着，一面又替他吹熄手中的燃火匣。對於記者這樣的舉動，他在幾秒鐘之後才在迅速的語句中吐露出「謝」這個字來。不久後，那枝紙煙同它的「前輩」一樣，亦復自動地熄滅了；可是這一次我倆都不會費心去燃點第三枝。

拘留地變成了自由地

鮑氏滔滔不絕地說下去：「在大東亞獨立國家的會議中，東條首相異常慷慨地允許我們，把愛特曼島和尼古巴島交還給自由印度的臨時政府——這不只是一種極好的姿態，同時也是一種可喜的行動。我說，這是一種極好的姿態，因為每個印度人都知道愛特曼島是印度多數政治犯和獨立鬥爭者的拘留地，等於印度的「西伯利亞」，然而這樣的島竟成了印度第一塊自由土，而且有着印度第一面自由旗飄揚其上，此其含義之間，當然包括豐富的象徵性。這也不期然而然地使人引起「從牢獄到自由印度之家鄉」的聯想。這一點，對於印度全境，必然有無可計算的重大影響。」

「至於把這些島交還給自由印度的臨時政府，也的確是一種可喜的和聰明的行動，原來英國人早已發出一種宣傳品，說是印度將永遠得不到這些羣島，除非日本戰敗了。這些島原是古印度的故土，英人的這種惡意宣傳也許會發生一些不良的影響，因為英人同時宣稱，日人將在這些島上建立軍事根據地，藉以控制整個印度洋云云。因此，東條首相之允許交還這些島給自由印度的臨時政府，不但顯示這行動是賢明的，並且也把英人的宣傳擊成了粉碎。日本對於自由印度的未來政策，其趨勢可從東條首相的允許裏窺見其一斑，如果對日的更多信任是可能的，那麼：即使我們對於日人的政策引起更多的信任，也沒有人覺得奇怪。」

江氏對甘地等的分析

談話至此階段，我們的談鋒轉到別的題材上去。鮑氏站起來走了幾步，就替我分析甘地的人格，

他說，甘地在他的晚年將不致放棄他的反武力政策，可是他將退入背景。鮑氏也談到尼赫魯的為人，他認為尼氏並不服膺消極抵抗的原則，他只利用它爲暫時的手段，以求達到某種目的而已；一旦他獲得更好的手段，他自然會放棄上述原則的。接着我們又品評好幾位大人物的言行，結果我發見鮑氏的頭腦異常有次序，他把每個人的優點和弱點登記在他的腦筋上，如同登記在次序井然的硬紙片上。說起他自己和他的信徒，他說他們是贊助會議派的，同時也在會議派內成立一個較小的「前進團」，這個團體在戰前是被黨內一部分領袖所反對的。

「但這一切都是過去的歷史」，鮑氏用一種堅定而和緩的語調這樣說，「自然，我們將不忘過去的線索，但我們決不讓過去阻斷我們的前進；其實過去是不會攔阻我們的——這一點，盡可以信任得過去。」

他的副官長漢遜氏蓄着一些尖銳的小鬚，形狀活像電影裏印度的王公。也能用流利的德語說笑話，一面又密切地注意他的領袖的時間表。那時，他已第三次走了過來，向他的領袖進第三次忠告，說是爲了時間關係，我們的談話必須終結。談到這裏，我的居停給我喝了一杯威士忌酒，當我舉起杯來祝賀他的獨立運動的成功時，他謝謝我的好意，並且說：「請不要忘記把我的問候帶到德國去。當我回想起本人留德期內，德政府和人民對於我們的獨立奮鬥表示偉大的同情和贊助，不覺激發起無限的愉快與謝意。我們已決定與軸心國和它的盟國並肩作戰到最後——不管犧牲怎樣大——直至最後勝利而後已。」

當我打算和他辭別時，他緊握着我的手，不住的搖着，當我走出門外時，向他祝了一句「願你順利」，領袖帶着微笑，對我作如下的回話：「我們在自由印度再見吧！」（時俊譯）

印度鬥士之一羣

印度自由獨立的旗幟，終於在自由印度臨時政府主席鮑斯的領導之下，毅然地舉起了。

誰都知道，印度是世界有名的文明古國，她有光明燦爛的一頁文化光榮史，土地之廣，物產之豐，在東亞在世界她都占着一個重要的地位。過去她與我國同處於英美帝國主義的壓榨之下，被這一羣凶惡的野獸蹂躪，因為兩國以前所遭遇的命運是一樣的，所以我們對印度更寄於無限的同情，從此鮑斯的來華，民衆歡迎情緒的熱烈，就可以知道這是出於至誠的，絕對不同於普通形式上的歡迎。際此鮑斯氏蒞滬之時，拉雜寫一些印度獨立運動的經過，以饗讀者。

無抵抗主義

印度獨立運動的開始大部份力量是由於國民會議派的努力奮鬥，一九三九年六月，當時德義在歐洲獲勝，英軍節節敗退，印度人心也大爲動搖，是時國民會議派決定了一個原則：「無抵抗主義」，同時發動了如火如荼的獨立運動，向英國當局提出了幾個嚴重的提案，要求給予自由獨立，英國將用慣了的狡猾手段運用出來，一味拖延，對印度所提的條件，所回答的僅是：「印度最多不過是我們的自治領」。當然這無情的答覆，國民會議一定是反對的，那時由甘地領導着民衆向印度總督談判，結果終歸失敗，此後印度與英政府，就趨於對立的地位了。

王公的障礙

英國的刁險機詐是全世界所聞名的，它常常給人家吃包有糖衣的毒藥，在每次戰爭失利時，印度反英情緒是必然高漲的，他們當急了，就聲電決予調整，其實所謂調整無非是麻醉劑而已。一方面依舊加緊的壓榨，它更利用印度前的王族，甜言哄騙，這輩企圖永久享樂的王公們，當然甘心服從，非僅如此，竟向自己同胞欺凌，因此與國民會議派各站在絕端的地位，好幾次自由獨立運動都被他們阻礙了，實是獨立運動的一大障礙。

甘地·尼赫魯

每談到印度獨立運動，總離不了甘地尼赫魯兩人，甘地在運動開端之際，就提示了不合作主義，這是英國政府的致命傷，只得以武力壓制，因此印度民衆開始怒吼了，各地反英運動展開，英總督立即拘捕甘地威脅利誘，但甘地決定絕食，引起了全印民衆更激烈的暴動，結果終於解放。此次甘地除從事反英工作以外，更設立真理學院，訓練一班自由獨立基本幹部，一方面鼓勵人民積極生產，提倡手工業。（筆者按：現在印度國旗上有一架紡紗機就本此義。）在本年二月間甘地又絕食，反英運動又發動了，結果造成警官軍隊對暴動開槍者五百八十三件，民衆死亡者九百四十人，英軍官死傷千餘名，至此可見民衆信仰甘地的信心是如何堅定。

尼赫魯反英工作更爲激烈，他擅長英語口才，到處演說，激起了民衆沸騰的情緒。對於印度自由獨立，他是抱有一體清算的決心，同時力謀解決印度內部自治的癥結，爲了國家的獨立自由，爲民族

的解放，不惜以挺身偉大的革命工作，飽嘗鐵窗風味，至今尚爲印度民衆所崇仰。

日本的援助

現階段的革命運動，已由江特拉·鮑斯氏在負責推進了，印度臨時政府的成立，就是獨立運動的大本營。鮑斯氏會與尼赫魯共同指導一九三四年所組成的黨內社會派，所以經驗是十分豐富的，但此番的運動，還需要日本的協助，在日本當局方面，爲了確立大東亞共榮圈，是項工作當然是義不容辭的，東條首相在今春會發表演說，表示日本一定能援助印度達成自由獨立的目的，希望今後能在鮑斯主席領導之下，努力奮鬥，東亞各國，協力援助，完遂印度獨立自由的夙願。

此次自由印度臨時主席鮑斯來華訪問，在首都接見記者時及在首都民衆大會上演詞，及對重慶廣播，他的充沛熱情與愛國心的辭句，都是說明印度與中國是站在同一戰線，互相攜手，向東亞民族解放途上邁進。

印度女性的新姿態

印度國民軍，終於越過印緬邊境而向德里進擊。二百年來被固鎖的鐵扉，便在指導者鮑斯氏的指揮刀下，開始打開。

印度國民軍中，有婦女部隊的組織。這些印度少女們望着飄飛的三色旗，聽了戰友的殺敵聲，個個興奮得粉面通紅，高聲喊着：

「到德里去！」

「向自由之丘前進！」

日前有該婦女部隊的指揮官——印度少女賴克秀密大尉，把她的陣中手記寄給東京讀賣報知社，印度少女們胸中燃燒着的祖國愛，活躍前綫的中帼英雄的激昂的意氣，躍然紙上，洵屬值得一讀的印度少女的曼妙的手筆。

——譯者

「國民軍已突破緬印邊境了！」

我聽到這一個可喜而興奮的消息，恰是我們婦女部隊即將開赴前綫的某夜。

「大尉！印度國民軍和日本軍，已越過國境線前進了哪！」這是那天夜半時，隨從兵倉卒地而又緊張地在報告稱。

這雖是一個意料中的消息，可是我不由得從床上跳了起來。好像我部下的隊員們也醒了似的，只聽得兵舍裏遠遠近近傳來一片騷動的聲音，我深深地覺得正義的軍隊，畢竟是所向無敵的，沉着勇氣，充滿了我們女兵的全營了。

我忽然想起我二月六日在緬甸前綫時，乍聞國民軍初陣成功那天的感奮，那天的情緒的熱烈，真使我怎樣也忘記不了。首次作戰的成功與否，那是決定了追隨其後的數萬人的志氣的。可是阿拉干那邊展開的諸戰，與日本軍協力之下，馬到成功，幾乎把英印軍第七師團全部殲滅了。這樣的成功，真不負我們同志半載以來的血的苦鬥啊。

那時我正病臥前綫的野戰醫院，聽了捷報，不覺在心底裏暗暗叫了一聲「好！」隨即撐起熱尚未

印度女性的新姿態

四三

退的病軀，穿好軍裝，預備到總營里去會鮑斯氏。

車子在青青的蒼空下，穿着排立着「火炎樹」血紅的街樹疾馳，一陣陣的砂塵，在我的車後滾滾而起。我默坐在車子里，靜靜的想：「在東亞方面的印度獨立運動，現在顯已踏入決定性的新階段了。阿拉干的會戰，已把我們印度國民軍勇敢善戰的真實，昭示了世界……」想着，想着，車抵鮑斯氏的總營。

據說某少佐帶了很少的部隊，深入敵境，把英印軍那邊的五百名印度兵，帶到我們這邊來了。某部隊長率領部下——這也是極少數的部下，出敵不意突襲敵軍的司令部，在狼狽潰走中的敵軍，遺棄了許多重要的文件，盡爲該部隊所獲。因了初陣的成功，鮑斯氏總營嚴肅的空氣中，交織着濃烈的欣忭的成份。

鮑斯氏似乎很關心我的病，可是我的病早已好了一半，我就帶了一個新的使命，和A中佐一淘去昭南島，目下正在日夜努力，訓練「強西」部隊之中。

我們的「強西女王」就是一八五七年第一次獨立戰爭中，對英國展開極激烈的血戰的女王。她雖因遇時不利而敗死，然而她胸中燃燒過的愛國的熱情，現在還繼續燃燒在我們每一個印度婦女的心底里。我們業已下了誓，誓必像她那樣爲了獨立自由而戰爭，因此，我們的「強西」部隊，也和男子部隊一樣的，向着德里進擊中，我們懷着甘受一切試練的決心。

我們的婦女部隊，係於去年十月廿一日開始成立，我們擁有四百名的少壯的印度女人，這些隊

員，全從東亞地域聚集而來。我們隊員的數額雖不多，可是她們都懷着一顆愛祖國的心；她們寧願拋下可愛的孩子，丈夫，以及年老的父母，毅然割斷了恩愛的絆索，這爲了殉身祖國而來的一羣啊。

隊員中年紀最輕的一個，名叫坎泰瑪妮。她生長於昭南島，年齡雖只十五歲，却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姑娘。她生長於極富裕的家庭裏，却不怕勞苦的性情。由於鮑斯氏的呼籲，喚起了她的愛國心，所以在去年開始組織強西婦女部隊時，當即強求父母允許她的參加了。試想一個愛如掌上明珠的獨生女，突然提出了執戈從軍的要求，做父母的當然不免吃驚非小。不但堅決地反對，而且很嚴厲的監視她的行動了。

這一個印度少女，於百計俱窮之後，遂生宵遁之念。某夜，她趁着夜深人靜時，悄悄地從自己的二樓寢室的窗口，用着繩索縋到地面，飛奔到我們的部隊裏來。黎明時發覺愛女脫逃的父母，立刻趕赴我們的兵營，面會她要她回家，結果，年未及笄的小姑娘，鼓其如簧之舌，侃侃歷陳祖國之危機，說得兩親頑石點頭，翻然覺悟而惟祝愛女的早日凱旋而已。但是這樣的動人的愛國故事，我們部隊里很多。其中有一個寡婦，爲了愛國心的衝動，曾將其最大十一歲的五個幼兒，付託孤兒院中，毅然參加了我們的部隊。我們強西部隊，實在是這樣富於犧牲精神的愛國女性的集團。

現在與英美展開慘烈的死鬥的時候，日本女性怎樣的在奮勉的鬥爭，我很知道日本婦人怎樣的不辭勞苦。犧牲造成今日偉大的日本，我也聽到，但我想我們印度新女性，即從不惜犧牲一點看來，不是已能追隨日本女性了嗎？而且爲了證明這種自信決非單純的自誇起見，現正實施嚴密的訓練，預備

最近的將來參加最前線的作戰。我們對於勞苦而苛烈的訓練，從未有二人訴說不平。戰鬥，在我們業已成爲現實的問題了。現在我們強西婦女部隊的兄弟們——國民軍，已和同盟國的日本軍隊比肩而入母國印度的國內。他們勇敢地追擊那徒誇物資豐富的敵軍，把國旗高豎在阿拉干的山頂了。這飄揚在山頂的尊貴的國旗，是對於國內三億八千萬同胞的一大信號啊。這個信號，鬚鬚這樣的高喊着：

「戰友啊！印度國民軍在鮑斯氏的指揮下推進中，我們待望的時機，已經來臨。我們是解放祖國的軍隊。我們將和諸君攜手作戰，作戰到底，直到最後的一個英人，逐出印度！」

我在緬印戰線時，覺得緬甸人給與我軍的協助，真是異常誠懇而有力。他們對於我們表示十二分的好意，正和對那日本軍一樣，是的，目下印度人和緬甸人正對共同的敵人在戰鬥啊。可是協助我們的，不但是緬甸人和印度人，現已獲得解放的東亞人，一致的在支持我印度獨立運動哩。他們支持我們獨立運動，爲的是想令我三億八千萬的印度人，也和他們自己一樣的獲得自由的歡欣。日本高執着松明，已將光明帶給東亞的民衆了，然而印度還低迷在黑暗之中，鮑斯氏終於率了國民軍踏上故國的國土，我們在自由的炬光導入印度，使三億八千萬的同胞男女全部解放以前，決不放棄我們血的鬥爭。（欲仁譯自讀賣報知）

新生的菲律賓

菲律賓是世界上最新的一個共和國，自去秋成立迄今，祇歷半年以上，年紀雖輕，前途希望無

窮。以下所介紹的，是德記者亞當·伏爾赫德氏在菲的目擊記，敘述生動，報道準確，際此日菲外交關係頻繁之秋，是篇的掲載，許是關心時事者所歡迎的吧。

沒有戰事痕迹

在我們的坐機將要降落前，曾在馬尼刺上空飛行三周，這使我們有機會對菲國的首都作一清楚的鳥瞰，我們先是望見一個很深的青綠色的海灣，位於這海灣邊緣上的，是我們期待已久的馬尼刺，一眼望去，祇見它是包圍在一片熱帶的綠叢中，景色異常美觀。一種安靜的氣氛透露在這城市之上，沒有一些毀壞的痕迹指示出在兩年多以前這裏會經過一番戰爭。

一天晚上，當我在馬尼刺電炬通明的熱鬧街道上逛了一下之後，和平的印象在我的腦筋裏越發加強了。我是從戰時的德國來到這裏，中間會到過戰時的日本，對於戰時生活已過得很慣，驟然來到這裏之後，對於目擊的一切，幾乎疑為夢境。街市是非常擁擠的，兩輪馬車，輕便轎車，和美國式大型汽車往來如織。出差汽車已不復存在，能代步的祇有兩輪馬車和輕便轎車。每有球類比賽，成千成萬的觀眾把球場擠得滿坑滿谷，這裏有的全是一片和平景象。在大菜館裏，威士忌，啤酒，甜酒，及其他飲料應有盡有，還有好些種食品，是今日多數國家所沒有的，即使能獲得，也非借助於配給證不可。

衣食與日用品也受限制

假使你在馬尼刺住得久一些，那你從馬尼刺所獲得的最初印象就得經過相當調整，原來一般人的

生活，特別是他們的衣食，已受了戰時的影響。當局已採用日用品分配制，米糖等主要食物已實行配給，黑市和投機是當地法律所不許的，物價是受嚴格統制的。衣料和其他織物的領得，非持配給證不可。好些種輸入品，現在不能在國內自行製造的，就變成了居奇的物品，在一般國戶手中輾轉易主，非出極高代價是休想獲得的。當局對於此種不健全的經濟現象，很想用嚴厲的處罰把它剷除。

電影與學校

數百年來，菲國一直受着外國人的束縛，一直處於殖民地的地位，到最近才獲得解放與獨立，——這個變動是非常的。因這原故，菲國必須經過重大調整，特別是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目前菲國的電影，無綫電，出版界，和教育事業等，均已按照這中心目標，經過相當調整。最明顯的是，美國式的電影已絕迹於馬尼刺的影院，除了開映日本新聞片和戰事片外，菲國已有自己的電影出品了。提起各級學校，舊校經改組後而重開的，一天多似一天，新設立的也如雨後春筍，氣象蓬勃。但這不是說菲國在教育上完全沒有問題。以前美國人統治菲島時，島上不識字的人依然很多，兒童入學的或受任何方式的教育，祇佔百分之六十。在目前這個改組時代，由於外國學校的停閉和教員的缺乏，教育也不能有明顯的改進，可是當地已在着手訓練新教員和開設新學校。訓練一般青年，是非當局認為異常重要的事。與此相連接的，是注意青年的健康與體育訓練，菲國未來的命運，是靠這般青年的努力的。

食糧成問題嗎？

有關經濟調整的一個重要問題，便是怎樣使菲國的食糧基礎愈趨穩定。初到菲國的人也許認爲像菲國這樣富裕的國家，糧食是完全不成問題的。據專家的估計，以菲國氣候之溫暖和土壤之肥美，如果全部種米的話，足以養活四倍於目前人口數的大羣人民，問題是菲國的全部土地不能完全改爲農田，其次是運輸的困難，因爲菲國是幾千個島所合成的，島與島之間的運輸非賴充分的交通工具不可。關於這一點，以前敷設的工具並不充分，鐵道事業也不發達，所賴以運輸食糧的，無非是船隻和各種車輛，困難自然是免不了。

目前當局的計劃，是使本國所種的米足供全國人民之用，而無須仰給於國外。其他關於養牛，養雞，捕魚等事業，當局的目標亦復相同。

以糖作燃料

糖固然是菲國重要產物之一，產量亦極豐富，但無論怎樣豐富，把它當作燃料來燒，總也不致於吧。要曉得這裏所謂以糖作燃料，是指把製糖時所有殘餘物製成酒精，而以酒精作開車之用。至目前，菲島的酒精廠已在直接用甘蔗製造酒精，而無須借重製糖時的殘餘物，這是一種進步，他們的目的是在二二年內製成充分數量的酒精，以解決全國的燒料問題，從此菲國在燃料方面就可不必仰給於國外汽油的輸入了。

雪茄怎麼樣？

菲國的第二重要出品是烟葉和雪茄，那是聞名世界的，同時對外的輸出量也極巨。自從戰事發生

後，對外輸出立見停頓，驟然看來，菲國的烟葉業似乎受到致命打擊，其實不然。原來以前菲國對外輸出的，主要的是雪茄，而國內人民自己吸的則爲捲烟，那是大半由美國輸入的。現在呢，對外輸出雪茄既不可能，同時由外輸入捲烟也成了過去的事，當局在此種情形下乃改變計劃，改種美國種的烟葉，以製造大批捲烟，一面應付國內人民需要，一面作爲一種生產品。此外原有煙葉（製雪茄用）的種植仍未停止，不過數量上略見減少吧了。聞自去年一月至九月，所出產雪茄共達一萬萬零七百萬之數，同時所出產捲烟則較此更多，計達十萬萬又四分之一。在這裏，運輸問題對煙業的發達很有些不良印象，不然的話，其發達程度必更可觀。（士傑譯）

菲島獨立的一天

菲律賓業於本月十四日宣佈獨立，從此大東亞共榮圈內又多一個新興的盟國，茲譯日本文學家林房雄氏參與菲島獨立典禮手記如次：

參與獨立盛典

十月十四日午前八句鐘，在菲島有二扇國旗靜靜地爬上了旗竿升入高空，接着好像在太陽撫慰下的三色紫羅蘭似地，無數新的旗子飄揚於整個菲島的街頭村落，這就是獨立菲律賓的國旗。早晨的陽光溫撫着臉，我向國會議事堂那面走去，華服盛裝的男女之羣手持小旗，我逢到了好幾個這樣的隊伍，在道中迅速地行駛着的街車也都乘滿了盛裝的男女，人和車輛成羣結隊地朝議事堂的廣場行去。

在議事堂寬廣的廊下，是來賓的休憩處，那裏也都人滿爲患。男人的服裝，以涼爽的答加爾式衣衫佔壓倒的多數，婦女們則盛穿鮮艷的羅紗，富有菲島風味。也許在如許貴婦人之間，有洛勒爾總統夫人與亞基諾夫人在裏面罷，其中只有一位身上綴着黑色標記的婦人，認得是木原連絡官的夫人。我從小生長在日本九州南部地方，我發現菲律賓女性的臉龐與我所生長的那個地方的女性們的臉龐幾乎很像，只是看起來稍形柔弱而已。

三指導者風貌

在衝擊着黑潮的日本南部的海岸，大部分的男女是具有菲律賓型底臉龐的。要是今日集在議事堂裏的淑女們，在最近的將來有機會穿上一襲和服的話，那末我一定會發現像故鄉伯母孀母們的臉，和街上鄰居女子們的臉，而感到大大地吃驚的。過了一會兒，我與石坂洋次郎君同至議事堂前的來賓席上入了座，用熱帶的花卉在門上紮成了白色的慶祝牌樓，從門的一端望過去，廣場上羣衆擠得滿坑滿谷，好像鋪上了一條七色的氈子。天氣是那樣的晴朗，空中浮着幾朵白雲，如海一般的璧潔。微風吹過大樹的頂，吹動了空中白色的氣球，氣球的下端書有「恩·馬拉耶」這幾個大字，據說就是一獨立菲律賓萬歲」的意思。不久，一陣鼓掌聲響了起來，洛勒爾氏迎着掌聲出現在正面的席上，伐爾加斯與亞基諾二氏亦就座，我從斜後方看清楚了這三位獨立的指導者，對於他們三人形同日本人的面貌，不覺使我暗暗吃驚，我的家鄉裏，在幾個有資產階級和有聲望的人物中間，很可以找出與他們相類似的臉孔。洛勒爾氏的頭髮半數已呈花白，伐爾加斯的頭髮也甚稀薄，只有亞基諾氏尚在壯年，頭髮是烏黑的。伐爾加斯氏兩目低視，好像心裏默默地在思忖着什麼，亞基諾氏以其銳敏的眼光，頻頻向前後左右顧盼，洛勒爾氏病後身軀似尚未完全復原，眼瞳仍深深地凹了進去，他望了一下

廣場上的羣衆，不一會，他就把他的上身靠在椅子背上，開始把頭掉向上空，眺覽天邊的雲色了。這時我也學了洛勒爾氏的樣，把眼光射到廣場中去，那是一片具有象徵的廣場。

志士們的夢

對面爲西班牙支配時代的黑色的城牆，這邊則爲美國支配時代的白色議事堂，介於這兩者之間的廣場上，有五十萬的菲島人，每人手持新的國旗，他們密集在廣場上爲了慶祝祖國的獨立建國與總統的就任，書上了團體名稱的旗幟與木牌，文字是各種都有的，裏面有答加爾語，英語，西班牙語，其中甚至還有互用兩種文字的語句。空中有日本的轟炸機編隊飛行着，我追隨洛勒爾氏的視線眺望空中的雲色。在西班牙的城牆與美國的議事堂中間，佔滿了祖國獨立的菲律賓人，日本的空軍翱翔在上空，新的國旗隨後也將飄揚起來，那該是一種充滿了雄壯之氣的象徵畫的風景。儀式開始舉行了，朗誦獨立的宣言以後，其次便是披着紅衣的格萊洛僧正的祈禱，這時我不禁想到，如果豐太閣的雄圖在五百年前實現了，不知那情形又將怎樣，要是佐藤信淵，藤田東湖，島津齊彬的大理想在百年前實現，菲島，爪哇，緬甸素不受西力東漸的影響，那末情形不知又將變成怎樣了，如果這樣，我想今日的宣誓一定是由白衣神官來執行的，然而空言是無補於事實的，「時間」才是歷史的解決者，百年前志士的夢，在百年後的今日正是實踐的起步，日本的神不久就會降臨南方所有底島嶼的罷，日本的神啊，替獨立的菲島祈禱罷！

革命老勇士行列

教堂裏的鐘聲開始響動了，是升旗禮的時候，由老將軍亞其納爾特與二個貴婦人執行，在慶祝牌樓的頂上，聳立了一根銀色的柱子，畫上了黃金太陽與星の三色旗開始壯嚴地高升了。如熱帶的驟雨一般的喝采聲與鼓掌聲忽然停了下去，我舉目一望，只見站在羣衆前面的黑衣老者把手帕掩住臉，旁邊的一個女子，她的手帕一直覆在臉上，我回過頭來往來賓席上一瞧，白髮的老議員取去了眼鏡也在出神地拭着兩眼，這時我的眼也爲淚水模糊了，簡直看不清什麼。可慶可賀的獨立菲列賓啊，我們日本人以大東亞同胞的地位，敬以衷心的慶祝奉贈君等。十時二十分典禮告終，開始遊行，以菲島警察隊爲先導，是褐色的眼與褐色皮膚的勇士，其次爲青服戴白線戰帽的青年，再次爲以亞其納爾特與里克爾戴二位老將軍爲先頭的一隊目光炯炯的老兵行列，他們個個白髮蒼蒼，個個佝僂曲背，猶身服半世紀前的舊軍服，他們是獨立革命軍生還的勇士，在掌聲與高呼聲中，他們一個個彎着腰，手扶着老戰友的手向前行進，壇上的洛勒爾總統，以他堅實的右手對老勇士們興奮地揮舞着。繼老革命軍行列之後的菲島海員養成所學員，身穿青色服裝，戴白線戰帽，猶如一片椰子的嫩芽，其間更有雜有樂隊與花枝招展的盛裝女性。我一壁觀看着潮水一般的連續不斷的盛大遊行，一壁又繼續了我剛才的幻想。

菲島新生之開端

中華民國，滿洲國，新興的泰國，獨立緬甸，都是如此，它們的慶祝之日即爲力戰與敢鬥之日，菲列賓亦同。儀式與盛宴告終後，從今日起獨立菲島即將開始光榮的苦鬥了。也許在眺望着空中雲霞的洛勒爾氏底深邃的眼光中，留着的雖是平凡底然而却是確固底真實罷！從會場裏歸來，路中走

過魯奈泰廣場，到了那裏只見在李塞爾的銅像前有許多人頭在攢動，其中還依稀聽得有一種吉他的樂聲傳過來，我詫異地跑近去看個究竟，原來是獨立革命軍的老兵士們在荷賽·李塞爾的靈前，報告他們祖國今日得到獨立的喜訊，看的人並不多，只有幾個路過的菲人與日本人在圍觀熱鬧。由其中一個老兵任主席，在老將軍里克爾戴的前面放了許多殷紅的花圈，他老態龍鍾地用答加爾語演說了一番，據說這輩老兵們在半世紀當中絕對不說半句英語的。我並不懂得答加爾語，但奇怪的是在最後三句中我却懂得了，突然在里克爾戴老將軍的口中發出了一句響亮的日本語，這聲音糾正了我的姿勢，我聽得的是「天皇陛下萬歲！」接着所呼的是用馬格漢語與答加爾語的「菲島獨立萬歲！」「獨立菲列賓共和國大總統洛勒爾氏萬歲！」這三句毫不困難地給我懂得了，真是意外的，我們日本人也不禁和獨立的老兵士們向荷賽·李塞爾像前齊聲三呼萬歲。（林房雄作·鄭衍譯）

緬甸在復興中

緬甸自不完備之狀態中脫出。過去緬甸經濟之特徵，即極度依賴海外，其貿易及產業之構成，頗不均衡，其相當脆弱，乃典型之後進殖民地。英國恣意榨取，使緬甸經濟失去完整，完全形成一原料生產地及購入製品之市場。

輸出入之觀察

近十年來，緬甸平均每年輸出五億三百萬盧比，輸入二億五千八百萬盧比，輸出入相差二億四千

五百萬盧比，被英本國吸收，而成爲英國投資之利潤與英籍官吏之多量俸給，致使緬甸經濟，完全依賴海外貿易。自主要輸出品觀之，其依賴程度，即米之輸出佔全生產額百分之六十，木材佔百分之五十，棉花佔百分之八十五，鑛石類則佔百分之百，石油佔百分之八十，農林鑛之原料佔全輸出額之百分之八十六。輸入品方面，如棉織品之輸入佔其需要量百分之七十五，鹽佔百分之五十，煤佔百分之百，麻袋佔百分之百，機器佔百分之百，皮革製品佔百分之九十，食用油佔百分之卅，化學藥品佔百分之百，其他如雜貨，亦佔甚大比率，此等物資，完全依賴英國及其殖民地供給。故緬甸可謂爲豐富之原料生產地，然其足可自給者，僅有米、木材、及鑛物三種，緬甸近代工業之自由發展，因英國實行殖民地化政策，故遭受阻礙，其近代產業，僅有輸出原料品之搬運，及其初次加工工業，此外少數工業，均處在萌芽時代。此等少數近代產業與土著手工業之競爭，及前者對後者之完全支配與隔絕，即緬甸產業構成之實況。至大東亞戰爭勃發，此有限之近代工業，亦被渝軍及英印軍破壞，然時至今日，緬甸經濟，則已成爲東亞共榮圈之一環。爲彌補過去殖民地時代之不備，急速改良貿易及產業構成上之不整備，並建立自立經濟，然其所需之設備與資材，於目前船舶交通狀態下，則務須於就地籌辦。緬甸今後應負之任務，第一、緬甸乃戰力集結之最前線，故其經濟運營，須直接適應作戰。第二、復興因戰事而被破壞之設施，並排除敵軍之妨害與破壞。第三、緬甸爲完全之獨立國，故須自多方面尊重新生緬甸國之主導性，以期發揚該國之創意與責任。

確立自給體制

自給體制之進展，緬甸戰時經濟，今正努力改換從來不完備之產業貿易機構，急速確立自給體制，

緬甸今已擔任兵站基地之任務，並整備作戰上所要求之交通網等工作，供給礦物等爲大東亞戰爭所需要之資材，同時爲樹立自給體制起見，已講求各種施策。蓋緬甸所出產原料，必於就地製成物品，在創設不需使用輸入物資之新產業方針下，已獲莫大成果。茲分誌如次：（一）自本年年初開始着手實施棉花增產計劃，及利用緬甸手織機若干萬架，增產棉布計劃，並以輸入之日本紡織機，大量紡織緬甸棉布，計劃使棉布能充分自給。（二）自本年已開始實施一部份水田改種黃麻之計劃，本年爲第一年度，計種一萬英畝，近擬於收穫完畢後，卽以其製成麻袋。（三）戰前緬甸原皮多運往印度，現緬甸爲振興製革工業，已自去年年底，予以實施。截至本年十月止，已製皮革若干噸，並將於十二月起，擴充製靴工業。從來緬甸之漁業，僅以人工在池沼，或沿海岸捕魚。又緬人佛教思想極其濃厚，尙存有蔑視漁業之風習，故漁業極爲不振，然去年夏季開始遠海漁業，實行以「底曳網」大量捕魚，現每月可捕魚若干噸，成績頗佳。（四）製鹽業，以沒收之資材擴充設備，其生產業自本年夏季起，已較戰前增加若干成。同時緬甸已樹立鹽井，採取工業鹽之計劃，故食鹽之自給量，已能確保。又現已着手以當地產原料製造肥皂，同時並以餘剩食米爲原料，釀造日本酒及啤酒，近將予以擴充，足證戰前依賴輸入之雜貨，已着手樹立自給計劃。

農業經濟統制

適合於農業國之統制，其最令人注目者，第一爲鑒於工廠防空之緊要性，乃有澈底分散生產設備，于可能範圍內疏散爲中小設備。第二廣泛活用緬甸之土著手工業，使與少數近代工業，停止競爭，兩者相互協力，土著手工業不僅占有緬甸現在生產力之大比例，且自上述之防空對策視之，亦爲確實之

生產力，農業園緬甸之經濟統制，已以上著工業與少數近代工業協力為基礎，並本諸最近一年餘所獲之經濟成果，逐漸確立其統制方式矣。

緬甸「建軍之父」項杉將軍

捷報傳來，降落喀薩附近之英美傘兵，已為緬甸國軍之青年戰士所殲滅。記者聞此喜訊，想像那精悍無比的緬軍，沿着伊拉瓦底河流域北壤頑敵之緬軍，偉大的試鍊，終於使精強的緬甸軍隊脫穎而出了。

記者一度拜謁那最初訓練緬甸國軍之××部隊長。席間，部隊長謂雲南及密芝那方面，殊有敵軍潛入之慮，現在這一方面的防衛，已由緬甸國軍配備完竣。緬軍全體兵士，士氣異常旺盛，咸願調往前線作戰，猶駿駒騰驤，幾難統御了。如願為國效死的緬軍，現在該是很好的機會。當緬甸國建軍不久，已見擔任要地防空的高射砲隊，布成謹嚴之砲陣，擔任着××棧橋的防護了。

某日，有敵機一隊約二十五六架，乘隙襲來。在千鈞一髮的狀況下，最要緊的是高射砲手的勇猛和鎮定。鏖戰結果，緬軍發揮出熟練的手腕，隨着砲彈的猛烈噴射，敵機遁的遁，墮的墮，證明了緬軍高射砲隊之勇猛，頗令指導者喜不自勝。但這一勇猛的戰績亦已成爲故事，現今緬甸國軍，已以獨立戰鬥單位，隨處發揮其傳統精神。從步兵，高射砲隊，以至各種機動部隊，應有盡有，配備非常完整。旅行緬甸者，即可照見那北自雲南國境，南至孟加拉灣及瑪打萬灣各要地上，站着不少青年的緬甸兵士。

緬甸國軍在迅速成長中。他們不僅輔佐日印同盟軍的進攻印度，擔任防衛後方的責任，現且監視反軸心軍之覬覦國土，成爲一堵有力的防壁了。

說到這裏，不得不提起緬軍總帥，被尊爲「建軍之父」的現今國防部長項杉少將。因爲項杉將軍是緬甸軍之權威，項杉精神是緬軍之血和肉之故。凡稍知日軍展開緬甸進擊作戰時的情形者，一定聽到率見誘導日軍，支援日軍的 B I A 隊——緬甸獨立義勇軍之隊長，那時颯爽地進入祖國之泰金，項杉的大名吧。現在的緬甸國軍，就是這 B I A 隊改編擴充之軍隊。項杉少將是一個純粹的緬甸人，生於以油田聞名的愛那瓊附近地方的農家。由於當時緬甸情勢的必需，曾受過緬語學校及英語學校之兩方面教育，以致卒業仰光大學時，在年齡上稍稍落後，他在大學中，就已充任那愛國中心的泰金黨員，號爲泰金，項杉，卽自此始。與當時學生民族運動急先鋒之泰金，巴賽恩，泰金，頓阿克等，都是當時英國政廳疾首痛心之人物。

其後，隨着局勢之急轉直下，他爲獲取祖國的獨立自由而脫走日本，招募同志，加以組織，訓練，挺身而踏入祖國解放作戰，奮鬥，轉戰，……。於是年僅三十一歲的青年國防部長，凜然登場。除了新生緬甸國元首之巴莫博士外，項杉將軍在緬甸人的眼中，人望極好。在仰光等都市住宅民家里，常可見到項杉將軍的馬上照片，和佛塔之類的照相並列着，在雜貨店出賣的陶製神佛徽章中，刻着項杉將軍的姿態，而且這種徽章動輒銷售一空，不易購得。這是緬甸人崇拜新英雄的熱性的反映。

緬甸人崇拜項杉將軍的原故當然因爲 B I A 隊是使緬甸返歸本來面目的救主，而項杉將軍正是該隊的首長，更因爲緬甸人氣質由來是好冒險，愛英雄的，故像項杉將軍青年蓬勃的熱情發揮出狂風暴雨

般神速果敢的革命行動，遂爲緬人無條件渴仰之的了。而且功成後一仍度着素樸而淡泊的生活，然與緬甸人本來的生活趨向緊合無間。

項杉將軍雖受緬人若是之信仰崇拜，然從身體上說，却也並無值得特別提出的有特徵的人物。他有凜然不可侵犯的儀表，熱烈如熔鐵般的意情，但身高不過五尺二三寸，瘦削的身軀，和尚頭，以緬人而言，正是一種普通的青年型。

記者於本年一月某星期日的早晨，隨着項氏故知的飯田清藏氏，造訪維克多里亞湖畔的清靜的項氏私邸了。項杉將軍身穿一襲土黃色的半袖襯衣，外罩緬人特色的「隆齊」，足下着一雙緬甸式的拖鞋，和其年青的夫人，出現於極素樸的客室裏。他一面敬茶，一面和我們談緬甸國軍的將來，及緬甸的復興。待談鋒轉入英國領有時代的今昔，項氏的雙瞳突然迸出異常的熱情，終於舉手作勢大聲地說：「完全拭去英國色的殘滓，這是緬甸建國的大前提。」在他的語調中，很可窺見精悍的緬人特有的銳氣，但絕非意氣的而是論理的，相當於高深教育人物的論理性。這次的晤談竟達二小時之久，然而這是可貴的例外。他有一種孤傲的脾氣，倘如話不投機，會一言不答的。而且對於稍不愜意的訪問和會見，總是毫不客氣的拒絕的。

項杉氏向這僻靜的湖畔，選中一所素樸而簡陋的平房，原是愛好這湖畔明媚的風景之故，竟不若那隔鄰大尉副官住的樓房那麼華美。項氏的惻惻無華，不愧爲緬人本來之生活狀態啊。

項杉將軍在與予會見中，會謂：「緬甸國軍現在在量的上講尚不充分，整備也不完全，然而質的上面却足自誇，因爲是採精兵主義的。尤其是戰鬥精神，差勝一籌，這是具有自信的。」同時並強調緬甸國軍應負之任務，確言具有殲滅侵入敵軍之自信。

現在的緬甸，正以這青年國防部長爲中堅，向新生之途不絕邁進。許多年輕的國軍將校被派遣到日本士官學校去，關於國軍的一切，擴充又擴充，改編又改編，不啻是脫胎而換骨。一方面製造緬人辭書中向所未見之軍用語，又重新用自己的緬語，開始制定新的軍法和禮法之中。嶄新的人物，嶄新的施設，宛如雨後春筍，陳舊的機構與殘滓被淘汰被抹拭，緬甸的姿態，迥非昔比了。（仁譯自「週刊朝日」）

太平洋現局及美國戰力

日本前田海軍中將在清鄉會議席上演講，題爲「關於太平洋之現戰局以及美國之戰力」，闡述甚詳，茲錄原文如後：

此次兄弟得以參列清鄉會議，並得有這個機會，能够向諸位閣下發表所懷之一端，兄弟從心裏感覺得非常光榮。

現在兄弟先以現階段海軍關係戰局爲主，再就美國戰力概要講一講，如果多少能够作爲諸位的參考，那可以說是榮幸之至。不過有一件事情先請諸位原諒的，就是在此地，關於戰鬥的情況，兄弟不能接到詳細的報告，所以今天所講的，也就是以一般的發表爲根據而說明的，恐怕不能夠十分滿足諸位閣下專問的要求，此點先請各位諒解。

現在在太平洋展開最激烈戰鬥的地方，就是馬紹爾方面以及拉巴爾方面，這是諸位已經知道的，拉巴爾是在大東亞戰爭勃發以後，昭和十七年就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下旬，皇軍一舉上陸而占領的，

以後作爲對於所羅門羣島，新幾內亞東部，以及澳洲東海岸作戰的戰略據點，而嚴重鞏固警備的，等到我們再推進進攻作戰將以加達爾卡納爾島爲止之所羅門羣島之全部，以及新幾內亞之東部，都已攻略，將要迫於摩勒斯比的時候，敵方對於這樣形勢，非常驚惶，將其有力部隊，極力集中於此方面，開始了執拗反攻，而圖謀挽其劣勢了。這就是前年六七月的事情，以後屢次的展開了海陸空淒慘苛烈之戰鬥，而每次我方獲有赫赫大戰果，這是諸位也知道。不過這方面的戰鬥，關於補給常有困難問題，若是兵力過於分散了，那麼補給感覺更困難，以致對於作戰全般之指導上，也免不了有種種不利，因此我方看戰局的進展，按着全般戰略的要求，漸漸的縮短了戰線。現在呢？以「拉巴爾」爲中心，對於「新布列顛」島「新愛爾蘭」島「玻根維爾」島的大部份，以及「新幾內亞」北岸，嚴重鞏固警備，正在有利的阻止敵方猛烈反攻，敵方每日接連不斷的以數百架的飛機來攻擊「拉巴爾」，不過每次常受很大的損害，這是諸位看見戰況發表，想早已知道的。

因爲在這方面的戰局，對我方很有利，敵方不能推進再有利的反攻，所以勉強維持現在的戰線而入於膠着狀態了，我們可以如此觀察的。

等到了去年末，敵方這回在「吉爾貝特」諸島方面企圖反攻，不過因爲我軍的善戰奮鬥，蒙受了莫大的損害，以後敵方增加兵力，以十倍我方的兵力來繼續猛攻，我方原爲地距太遠，後援不能如意繼續，結果全員都爲國家壯烈玉碎了。

本年度，敵方這回向「馬紹爾」羣島方面進來了，現在在該方面彼兩軍正在繼續熾烈的戰鬥，兄弟本是在前年六月以至那年年底之間，在「馬紹爾」方面服務過的，所以稍微知道那邊的情形，「馬紹爾」羣島是由好幾百的小珊瑚礁而作成的，對於其中在戰略上比較重要的各島，則雖然已經具有嚴

重的防備設施，但是對於所有的小島一律施行同樣的防備，那可屬於極困難的事情，所以有的島只有監視員而已。有的連監視員也沒有，全無防衛設備的也不少，所以敵方一進攻到這些小島時，我們將他們擊退上感覺得非常的困難。

所以免不了自然招來在羣島內兩方相持對抗繼續戰鬥的情形，據兄弟想像，現在正已入於這樣的狀態了，各島都是離海面高不過數米又低又平的小島，島上就有椰子樹以及其他雜木的繁茂，沒有一個可以利用攻防的小地，丘崗，所以防禦戰鬥極感困難，我方勇士們在這個地形之下，繼續苦戰的情形，兄弟好容易想像到的。

總之，現在太平洋戰局在拉巴爾方面，因為敵方的反攻完全被我方阻止，結果入於膠着狀態，每天就以激烈的空中戰為主，繼續戰鬥，而在馬紹爾方面則展開了小島攻防爭奪戰，不過這些小島上的戰鬥決不會左右戰局大勢。

敵方這些作戰之目的，就是在把自從大東亞戰爭開始以來屢次慘敗，而喪失了的太平洋霸權奪回，僥望進攻日本本土，或者恢復「菲島」，以將戰爭的局面變成有利態勢，做他們達到世界制霸的非望爲目的，而實行之反攻作戰的一部份。我們又可以明顯的看得出來，美國很焦慮的地方，美國國內各種錯綜複雜的情形所迫不得已，圖以短期決戰，極力解決之方法。

那麼，美國以所企圖的反攻，能不能挽回頹勢，而達到戰爭的目的呢，關於此點兄弟想要研究研究，我們先把美國的海軍戰力簡單的檢討一下，但是因爲沒有最新的材料，所以關於最近的狀態不大明瞭，不過大約一年以前的情形是這樣的。

以下引用的統計數字，大半都是敵方所發表的：

	開戰時所有數	開戰後就役數	開戰後喪失數	現有數(修理中)
戰艦	一八	四	四	一三
航空母艦	七	〇	六	一
特殊設空母	二	一七	五	一
甲級巡洋艦	一一八	〇	二	一七
乙級巡洋艦	九	八	一〇	五(三)
輕巡	一〇	四	五	一一(一)
驅逐艦	一八五	八五	四	一〇
潛水艦	一一八	三四	三一	三二一(八)
			三七	九五(二〇)

由此看，我們就可以知道他們美國在緒戰之「夏威夷海戰」與「珊瑚海海戰」以及「中途島海戰」等所受的損失甚大，就拿艦艇損失而說，也有整一百隻，飛機的損失，那可以千數之多了。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得見美國專心圖謀急速增強生產力，而努力補充這種損失的情形。

他們自己誇張發表美國生產力，已在去年間差不多到了極點，與戰爭以前比較增加幾倍了等話，但是據情報說，他們造兵艦的時間也極端縮緊了，他們從前造一隻戰艦總要五年的功夫，現在呢，就有三年可以成功的。又如航空母艦是從前要三年的，現在只要十七個月，驅逐艦則比從前以三分之一的功夫就可以造成，造潛水艦也只有比從前三分之一的功夫就够的了。他們這樣增強了生產力，我們由此容易想像他們早在戰前所擬的大規模之造艦計劃，也已着着終於實現的，據情報也說該計劃是以造成航空母艦為重點等等的話。講到海軍飛機的話，他們在戰前只有一萬五千架的計劃，但據去年

夏期所發表過的數目，增爲二萬七千架之多了，因爲他們在去年爲實行此等計劃，似有排除一切的困難和障礙而努力的样子，所以到現在，其海軍的實力，已經到了不可輕視的程度了。

自去年秋期以來，他們就以其增加的實力，向所羅門諸島方面，吉爾貝特馬紹爾方面等陸續的開始猛烈的反攻。

那麼以後美國能不能長久維持現在的生產力，而補充損失之兵力，繼續反攻下去呢？我們先就其根本問題的美國資源工業力，以及人員等加以研究，不過因爲沒有充分的時間，所以兄弟現在只以重要的部份講一講。

關於資源，他們美國雖然說是世界上頂豐富的國家，但橡皮，錫鐵，探司登，鋼精等這一類的東西，在戰前還得由東亞方面買來的，開戰以來他們就不能夠輸入此種物資，所以現在感覺困難起來了，但是這些缺乏之物資如果能夠以人造橡皮，儲藏品，收用品，代用品等敷衍下去，也沒有什麼大影響似的。就工業力而論，可以判斷大約到了極點了，據去年十月間的統計，其一年間的生產力，就是飛機十萬餘架，戰車六萬輛，汽車五萬三千輛，卡車一百一十萬輛，輪船二千萬噸，兵艦三百萬噸，並且他們技術方面也有相當的進步。不過他們現在人的資源不充分的時候，關於高度的熟練工人的供給，恐怕是不好解決的，這一點就成爲重大的問題了。總之在美國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人的資源的問題，前年羅斯福大總統自己也說過，「我們現在最大的困難，就是缺乏人的資源的問題」。去年年底美國人口總數，就是一萬萬三千四百萬左右，其中十四歲以上，六十五歲以下的認爲人的資源者，大約能有九千三百五十萬左右，那麼去年所需要的人員數目大約就是：

軍隊

一千萬人

其他軍事上需要的

二千萬人

民間需用的

二千萬人

農村需要的

八百萬人

其他需要的

五百萬人

總計

六千三百萬人

若是就由數字的方面看起來，好像還有三千萬的餘裕，其實因爲身體不健康而不能從事工作的，或者是有其他的事情，不能離開家庭的等等，也有相當的數目，所以其三千萬人的餘裕數目，不能完全是預備的數目，在本年度各方面更需要增加人員，是勢所必然的，我們由此觀之，其人的資源，可以說是已經到了極點了。

原來是一個極端的女尊男卑的國家的美國，現在已經公布了女子登記法案。

而去年年底從事於工廠勞動的女子已經有了二百萬的多了，由此看起來，就可以知道美國的戰力已經大約到了最大的限度了。

但是把這個戰力究竟能夠維持到甚麼時候呢？

說到這一點，我們看美國所有的人的資源和其巨大的消耗情形而論，也許是本年間或者是明年間，就到關頭的罷。並且在美國國內準備好的這些戰力，若是叫牠在前線發揮力量非得將其運輸不可的。說到這運輸的問題，美國的運輸距離比我國的運輸距離遠的兩倍以上了，這對於美國更加上不利的條件了。

現在敵方的反攻，雖然日益熾烈起來，但是剛才兄弟已經說過，他們戰力的程度，現在我們已經看的明白了。所以我方不但有充分的把握，將牠擊滅粉碎，而且人的資源方面也比他們豐富得多了，現在東亞十萬萬的人民若是能够一致團結起來，則在全世界上沒有一個可以抵抗我們的。再講資源問題，敵方的生產力，兄弟剛才已經說過，現在已經到了極點了，但我方的生產力比牠順利得很，現在

一天比一天的發展起來哩。

中國自從參加大東亞戰爭以後，直到現在擔任供給資源的重大使命。

清鄉工作對於供給資源直接的有甚大關係，現在諸位閣下以異常之努力與苦心邁進於清鄉工作之完遂，而日見收其效果，兄弟衷心實甚欽佩，又為慶賀的。諸位既然如此的專心努力於清鄉工作，不但是增加中國國家與人民的利益，而且對於我方的戰爭力量直接的有所貢獻，而此為中國協助大東亞戰爭的重大要素，鑑此現在兄弟希望清鄉工作將來更為順利光輝的進展擴大，同時懇請諸位閣下以後進一步努力去作以完成這偉大的工作，是所切盼的。

多好時間承蒙諸位閣下靜聽，感謝得很，現在兄弟之講演完了。

太平洋敵美戰略

目前戰局已呈現了決戰的樣相，本年下半年與明年初，戰局的將來或有決定性可見。現在我們當前的敵人為英美，但諺語「終日無日沒」的英國，今已為美軍巧妙的羅網所包圍，無能為力，而一任美國的顛指氣使。故今日作戰實以美軍為主角，在這裏我們可以預測到美國的對日反攻作戰，大體上不外為下列三條路線。

北方線

由阿拉斯加至阿留申，經千島而達日本本土。

然這條北方路線，除五月至九月間外，因地理上節候上關係，交通障礙極大，作爲大艦隊的作戰路線根本不甚相宜，同時敵軍本身亦認識當艦隊到達千島後，在該方面作戰的接養極形困難，由於這一點原因，所以敵軍亦僅在北方線從事潛艇與空中的襲擊，除出以這種遊擊式的戰略外，別無任何較大規模的行動。且日軍在北方的警備，地形上佔有極度移動性的便利，假令敵方以數百架乃至三千架以上的飛機飛來空襲，或利用航空母艦集團前來襲擊時，日軍極易使之孤立化，或加以擊滅。

中 央 線

由舊金山——夏威夷——關島，經馬尼拉而進攻中國。

這一條中央進攻路線，從戰略上來看是比較得體的，所以也是敵方最注重的一條進攻綫。然而要沿這一條路線實行中央突破作戰，僅賴二三個有力的空母集團尙不可恃，必須出動全部艦隊來襲方有若干效力，否則將徒成日方待機部隊的好餌，但縱令集中全部艦隊來襲，也極有被一舉覆滅的可能性，所以美國的作戰方式，殊有在採用中央進攻綫之外，同時併用南方進攻綫的可能性，所以現在敵軍採取的「尼米資攻勢」，即係同時併用這兩個戰略者。

南 方 線

夏威夷——澳洲——荷印——新加坡。

這一條南方進攻路線，是美軍在開戰前所一直研究着的作戰路線，因中央路線而顯然增加日本在內南洋防禦的價值，故彼等乃一再計劃南方的反攻路線，且曾投以巨大費用，努力於強化防禦。蓋唯

有確保南方資源，始能從事對日作戰，一方面利用資源便於維持戰事，同時更可實施長期的對日經濟封鎖作戰，故彼等認爲此係最良好的方策，加以可藉強化防禦的理由，將世界資源的寶庫從英、荷手中奪取過來，以置於自己的勢力範圍之下，故美國重視南方路線其原因顯然在此。

另一方面，再說英國的反攻路線，是在奪回新加坡，一如戰前所預定者，企圖控制西南太平洋與印度洋，以恢復其本國的領土。然自去年八月蒙特巴頓就任東南亞洲軍總司令以來，在英國人民的期待下大事宣傳，迄今已爲時將及一年，而成果毫無，徒然引起與重慶遠征軍以及與史蒂威爾率領下美軍間作戰步驟的不一致，這不但使英國人民大失所望，且蒙受美國猛烈的排擊，更在今日日軍進攻印度聲中，英美軍已在伊姆法爾陷於孤立無援的地位，包圍殲滅在所不免。原來蒙特巴頓的使命並非爲對日反攻，却在守衛「輝煌於王冠上的璀璨寶石」之印度，從事防禦作戰，以阻止鮑斯氏之進擊德里。因此史蒂威爾企圖使英軍與美軍共同侵入中國的戰略，蒙特巴頓決不同意，然屢次戰敗未免有失武將的威風，蒙特巴頓爲掩飾印度作戰的失敗計，於是乃來襲擊蘇門答臘的東北部，英美以此爲口實，揚言對日反攻更進一步，然事實上爲英美內部糾紛的結果，僅將總司令部予以遷移而已。（遜初譯）

西南太平洋的日美決鬥

美國週刊雜誌「新聞週報」記者威廉·巴迭氏，曾隨美軍出征西南太平洋戰城，達七月之久，去年十一月，威氏在該報著一文備述其從軍體驗，對於日美兩國兵士，曾作比較之陳述，爰爲彙譯，以

下即爲美記者威氏之手記。

不畏死的精神

前在新喬治亞島指揮作戰的美海軍少將米吉爾，嘗對日美兩軍兵士，作一簡單之評語：「日本兵戰不畏死，美國兵懼死而戰」，這種心理，實在是很顯明的，在西洋人方面雖不十分明白，可是日本人是以為天皇而死爲光榮和永生的。所以日本人除了殺死以外，要想逐出他是不可能的。

可怕的熱帶叢林

熱帶島嶼里的密林，真是一種可怕的強敵。利用密林作爲防禦戰的掩蔽，實在非常方便，日本人利用密林的手法，專門而巧妙，遠非別的軍隊所能及。大致適於日人的聰明，忍耐，及沉着鎮靜的心理之故。

特火點的神秘

熱帶叢林因過分茂密的原故，差不多距離數尺之外，就不易瞧得清楚。於是日本兵便密林里掘着小小的洞穴，藏身其中等候敵人廝殺。我們要想攻擊他們，不得不先將他們的洞穴一一搜覓出來。但是密林裏多的是草林，行動的方面自較靜止的不利。因此稍不注意，便會因草木的顫動而給他們知道。小小翼翼地忍耐地等着的日本兵，用着鎗身頗長的步鎗射擊我們，所以給射死的美兵，往往大部份是彈貫胸腹而死的。比孤鬼的巢穴還可怕的是日本人所築防禦堡壘的特火點。這種特火點，是一種

和地面同樣高度而有覆蓋的洞穴，因為偽裝得很精巧，我們往往毫不覺得地走過它的前面，特火點的覆蓋，瓜達爾加納爾島上所見與新幾內亞方面所見的不同，在瓜島方面的是洞穴上覆以樹木，樹木上面再蓋一層泥土，植以野草。新幾內亞方面的，則築成堅固的塹壕，宛如一塊大岩石，日本兵躲在這種特火點里，從小小的鎗洞射擊我們，因為彈烟和槍聲都很隱微，有時甚至不知鎗彈從何處飛來。這種特火點因其射程有一定的範圍，故發生「死角」的缺點，但日本軍方面像想補救這種缺點似的，集團式的築成許多特火點。

要探覓這種特火點，必須派出很多的斥壘隊，從種種角度偷過敵人的耳目而前進，這種方法損害非常多，可是實在沒有別的辦法。而且給我們一找到，他們便另易手法，用坦克車大砲猛攻過來。

我軍爲準備攻擊新喬治亞島起見，特先在魯塞爾島上築成瓜島所見那樣的日軍特火點六處，實地演習，但後來六班二百八十八名的兵員中，陣亡了一百五十八名，可是給我們破壞的特火點，僅僅三處。

用飛機轟炸，則找不着他們的特火點，炸彈在樹上爆炸，實際上並沒甚麼效果，使用火燄放射器，也因受草木阻礙，且火燄進去的穴甚小，所以很不經濟。

夜襲的巧妙

日本軍的夜襲，委實意外的巧妙，說來令人不寒而慄。美國兵從黃昏直到黎明，躲在洞穴裏不能出聲，且奉上級命令，在晚上不准開鎗射擊。目的在於隱蔽所在，避免敵人的夜襲，一個洞穴裏至少住兩人，大家握緊着刀棍，整夜的警戒。但日本兵常會在洞穴的附近走來走去，想引我們出來，他們

在外面叫，嚷，有時用着竹竿叩擊樹幹，假裝我們的步槍，操着英語向我們討水索藥，或已知道美將校名字，吆喝着偽造的命令。或者利用鹵獲的美國鎗械，給與我們日軍已破陣地的印象，圖使我們洞穴內自己混亂。

有時候，日本兵悄悄進入我們夜營地域來，把大石塊，泥土，或手榴彈等向我們亂拋。並胆敢跳進我們洞穴，刺殺美兵後又跳出洞外，且在臨去時，還投進手榴彈來，同時嘴裏厲聲嚷着：「別安心哪！手榴彈沒有了，我去拿了來！」他們嚷着，嚷着，消失在黑暗裏。

日本人這種夜間騷擾的目的，在於引起我們內心的不安，絕望和悲怒，日子一久，變成暫時性的瘋狂狀態。在新喬治亞島作戰時，我們會因此而發生戰爭神經病，蔓延的很廣。患者發生劇烈的錯覺，絕不能用人類力量抑制，非但戰鬥力完全喪失，且有傳染他人之虞，所以值得趕將這批神經病患者送回本國，像某中佐那樣因移送較遲，竟而不能脫離錯覺的痛苦。據說某中佐始終恍恍惚惚，以為日本的狙擊兵躲在洞穴上的樹間，把發射燐的東西縛在線上，吊下落在他的軟木帽上，作為目標。縱竭力拂去它，但燐光始終像水滴那樣的掛垂下來，最後，那日本兵竟走進洞穴來，叩擊他的軟木帽，對他說：「啊，你竟到東京來了嗎！」說罷，又登樹而去，其中佐這樣的錯覺，想盡方法纔醫好。

空間問題

在瓜達爾加納爾島方面，曾經有過一種嚴重的告示：「和日本的戰鬥機不准亂戰，被擊落的美戰鬥機駕駛員，已因亂戰而全被槍決了。但戰鬥機原是為了亂戰而製造的。它的機動性在太平洋作戰的飛機中最佳，美國的駕駛員，總喜歡遴選本國的戰鬥機的。然而我們出戰的原則，總是二三架集在一

起，互相掩護的。這種保守共同作戰法則，實爲減少損害的唯一祕訣。所以美國飛機，決沒有單獨作戰的，假如被擊剩一架時，必定加入其他少數的機羣作戰，或逕返根據地。我們對於成爲單架飛機的口號是：『別做沒意思的英雄！不如將你的飛機貢獻明日之用！』

等着海上機會

日本的海軍，至今還在等候機會，等候我們在不利條件下展開海戰的良機。如遇強大的艦隊駛來時，我們這邊也立刻派艦隊出去，海面上的作戰，敵我雙方都異常勇敢的。據會參加海戰的人說：眼前的海戰，好比酒吧間的打架一樣。雖說是海面，原來多是四周島嶼連綿而地域頗爲狹隘。簡直是一種瞧不順眼的爭鬧。海，並沒經過測量，海面下的珊瑚礁，實在討厭。所以南太平洋的海戰，與過去展開於廣大海面的海戰，姿態完全不同。（欲仁譯自每日新聞）

馬紹爾羣島空戰記

決戰又復決戰，從天明以至天暮，熾烈的決戰始終在中部太平洋展開着，向珊瑚礁，向海底，炸彈不斷地投下，投下，敵人的鹵莽與無謀，簡直是近乎瘋狂了！對於被擊沉的飛機母艦和巨大犧牲的軍隊，他們好像毫無愛憐，毫不吝惜，只是一味當懂地馳騁過來。十二月五日夜，闖入馬紹爾羣島東北方面的敵方航空母艦集團，在日軍海軍機的果敢襲擊下慘遭敗北，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所以這次馬紹爾羣島洋面的航空襲擊，爲日海軍航空部隊繼四次吉爾貝特空戰，迭獲赫赫戰果後的又一次重大勝利。

敵機百架大舉來襲

五日侵晨四時光景，在××基地剛用畢早餐，鳴放空襲警報的汽笛忽然嗚嗚大叫；同時值班的兵士也飛奔似地向司令報告：「似有敵機出現」的消息。哎！敵機來襲了……地上部隊立刻端正好射擊的砲口，戰鬥機的駕駛員也轉瞬間跨上了他們的愛機。

「好，來吧！準備把你們一網打盡！」空軍人員正嚴陣以待的時候，從西方的高空中，從東面的雲層間，無慮有一百架的飛機冉冉飛來，最後都在南邊的水面上會合了，由幾架大型的領導機在先頭率領，其次爲巨人式的飛機二十七架乃至三十架上下的小型戰鬥機與轟炸機的聯合大編隊，更有的高騰於數千尺以上的高空，其餘的則從海面低低地朝島的方向迎面飛來。一架飛機首衝着下方，機身顯現青的顏色，在一個圓形的框中，美國的星徽發出憎惡的光芒。接着是一陣轟隆轟隆的巨響，這無疑地是敵機在盲投炸彈了，敵機以我方停於地上的飛機爲目標，投下了數十顆炸彈，結果在滑走道的十字路當中落下了二顆，炸成直徑七八公尺，深五公尺左右的洞穴二個；企圖轟炸飛機格納庫所投下的數十顆炸彈，大半落於海中，僅有二三個炸彈擊中防空壕的入口，與一棟當中空無一物的格納庫，那棟格納庫的屋頂被炸毀，冒出了一點火。

一幕壯觀的激鬥

敵方巨人式飛機的機關槍在不休地掃射，然而我方地上的飛機一無損壞，營房以及人員亦完整如昔。但是我方的戰鬥機勇猛無阻地衝入大羣的敵機中左右突擊，地上砲火的猛射奮戰，這情景煞是壯

觀。戰鬥機一見敵機臨近即上升採取邀擊姿勢，地上砲火一齊的猛烈射擊，迫使敵機不得不投入我方戰鬥機的邀擊圈內。高射砲火的熾烈飛舞，從西邊飛來的敵機都被轟射得目迷五色，心慌意亂，連目標也不辨了。從東方侵入飛臨爪加爾上空之敵機，在高射砲的應射之下，迅速地被擊落了九架。好容易脫離虎口行近目標的敵機，被動地遇到了我方戰鬥機的攔截，以逸待勞的一場決戰，獲得了一鼓殲滅敵機二十架的大戰果。

海鷲的報復追擊戰

「敵機動部隊行近！」無敵的海軍航空機一得了這個報告以後，他們正苦於無處一獻身手的憤懣，立刻反噴爲喜了。興奮鼓舞，摩拳擦掌，把殲敵的魚雷一個個扣上機腹，在這十小時以後所展開的，即爲日本海軍航空部隊舉世淒絕的一幕報復追擊戰。

「急襲逃避中的敵機動部隊！」當攻擊機隊接到這一個攻擊命令之際，已是襲擊敵人告成取得決定勝利的時候了。在附近的基地嚴厲戒備中的我方攻擊機隊立即奉令出發，在夜色中衝破天空的暗雲，開始進行索敵行動。與這同時，另一隊的索敵接觸機也抖擻精神，在馬上修理完竣的滑走路路上振着機翼飛向上空。

「今天非把他們打個落花流水不可了！」電訊員等待着這個證實的吉報，每當翻譯電碼的時候，大家都圍攏在一起爭觀着。不多一會，電訊來了：

「敵航空母艦二，大巡洋艦三，驅逐艦八至九艘的輪形陣，以二十海哩的速度向東北航進中。」敵艦居然大膽地潛入我方的鐵環中來了，海軍航空機隊在加緊兜捕追擊中，敵艦此來意在掩護其本國

軍隊向瑪金、達拉瓦兩島的登陸，或以牽制我方空軍的出動爲目的亦未可知。但突入我方的陣地無疑必遭殲滅，攻擊機隊的N隊長，出擊前特向部下指示作戰機宜道：「一見敵艦鑽進我們網眼的時候，我們就不用再事追趕了，只須到那兒將網兜起來就成。像驅逐艦這樣的小魚可暫時擱置一旁，母艦才是我們眼中的大魚啊！首先把母艦捉到手裏以後，再順序投下大的魚雷吧！」

隊長機英勇雷擊

青年的空中戰士們充滿了自信，他們帶着笑容說：「今天我們又找到絕好的獵獲物了！」敵艦正以全速率在遁走中，但船行的迅速怎能與飛機的推進速度相與倫比呢？×小時以後，準備齊全的攻擊機隊也全部向前進發了，接觸機悠然地跟蹤逃遁的敵艦，始終緊緊追住，「×時×分可以逼進我們的行動圈裏了！」對於這樣的通知，每一架飛機都已深具自信。N指揮官機一馬當先，到了預定的目的地，果見敵艦的所設的陣形與剛才索敵機所報告的一模一樣，有二艘航空母艦企圖駛往前面逃走，這二艘母艦正是今晨空襲我方基地的飛機窩穴，母艦前後各有大型巡洋艦一艘，右首則全屬亂七八糟驅逐艦在旁行駛。

一片屏息的寂靜，是「窮鼠嚙貓」前準備捨身的象徵！

「當我朝着敵艦向下撲去的時候，大家不要跟在我的後飛，趕緊向左右分開，由遠處迂迴，然後各自看準襲擊的目標，一個一個地向下撲去！」在初旬鈎月的淡然月色中，指揮官機如此地命令了部下，一轉瞬間就打從雲層中穿下去了，那是一種如同游泳術裏跳水法似地大膽的急降下的雷擊，接着嘩啦啦地一陣轟響，幾千條火燄隨着指揮官機的下撲朝天冒了起來，所有的飛機都驚嘆隊長英勇，

於是急忙遵照命令右旋回，左旋回地向左右分開，在火燄集中的處所，但聽得隆隆地一聲振動機翼的巨響，大家都在暗中想：「莫不是自爆了嗎？」一會兒忽見遠遠的彼方，指揮官機在雲層中探起了它的機首。

「喔！一定擊中敵艦了！」

「那麼，我們也趕快……」

「滾龍戰術」擊滅敵艦隊。

於是第二架飛機停止了旋回，照樣地撲了下去，第三架飛機也隔了一會工夫對準目的物俯衝下去，在敵艦猛烈的高射炮火下，我方的攻擊機輪流地上下翻飛，隊長把這種作戰方法稱之爲：「轉輪形的滾龍戰術」，他並且還徵求別人的意見，把這種戰術題上一個更適當的名字。

敵方艦隊得了尼米資的命令，鼓起乾坤一擲的勇氣，今晨突然來襲我方基地，滿擬有所一舉，那知現在竟走上了絕路，欲逃無從！在前頭行駛的一艘中型航空母艦與其前面的大巡洋艦霎時被擊沉了，其次一艘大型航空母艦及其旁邊的一隻大巡洋艦船身相繼斜傾，只能在海面上蠕動掙扎了。於是今晨在我方基地上空呈威的青色的敵機以及空軍人員，就在紅遍一片夜空的火光烈燄中消滅了它們的蹤跡！（鄭衍譯自「朝日新聞」）

吉爾巴特海空大戰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早晨，敵軍登陸以來，某根據地的將士們，立即發揮武士道精神與敵

血戰，情勢緊張的時期，幾乎十天不睡，晝夜作戰，其壯烈英勇，真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記者曾於去冬從軍北方艦隊時，認識了阿茲島戰士的勇猛壯烈，中心猶感敬佩未已，茲在南海烈日下，面對着兩軍死鬥淒烈的攻防決戰，益覺得驚心動魄了。不顧一切貢獻祖國而不悔，如瘋如狂犧牲生命展開白刃戰的勇士，繼第一次吉爾巴特島後更復發揮滅敵精神的空中鬥士，聞報來援，鵬翼蔽空而攻擊敵軍的海軍新銳某某航空隊，映入記者眼簾的，莫不是熊熊燃燒着的鬥爭情緒，和犧牲一切爲國效忠的偉大精神。現將第二次，第三次吉爾巴特羣島海洋面海空戰實情，泚筆作戰記如左：

十一月二十五日那天，我們××根據地的空際，顯得那麼清澄朗澈，一朵朵的薄紙般的白雲，在蔚藍的晴空疾飛，我們爲陰雨所苦，業已五天於茲，陡獲朗晴，大軍精神益振，戰士的眉宇間，無不揚溢着喜氣。

這一天早晨，前夜出擊部隊的歸還機報告我們可喜的消息：「泰拉哇島的勇士們還在不斷的奮戰中。敵軍雖不斷增添生力軍，我軍絕無後退的情形。」

不知勞苦爲何物的空中戰士，又鼓着鵬翼飛向附近的空軍根據地去補給魚雷了。

這一天午後，忽聞噶噶聲起於天際，仰首一望，只見我們的友軍攻擊隊偕着戰鬥機隊破空而來，陣容堂堂，壓蔽了整個西方空際。此情此景，在我們奮鬥旬日的孤軍見之，不啻枯旱之後獲得沛然大雨。記者在營房的廊下狂奔，嘴里高喊着：「來了，來了！」無可名狀的喜氣，立刻飄盪在基地空際。

這遠來的友軍，絕不稍作休息，即於第二天的二十六日，展開第二次的作戰了。

上午×時，我們的索敵機與連絡機先後出發了，大約×小時後，××架編成的大隊攻擊機，又勇躍地起飛於機場上空，我們的攻擊機隊踏着浮雲疾進中，忽接連絡機拍來無線電，報告瑪金島西北海

面，發見兩艘航空母艦爲中心的機動部隊。攻擊隊立即覆電連絡機，命他們奮勇接觸，別使迷失；一面攻擊隊的N指揮官機，馬上下令全機羣，趕作迎擊準備。

全部空中鬥士的神經，頓時益顯得緊張欲裂，機翼掠着亂雲向戰域猛進。先頭的連絡機於接奉覆電後，拚命的跟着敵艦，其中以F兵曹的第二號連絡機最勇敢，他若隱若現的始終在敵艦隊高空中覷住敵人的行蹤，一面仔細觀察敵艦的艦型，艦種，陣勢，以及他們的進路速度，不時報告攻擊隊，但是不幸被敵機發現了。敵機是B-17型的三架巨型機，敵機發現連絡機後，焉肯輕輕放過，當然立將該機包圍，展開激烈的空戰。

F兵曹心里想，攻擊隊到來，還得相當時間，乃急電告正受敵機妨害，並謂力所能及，仍將克盡連絡任務，他駕動坐機，飛翻騰刺，與三架敵機周旋，一面又瞧住敵艦的行蹤。

以一當三，說來驚人。F兵曹不慌不忙，把機鈕一揆衝入敵機中，只見機槍聲連珠般響了一陣，一架四引擎的敵機，已經命中要害，搖搖幌幌向海面傾墮下去。另一架敵機見事不妙，立即撥轉機首，朝着海邊遠遁。殘留的一架敵機，兀自和連絡機糾纏不休，兩架飛機一上一下，翻騰衝擊，戰鬥甚烈。不一會，連絡機的久經訓練的射擊技術賽，猛烈的彈雨，直貫敵機的銅體，巨大的機體上，立刻冒出濃烟，漸漸向吉爾巴特的海面墮了下去。

其時，F兵曹的連絡機的油槽也給敵機射了一洞，汽油汨汨地漏出，發動機方面傳來奇怪的雜音。但他還是催動坐機，不管死活的緊緊的跟了一段路，始行飛返基地。

再說日方精銳空軍編成的攻擊機隊，知道連絡機在敵空遭敵機邀擊，立即開足馬力，蜂擁挺進，然因那兒的海面不十分熟悉，未免小受阻礙，然而時不我待，南國的夕陽很快的墮入水平線，面前展

開了一片蒼茫的暮色。遠望敵艦所在的上空，像起濃黑的密雲，雲層下面又像在下着雨。N指揮官心想貪多無得，古有明訓，現在還是認定航母，擒賊先擒王吧。主意打定，立即下令專向航母竄進。當攻擊機隊朝着航母所在竄進中，忽然瞥見右前方的海空間，正有吊光彈閃着光，直覺的知道友軍連絡機在指導我們，於是指揮機上又發出號令，命令向那吊光彈光疾進。命令一下，年青的空中戰士，早已將機身降低，機首一俯，衝入敵陣。

遲恩！遲恩！魚雷的炸裂聲，和嘩啦嘩啦地衝擊海面的驟雨聲，織成一種驚人的交響樂。大約百公尺左右前方海面，倏的冒起一陣火光，接着紫黑的火燄，把敵人的航空母艦密密包圍了。

指揮官機，馬上把捷報通告基地，一面下令退兵，大約在翌晨天將破曉的時候，全軍業已安返自己的機場；惟此第二次吉爾巴特羣島海空戰中，有一架雷擊機未曾歸隊。

翌日（二十七日），又是一個晴朗的好天氣，這自然是出發攻擊的良辰。今天早晨趕先出發的索敵機，較前增強，增爲×架之多。其次，連絡機滿載各種火工燈彈離地起飛。今天爲使索敵任務充分完成計，特別加強了索敵網，不多時又派了第二索敵隊，大舉出動。

隔了一會兒，忽從索敵機方面拍來無線電，報告發見了敵機。但我們絕不認爲敵機的出現，有威脅我們前進攻擊地之可言。蓋在敵人航母一再被我軍擊沉之現狀下，敵人的艦載飛機破毀過甚，已喪失艦隊護航的能力。

因而我們的攻擊隊，依然一架架離地飛昇機場的上空，比翼進擊了。這組的攻擊隊，係由指揮官M少佐率領。攻擊隊前進約一小時左右，忽然飛入積亂雲地帶了。在×時，我們的索敵機給我們可喜的佳音：「發現敵大艦隊，包括空母共×艘，方向在泰拉哇及瑪金兩島的中間。」

指揮官立刻下令，向敵艦所在方向驀進。但前面的亂雲，益發濃密起來，正在納悶的當兒，其他的索敵機，也紛紛飛來發現敵艦的急報，這麼一來，頗使我們的指揮官更覺得迷離恍惚，莫所適從了。然指揮官M少佐英敏的腦筋一動，立即斷定一種應急方針，他以為索敵機的報告，雖不免有些許的參差，但綜合各報告參酌想來，似可分為下述兩種情形：「以空母為基幹的泰瑪兩島的中間部隊，」或「泰拉哇西方艦隊」。於是M少佐決意先將敵人的航空母艦做掉，如再有餘力，再向較近的敵艦攻擊。主意一定，立即下令進入暴風雨地帶，實行強襲了。

其時層雲益低，陣雨如注，天候非常險惡。一片煙雲，幾難辨別遠處，但攻擊隊一仍抱定必死的決心，聯貫進襲，逐步逼近敵艦所在的洋面。

在煙雨中疾飛約一小時半，有一架攻擊隊的右翼機，忽發見一架連絡機在右前方的海空，遠遠飛翔，攻擊隊員們獲得了這一個驚人發現，知道連絡機一直冒死釘住下面的敵艦，在等候我們的到來，於是心底里暗暗喝一聲好，且給那連絡機勇敢忠誠的精神感動。兩隻眼睛，不由的都有點熱辣了起來。隨着飛機的疾進，海面敵艦的姿態也漸漸明瞭起來。依稀約有兩艘的航母，與幾艘巡洋艦和戰艦之類，斜斜地排成一隊，以十哩左右的速率，採着屈折航行法在海面行駛。

仇人相見，分外眼明，攻擊隊員看清楚敵姿之後，只覺得「滅敵朝食」的鬥志，從心底里燃燒上來。每一架攻擊機，立刻減低高度，向着目的物如箭而進，只聽得指揮機「突進！」的命令已下，各機機首一俯，擦着海面，向敵艦蜂擁而進了。

敵艦也早已覺察，猛烈的防空砲火，驟雨一樣飛迸上來。曳光彈和榴霰彈，炸裂在空際，把薄暮的夜空染成暗紅。戰鬥的淒烈，鬚鬚海空要爆裂了。然而戰爭精巧的魚雷，早已從絕佳的射發點，曳

着白色的雪跡，紛向敵艦飛馳而去。

像一隻的海鷗，返身飛上的雷擊機，回顧各自的戰果時，只見一艘巨型的航母，業已一炸兩截很快的沉沒，它的左方的另一艘航母，也在起火燃燒，接着冒上一股很大的火柱，濃烟如墨，火光若龍，約數分鐘後，艦的尾部已開始逐漸下沉。

像巡洋艦或敵艦那樣的一艘敵艦，也和航空母艦一樣的起火燒着，掙扎在洶湧的海波間。此外，又有兩艘巡洋艦開始起火了。敵艦的火燄，給夜風猛吹，其勢益猛，幾乎把海面映得通紅，火光下可以瞧見許多敵航空母艦的艦載戰鬥機，給烈燄燒燬。約十分鐘後，這些騷動和混亂，就給那翻騰的海波漸漸吞沒，第三次吉爾巴特羣島的攻擊戰，也就宣告閉幕。

我們的攻擊機隊員們瞧瞧燃料計量管，知道已不容彼等再事逗留，遂整隊飛返最近的空軍根據地，然而在此赫赫戰果的背面，刻劃着五架未歸還飛機的英勇的雄姿。（欲仁譯自「朝日新聞」）

空中鬥士生還奇蹟

最近有一個海軍方面的空中戰士，曾發揮剛毅不撓的精神，洶海而返原根據地。途中與可怕的沙魚及海豚之類苦鬥，四日間忍飢游泳達二十七小時之久。該戰士名M二飛曹，其強韌的體力與剛勇的精神，正爲戰友們讚爲大衆模範。記者於訪問M二飛曹，聽他講述生還經過之後，不由的深深感動，以下便是他的奇蹟生還記。

向海島泳去

×月×日（第一天），突然給極強烈的一震，兩眼迸出黃色的火花來了。「完了！」這樣想的時候，心裏漸漸清楚起來。我立刻解下皮帶，準備跳出飛機，可是從那兒出去呢？我的身體已經落在海裏了，但覺得身體朝前彎曲着，竟然不能夠伸直，一想，難道我的兩隻腳沒有了嗎？於是我馬上伸手去摸，腳還是好好的存在，因為眼睛給海水弄得模糊，自然只得用手去摸了。可是好像並沒受什麼傷，當時我和敵方康索利及西哥爾斯基大隊飛機空戰中，不幸我的兩隻機翼及發動機，給敵彈擊中了。我回頭一瞧坐機，見它直立着，右邊的翼端很快的浸入水裏，已經碎了。坐機立刻就沉沒了，我在海面上游着，繞了一個圈子，探視着××島。望去像很遠，於是我立刻把皮帶拉去，脫去鞋子，丟脫帽子，棄掉手套。開始努力的泅，泅……

我生長於瀨戶內海的島上，在小學校時代，就是一個游泳的選手。那時候，大致是下午三時左右。我想起了一個故事中的警語了：向遙遠的海島游泳時，如果太着急，把全部氣力發揮的過分，保你會不堪疲勞而沉入海底。於是我採取平泳式，緩緩地泅，我泅了一會兒，忽見一架友機從貝拉貝拉方面，低低飛向根據地去，我立刻發出信號去，可是他全沒有覺到，幸而潮水是擁向島的方面去的，我心底裏暗暗慶幸，於是再安心的繼續游泳。

碰着鯊魚和海鷗

不久，天色漸漸暗下來了。突然，像鯊魚那樣的東西，強烈地撞在我的右手上，我大大地吃了一

驚，立刻用右手打去，牠也馬上沒入水中不見了。接着又有一隻好像海鷺那樣的茶色的大鳥，朝着我撲來，我立刻沒入海水中避牠。不一會，仰視海空中，無數的繁星微微地在閃着光。這時候又聽得飛機聲從遠處傳來，忽見一架水上飛機低飛而來。我立刻拚命的發出信號去，可是這一次又復落了空。夜幕又漸漸加密起來，海水已是一望無際的一片黑，恐怕失去遙遠的島影，我便小心地同時認住一顆星當目標，繼續不斷的泅。然而島的影蹤，終於漸漸迷失，於是我十分緊張的情緒，也隨着漸漸鬆弛，整個心已給失望包圍。縱然怎麼泅，泅，結果泅不到島嶼，我的生命已經絕望了吧。這時候，我突然記起卒業時，曾在黑板上寫過「別作無謂之犧牲」一語，「難道無聲無息的就此死去不成？」我在自己的心底輕輕地說。可是因為游泳的過久，手脚疲乏太甚，漸漸發生抽搐起來。我想伸手去揉腳筋，可是把手足的划動一停，覺的抽搐更甚。沒法子，只得輕輕的扭動着繼續游泳。然則我的體力漸漸的有點吃不消了。這時候，忽覺一件棒頭那樣的東西，猛撞在我的額角上，很痛，我便邊舉手撫着痛處邊泅。正在痛楚難忍的時候，忽然嘩啦一聲，擁來一個五六公尺高的巨浪，我渺小的軀幹，早就給吞沒在巨波之中了。「啊，終於死了嗎？」我剛在悲思的剎那間，覺的腳碰着一塊大岩石，好似一座珊瑚礁。難得吧！此後，我就拖動疲乏的身體，在珊瑚礁上走，不能走的地方，便將身體浮在水面，摸着岩石帶拖帶游，如是者約三十分鐘，才抵達一個沙灘。像是晚上八點鐘光景，是一個有低矮的椰子林和雜樹叢的島嶼。我的身體已經疲憊的提不起腳，連走到樹林中去的氣力也沒有了。於是我便把全身濕衣完全脫光，單剩一襲短褲，動手掘開沙灘的浮砂，全身蓋上砂入睡了。可是我的兩腳很酸痛，軟的像棉花，頭又痛，雖因為過度疲勞後好像朦朧欲睡，可是終爲了寒冷和疼痛，無論如何睡不着。夜委實太長了。我睡在砂堆裏聽到枯枝落地之聲，覺得好像巨獸的足音，遠遠的螢火，往往錯

覺爲惡獸的炯炯的目光，甚至連海波沖擊朽木的聲浪，傳到我疲弱不堪的心靈中，也疑作巨鱷爬行的腳音。在這樣胆戰心驚之中，夜幕終於漸漸除去，東方透出魚肚白來。

留在無人荒島上

第二天等到天一亮，我就立刻步入海水中，把身上的黃砂洗淨，脫下短褲撕成布片包住腳，以防砂石觸痛，着上溼的長褲，襯衫以及上衣，找了一根枯樹枝作爲防身武器，把荒島巡視了一周。好像我陸軍以前住過，島上有着三間小屋。但是瞧不見一個土著，完全是個無人島。在小屋裏發現一個小水罐，向裏探視，還留着少許茶水的淡水，我就飲了潤一潤喉嚨。走到海邊去縱目四顧，見對面還有一個島嶼，可是正有二三條大鯊魚在海面迸跳，不斷地交互蹤跳着，跳得一二公尺高。鯊魚是會吃人的，不禁害怕起來。但如果留在這個荒島上，××根據地那邊固然永遠不會知道，就是要向××島那邊求救，也斷難辦到。沒法子，只得硬着頭皮到小屋裏去拿了一塊門板，帶着恐懼的情緒，入海游泳，泅了很久的時間，才泅到對岸的島上。一看，這個島更其荒蕪，而且既沒有沙灘，又像島上棲着可怖的海蛇，所以我不敢上岸，又向其他另一小島泅去。可是潮水很大，不絕地迎頭湧來，不得已拋棄了門板，採取平泳式游泳。南國的烈日，灼膚若焚，曬得我頭痛喉乾，渴不能忍，便喝了少許海水，繼續不斷的泅，泅到傍晚時分，才泅到那個島邊。途中會遇六七條鯊魚或海豚那樣的海中動物，牠們把巨大的背部露出海面，離我五六公尺左右，一連串的游着。我立刻全身沒入水中，儘量採取不發水音的泅法，所以結果沒遭到危險，泅到那個島邊不久，太陽漸漸落山，夜色占據了整個海面。這兒竟又是一個無人的荒島。我疲倦得甚麼都不願意動手了，趕緊蒐集許多乾枯的樹葉，準備就寢。這天晚上也

很冷，蚊子非常多，還有最難受的是肚子餓，不絕地咕嚕咕嚕地響。

遇見大蜥蜴

第三天，好容易挨到天明，我一刻鐘也不願再停留在這個島上了。這時候太陽還沒有出，氣候又那麼涼，可是我決意跳入海裏開始游泳。我採着橫泳式向前泅去，途中又遇到可怕的東西，大概是海豚吧，也是露着背成羣的靜靜的在海面上泅。我立刻又採老法子迴避着游泳。

泅了許久又到達一個小島了。站在小島上四面一望，見西面還有一個很大的島嶼，而且與小島臨近得幾乎是連接的。望去島上似乎有幾家小屋子。於是我毫不猶豫的涉水過去了。水很淺，頂深的地方也不過沒到胸上。魚非常多，也有鯊魚和鯨一類的魚在游來游去。這個大島上，有三間小屋子，好像從前美國兵住過的樣子。我因為渴不能忍，到處搜尋淡水，可是不論那兒的淡水，都污臭而呈茶褐色，沒法子，只得捏緊了鼻子喝。仰觀天色，鬍鬚已是正午時分，我赤着腳，不知給什麼割破了，血從腳底滲出來。同時覺得肚子餓的熬受不住了，兩眼閃着金光，面前的天地鬍鬚在打轉了。舉目遠矚，××根據地好像就在近段，因此，我把一切疲勞掉在腦後，振起精神，走下海濱，又向××根據地泅去，然而湊的不巧，潮水一直朝着我逆湧，用力的泅，沒有進只有退，泅到傍晚時，仍給潮水沖回原來的島邊。在海灘上臥着休息了片刻，拖着沉重的腳，走進小屋子裏去。覺得兩隻腳底像刀斬那麼痛，俯下頭去看看自己的身體，可是頭頸僵直的像木頭，竟然不容易轉動了。喉頭又乾燥不堪，走出去想尋點水來喝，水沒有發現，倒碰到一條二公尺長的大蜥蜴，牠一瞧見人，立刻慌忙地逃走，我雖也吃了一驚，可是竟連逃避的勇氣也喪失了。

土著奮勇援救

第四天，一天晚上，在驟雨聲中慢慢的消逝，好容易挨到天明，只見我預先設法接着的東西裏，貯滿清淨的天落水，我貪婪地喝着天賜的瓊漿了。水本來是淡的，無味的，可是這天的雨水，覺得很鮮甜，簡直有生以來從未嘗過的美味。啊，快向××根據地泅吧，然而我的兩條腿給濕褲子擦出了血，痛得很，沒法子，索性脫了褲子弄成汽枕狀，浮在水面，邊用手揪着用力泅。於是我又鞭撻着筋疲力盡的軀壳和萎靡不堪的心靈，又向××根據地前進。我爲求生的希望鼓勵着，在早晨冰涼的海水中掙扎游泳着。可是海潮故意和我作對似的依然不斷的逆湧。頭昏目眩，每一呼吸，耳中轟隆的一聲，遠望鯊魚之類悠然地游泳的姿態，不覺羨慕起來。一切都完了，我輕輕地說。我決心任憑海波攪着流浪了。××根據地，眼看着越離越遠。甚至連望它一望也覺得又遺憾又可怕了。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忽見一艘大輪船從第三個島那邊朝着我駛來。天救我了！心底裏不禁浮起一陣新的希望。我馬上竭盡精力的發信號出去，可是他們終於沒有覺到。從容地向着××根據地駛去了。

大約下午二時左右吧，我給潮水冲到第二個荒島那邊了。我委實疲乏到了極頂，兩條腿軟綿綿地站不起來，就那麼僵臥在海灘上。過了一會兒，我在朦朧中給四脚蛇的尾巴一撞驚醒了。覺得口很渴，想喝水，無論怎樣的水都要吃，於是我慢慢地撐起沉重的身體，手攀着樹邊走邊尋，走幾步，休息一下，走幾步休息一下，低下頭去瞧見砂泥上，留下着新的人脚印。想這個島上像有人住着。只要有人住着就好，土民也好，誰都好。於是我循着那個脚印走去了。

我手裏握着濕的上衣，慢條斯理的走了四百公尺光景，突然發現一個土著。啊，一種莫可名狀的

喜悅，爬上我的灰暗的心來。一看正是叫做「茄班巴羅德」族的土民呀。我知道他們對於日本軍是很歡迎的，於是我放膽走近他的身邊去。而且我向他裝着手勢，告訴他四天沒有飯吃，肚子餓的不能忍受的意思，他瞧着我的手勢，似乎很懂得，立刻拿出番薯，蕃瓜和椰子肉來給我吃。然而我已經頭昏眼花，振不起食慾，無論什麼吃上口都很粗糲乏味，只是拚命的喝水。吃了些食物和水，就又臥倒在那兒了。不久，酋長來了，我就給抬上獨木舟，三個土民搖着，經過了一小時左右，我給送到駐屯××島的陸軍那邊了。

×隊長和F中尉，給我親切地照料療治，使我不由的感激得熱淚盈眶了。我得救了，這是天佑，我這樣想。（欲仁譯自朝日新聞）

吉爾巴特洋面漂流記

日軍運輸艦一艘，在吉爾巴特附近洋面爲敵方潛艇所襲沉失，船員盡行落水，內有田野九三郎君，九死一生在滾滾黑潮中漂流達十八小時，後爲海軍的官用船所救，始獲奇蹟生還。以下所誌當時的經過，即得田野君的口述，原文載於日文「朝日新聞」，茲特譯出，以饗讀者。

「着了洋鬼子的道兒了！」

在向某某基地急行中的我們這艘運輸船，一直沒有遇到過敵方的潛艇和搜索機的光顧，很平安地與其餘的同行船隻朝某某基地急急進發。不料於×月×日午後×時×分，突然敵潛艇所發的魚雷正中

我們船隻的中央部，當時在船中料理着事務的我們，只聽得沉重的「轟隆」一聲，混身受了一下猛烈的衝擊。這時我們想：

「一定是着了洋鬼子的道兒了！」於是我們大家都迅速地走上船面來，整列了隊伍，軍艦旗跟着嗖嗖地升到旗桿的頂上，我們便在下面以悲壯的聲音高唱「君的世代」之歌，同時在三呼天皇陛下萬歲以後，船首已經逐漸逐漸地向直立起來了。我們正在想：船已經靠不住了！這時長官也下了命令

「一齊跳入海中！」

身上都掛着救命圈的我們，也顧不得心中的悲哀，便咬了咬牙齒，決心與船分離了。只聽得一陣「撲通」「撲通」的聲音，大家都朝着一片深黑的海中跳下去。

八個人緊緊抓住一根篙子

浮到海面以後，一看船已經快要沉沒了，在水中游了一會，忽見有一根約莫八尺來長短的竹篙漂在水中，大概是我們自己船上漂過來的吧？就順手把它抓住了。這時我在水中抬起身子來一瞧，發見那邊另有五六個同事也在水面上浮着。

「這裏有竹篙子呀，快到這兒來吧！」他們聽見了我這樣大聲的呼喊，都一齊集中到我的地方來了，這時數一數，我們在一起的已經有着八個人了，人數一多，大家的膽子也不覺壯了起來。

「出國以來，於今數月……」我們大聲地唱起軍歌來了，這樣反來復去地唱了好幾遍，我們都感覺有些疲倦難擋，唱的人也慢慢地少下來了，結果率性大家都閉口不唱了。

這時我們每個人都心裏想，其他的人不知怎麼樣了？大概也都和我們一樣很平安吧？目的地漸漸近了，我們早一些給救起來就好了！該死的美國軍艦，使我們遭遇了這樣的境地，快把它們擊沉到海底裏去罷！我們一夥八個人都緊緊抓住了竹篙子，在一起漂流，我們的心也都是二樣的了。

南瓜洋葱其味無窮

「洋鬼子畜生！」

「畜生的洋鬼子！」

怒罵的聲音時時飄起在海面，等到大家靜下來的時候，不覺立刻感到了腹中的飢餓。待到第二天早晨，忽然瞥見從三四丈開外漂來了一個南瓜，大家都連忙攫住了它，用竹篙的尖兒把它剖開來，八個人分食了，雖然是生的，然而在飢餓的逼迫下，這南瓜竟覺鮮味無窮，並且連南瓜的種子也都一擁腦兒吃下去了。同時在海水中漂着的還有二三條洋葱與幾條黑蘿蔔，喔，原來這都是從自己船上漂過來的東西呀！把尺來長的黑蘿蔔切做一寸一寸的，大家又吃起來了，滋味更覺鮮美。我們都是從小就在農家裏的人，把黑蘿蔔與南瓜當作如此美味的食料來吃，這還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洋葱是辛辣的，吃了會流出眼淚來，然而除此以外再也沒有旁的東西可供我們作食物了，最後也只有忍着把它吃光。

自己的飛機前來搭救

到了下午×點鐘模樣，從海面上低低地飛來了一架飛機，立刻使我們知道這是我們自己的飛機，

因爲在機翼上旭日的徽號是多麼鮮紅耀眼啊！有幾個同事因乏得幾乎像已經死過去了，我用力地敲着他們的頭，使他們睜開眼睛來，見了這個光景，我們八個人都不覺齊聲地呼起「萬歲」來了，並且舉手在空中狂揮。飛機發見了在海水中漂流的我們，只是在我們的頭頂上來回盤旋着，一面更投下許多肝糖，牛乳糖給我們，我們也不想拾糖吃，只是目不轉睛地看着在頂上盤旋着的飛機，用力地揮舞着手。

這架飛機振着巨大的翅膀，最後朝原來的方向飛去了，我們想它一定是飛去報告別的來救我們了。我從來沒有想到飛機的效用是這麼大的，我們真得深深地感謝自己的國家啊！在這決戰正酣之時爲了幾個在海上半生半死的漂流者，誰的飛機會來救我們呢？唯有日本的飛機才會到處搜尋來救我們啊！想到這裏，禁不住眼淚就撲漱地掉下來了。在這以前我們誰都不會爲漂流的慘苦淌過一滴淚，可是從看見我們自己的飛機以後，我們都因感激而痛哭失聲了？飛機已去了二三個鐘頭，我們還不見有來搭救我們的船影，不過我們都不失望，我們確信是一定會來救我們的。

最後被救起來的一羣

約莫又經過了三個鐘點，我們隱隱地發見從西方那面攏來一點小小的黑影，這時我不禁大嚷：

「船來了，來救我們的船來了！」

我狠命的使足了氣力，對準那幾個緊緊地抓住了篙子像死過去一樣昏睡着的同事的頭，敲下去，

告訴他們說：

「船來了？快打起精神來！」

一個無神無力的同事，朝着船來的方向看了一下，忽然以細弱的聲音呼起「萬歲」來，聲音是細弱的，然而這都是他用盡力氣的呼聲啊！這時我們的心又開始活動了，我們想：我們決不能死去，我們還留有更大的任務在，無論如何還得讓我們繼續活下去！船攏近了，畢竟是我們自己日本的船啊！是一艘有着鮮艷旭日徽號的海軍官用船。被救到了船上的我們，我們已經疲乏得什麼似的了，一上船便整整地睡了一旬整天。我們落水的同事，大部分都爲這隻官用船所救起，若論在水中漂流的時間，早一些被救起的僅隔了二三個鐘點，晚一些的大概爲五六個鐘點，可是我們却是最遲被救起來的一羣，屈指算起來，在海上整整地要漂流了十八個小時呢！（鄭衍譯）

玻根維爾大戰實錄

過去日海軍航空隊在南太平洋前綫玻根維爾島方面，迭建殊勳，在海空戰史上增添了燦爛的一頁。十一月十一日，又在玻根維爾島展開猛烈的海空作戰，計出動雷擊機隊及速降轟炸機隊，晝夜不絕的施行熾烈攻擊，炸沉敵巡洋艦或巨型驅逐艦一艘，傷戰艦二艘，及巨型航空母艦兩艘，重傷巨型巡洋艦及巡洋艦或巨型驅逐艦三艘，普通驅逐艦一艘，紛紛起火燃燒，並擊墜敵機兩架。是役我方計自炸及未歸還飛機三十架。兩天後的十三日味爽時分，又展開第四次玻根維爾島海空戰，計炸沉巨型巡洋艦一艘，普通巡洋艦一艘，擊沉驅逐艦一艘，重創戰艦及中型航母各一艘，又獲赫赫之戰果。此次玻根維爾島海面大戰，每次均在第三天繼續更猛烈之強襲作戰，即如第四次作戰，亦僅隔第三次作戰一天而已。因此，我們可以窺知玻島方面的作戰如何空前淒烈。以下爲參加十一日第三次作戰的

大尉及強行十三日第四次拂曉攻擊的N少佐兩指揮官縱談之夜間雷擊戰記。

過去玻根維爾島南方海面，對那航母×艘爲中心的敵方艦隊實施白晝強襲，展開速降轟炸及神妙雷擊，實爲空前淒烈的海空大戰。但攻擊隊返抵某根據地不久，卽又奉到出發雷擊的命令了。溯自十月廿七日敵軍於所羅門羣島摩諾島登陸以來，我南太平洋前線充溢着滅敵朝食戰的戰意，攻擊精神與作戰行動的旺盛與迅捷，可說寸刻不懈。一面凱歌迭奏，不移時而新的雷擊機隊卽編成。運搬車上裝滿着可怕的巨型魚雷，在飛機場上來往不絕，軍用車踢起着滾滾的飛塵，把空中戰士裝到機場去。整備員忙着檢驗機身及配裝魚雷，給油污弄得渾身污黑。

根據地的天際，驕陽高懸，是一片朗澈的晴空，但依我們偵察機的報告，玻根維爾島西南的天際，却完全不同。據說那兒墨雲低垂，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然而我們的雷擊機隊，却並不以爲意，依然展翅出發了。

綺麗醉人的夕陽，照射在葱綠的椰子葉上，渲染成一片美麗的景色。我們的雷擊機隊，悠然離地，冉冉升起在機場上空。只見在陽光下揮動帽子的地上兵員們，很快的轉瞬消逝無蹤。充滿着殺氣的空中戰士的目光，呈示着壯士不復返的堅強決心，因此，他們對於天候的障礙，防禦炮火熾烈的彈幕，以及敵戰鬥機續而不捨的邀擊，毫無畏懼，他們帶着一顆燃燒着的熱心，管自向戰域疾飛，驀進。

大隊的鐵鳥，在天際比翼而飛，灰暗的夜幕，偷偷地從空際漸漸垂下，海波間微微跳躍着二三顆星影。照理這時正是明月當空的時候了，但層層的密雲把牠掩沒，總不讓她探首出來。西南的天際，閃閃的電光刻劃着天空，幾乎令人目眩。早就出發索敵中的友機，迄未拍來發現敵人的情報。在那麼

黑黢黢的海面探覓那秘密行動的敵方艦隊，委實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然而我們緊緊地連絡着的攻擊機隊，仍然在夜空中飛馳，進擊。

雷擊機隊一邊飛，一邊注意敵艦，然而終無影蹤，不久，飛近敵艦出沒的海域了，大家的神經不由的突然緊張，拚命的搜索敵艦，可是時光如飛的過去，半小時，一小時的無情的逝去，終不能發現目的物——大隊的敵艦，每一個空中戰士，都不禁焦躁起來。

「莫比那海峽西南××海里附近，發現敵艦隊以時速二十海里的速率，向西北進駛中。」

突然，從第×號連絡機上拍來這樣可喜的消息，雷擊機隊立即扭轉機首，朝着發現敵艦的上空，蜂擁而去，然而天候益形惡劣起來，雷擊機隊機首一俯，忽作相當的低空飛行，向海面嚴搜敵艦。

幾個迴旋之後，突從海面噴起一陣高射炮聲來。接着所謂砰砰砲聲和高射砲聲一齊亂作。雷擊機隊的指揮官直覺的感到努力搜索的敵人業已發現，即捩動機盤，飛機向着右首急傾下去。

指揮官趨勢朝下一望，只見×艘極大的戰艦兩旁由巡洋艦，驅逐艦掩護着，高射砲火，發狂似的對空亂射。

指揮機向着右方作急迴旋勢，避出敵艦的火網，跟在後面的部下也緊緊地跟着飛出彈幕之外，幸而沒有一架敵機邀擊，所以雷擊機羣得泰然離開敵艦，趕作突擊的準備。

待突擊命令一下，編隊立解，每一架雷擊機，都如生龍活虎，流星般各自選定目標，朝着雷擊針路轟進。

指揮官的坐機刺斜裏衝入彈幕中，對準敵人最大的戰艦俯衝下去，剎那間飛至××公尺的低空，距離敵艦只有××公尺了。說時遲，那時快，機鈕一揆，兩雙巨大的魚雷，飛一般落下海面，指揮機

就在這時掠過敵艦的艦塔，機首一昂，以全速率向高空避退。

在這極度緊張的一瞬間，指揮官Y大尉的神經，興奮得幾乎爆裂。通紅的砲彈，照在坐機的四周炸裂，閃閃的紅光，把夜幕染成絳色了。Y大尉的機首向左一扭，回頭向敵艦一瞥，猛見得敵艦的尾部紅光一閃，一支大水柱朝上直噴，這一幕海面的夜景，使Y大尉喜不自勝，其他空中鬥士的心底，也湧起一陣無限的欣慰。然而隊員機當然也不肯怠慢，緊接着此起彼落的發射魚雷，像巡洋艦或巨型艦驅逐艦那樣的巨艦的艦腹，如磁石引針，把魚雷吸受過去，不一會這艘巨艦突向右侧急傾斜，漸漸向海中下沉。另外一艘驅逐艦，也中雷起火，火勢熊熊，濃烟滾滾而起。

至此，我們雷擊機隊，已獲相當的成功，遂下令停攻，全機整隊歸還某根據地。這樣功成身退，全機安返的雷擊行，在某航空部隊已非一次，過去某月某日的出動雷擊，亦復如此。這次是第二次的可貴的光榮記錄。

血紅的旭日，不管人間的烽火，依舊徐徐而昇，掛在東方的天際。這一天，又在這南太平洋一角，展開決定世紀運命的決戰場面。十三日破曉時分，我不斷窺探敵軍動靜，躍躍欲試的航空部隊，突又接奉準備雷擊的命令。這是繼續前天晚上的黎明的進擊。原來駛行波島莫比那海峽西南××海裡敵艦隊，又落下我們索敵網之中。

上一天的下午，我若干架的攻擊隊機，於雷裝完竣後，靜靜地躺在某飛機場上等候命令的到來。機場因十多天來，無雨水，而顯的那麼亢燥，然而在這下午，忽然一陣驟雨掠過，氣候突又轉劣，隨着日薄崦嵫而氣候更壞。從玻根維爾島西北至所羅門羣島一帶，到處擁着雜亂的密雲，照氣候觀測，幾乎無法出動。我們的攻擊隊員，擠在戰鬥指揮所等待天氣的轉佳，他們焦灼地，望着天際，已不

得早一點霧消雲散，但一小時，兩小時的時間的巨輪，儘管礙着夜幕逝去，氣候依然無轉佳的希望。只聽得昆蟲在草間不斷的鳴叫。

時間的巨步，又走了相當時候，纔在雲隙間窺見點點的星光，不一會，水銀般的月光，也朗照着下界靜寂的夜景。

終於出擊的命令下頒，飛行隊長統率若干架的雷擊機很快的次第起飛。隨着機羣的募進，氣候依然漸漸轉劣起來，甚至月姿也依稀莫辨，只靠測距機前進，一面努力索敵。這時候，嚴格地說來，已是十三日昧爽的時候了。

連絡機一面索敵，一面刻用無線電通報前方的情況。大致在出動後若干小時後，我們大隊機羣的攻擊隊，業已盤旋在預期的戰域上空搜索敵艦了。

手錶的指針，指在某時某分的時候，終於在亂雲較少的海面，發見了敵艦的艦隊。指揮官於發見敵艦的一刹那，立刻分別通告部下的機羣，趕作準備，同時下令機隊散開，開始突擊的行動了。

這時候，敵艦隊已覺察我們的襲擊，艦上的砲火，一齊怒吼起來。靜謐的海面，頓時騷動起來，無數的火花在空際亂迸，曳光彈縱橫地交織成可怕的火網。

敵人的艦隊，真的非常鉅大，除兩艘航空母艦外，戰艦，巡洋艦，驅逐艦等共達若干艘之多。敵艦隊組成輪形陣在海面疾馳，先頭的航母，業已掩入低垂的層雲中去。

指揮機一馬當先，拉開了戰鬥第一幕。他把準備完竣的魚雷，巧妙地射向戰艦的艦底，隨着震天的巨響，艦底頃刻重傷。接着，其他的機羣，也紛紛發射魚雷，發揮傳統的雷擊技術。

敵艦於匆忙之中，立刻發放全部的火器噴着火，甚至主砲也開放起來。然而我們拚着一死報國的

雷擊機，毫不畏縮，依然發揮準確無比的雷擊技能，把巨型魚雷接二連三的發射出去。兩艘航空母艦，突中魚雷而次第沉沒，巨型巡洋艦立刻給水柱包圍，傾斜着漸漸下沉，驅逐艦及另艘巡洋艦也被擊沉了。

在雙方展開海空大戰時，忽見一架友機噴着烈燄而自炸了。隨後始知自炸的友機，便是深入敵艦上空誘導攻擊機的連絡機。

這一夜敵艦的防禦砲火，委實異常熾烈，連指揮官D隊長的頸部給敵機槍射中之外，全身好幾處又中了高射砲的碎片。

這一天敵機也在偷襲我們的機場，但當敵機飛抵機場附近的草原，遂巡投下幾個炸彈而遁走的時候，我們大隊的雷擊機隊，早已蜂擁出現於機場的上空。但聽得地上戰鬥指揮所里湧起一陣陣哄然的歡呼聲。（欲仁譯自「每日新聞」）

馬利亞納壯烈戰

決定日本國運的未曾有的海上大戰，終於在馬里亞納羣島洋面上展開了，日本聯合艦隊把握先制攻擊，即於六月十九日晨會同航空部隊猛攻敵艦陣，劈頭擊破敵航空母艦數隻，克奏偉功，以後又迭施薄暮攻擊，夜襲，復以日方潛艇之活躍，戰果益趨擴大，此次海戰戰局之重大性於焉可知。

敵艦載機數在千架以上

日本聯合艦隊之一部，於六月××日見擊滅敵艦之機會已至，即躍躍準備出擊態勢，此次敵海軍來襲馬利亞納羣島，計有戰艦十數隻，制式航空母艦十隻，特設航空母艦十餘隻，此外如巡洋艦、驅逐艦、潛水艇等，合計不下百餘隻之多，集太平洋敵海軍之大部以圖一逞，數量之龐大實爲海戰史上所僅見。

自十一日以後至十八日爲止，敵軍驅使誇稱千架以上的艦載機，轟炸日軍在馬利亞納島上的空軍基地，其後即以水上艦艇行近各島，實行艦砲射擊，終於十五日在塞班島正式登陸，日方基地部隊即舉全力擔任守衛，一方面聯合艦隊之一部秘密集結××地方，完成種種作戰部署。

太平洋上空前的大海戰

××日午後出動部隊得司令長官之激勵訓詞全艦隊人員自艦長以下無不抱定必勝信念，十八日天尚未明，我艦隊即勇往直前，向敵艦隊遊弋之海面突進。

十九日是決戰的一天，天尚未拂曉偵察機就出發了，不久太陽強烈地照着南海的浪濤，今日才是太平洋上第一次大艦隊與大艦隊的會戰之日哩，不一會，偵察機果然發現敵軍機動部隊，在馬利亞納羣島西方海面上，簇擁大量敵艦，第一羣爲制式航空母艦四隻，戰艦二隻，及其他軍艦十數隻；第二羣爲制式航空母艦三隻，戰艦五隻，及其他軍艦十餘隻，第三羣爲制式航空母艦一隻，特設航空母艦二隻，戰艦一隻，及其他軍艦約十隻左右，此外復有大量敵艦艇伴護在側，我偵察機不時將敵情來電報告，迨時機將至，我艦載機羣即陸續進發，堂堂大編隊準備在敵艦隊上空一奮雄威。當我艦載機羣出發以後，襲來了一陣猛烈的暴風雨，如果再遲幾分鐘，恐怕就不可能出發了，大家乃一致感謝天

佑，過後，第二編隊，第三編隊也鼓翼進發，這時我們的機隊在嚴重的警戒下，一路向進擊之途邁進。敵機動部隊的直衝機也極多，上上下下佈成三四層陣勢，要突破這種空中防衛戰也確乎相當困難，但在指揮官的勉勵之下，無不勇氣倍增，不久接到電告，謂敵上空目下已在空戰中，我們正感無限興奮，忽又接獲無綫電報告：「敵制式航空母艦已一艘被命中」，接着勝利報告不絕到來，敵航空母艦判明被擊破者已在三隻以上。

敵艦敵機損失無算

第一次先制攻擊已獲成功，即以擴聲器在艦內報告戰果，士氣愈見奮發，不一會，攻擊機隊與偵察機隊也陸續飛歸，各各完成了他們重大的任務。

次日傍晚敵機動部隊的艦載機亦向我方來襲，一時戰鬥喇叭高聲大鳴，當敵機羣穿過雲層飛近我艦隊上空的時候，全艦隊即在戰鬥航行中一路開砲轟擊。

在我方××航空母艦三千餘米突的上空，有數架大膽的敵機實行急降下企圖襲擊母艦，然在我方猛烈的高射砲火下，率先下降的敵機以及緊接着第二架下降的敵機，都給砲彈命中了，掉落在航空母艦相當距離的海面上，但見一陣烟霧樣的東西在向上冒着。這樣直戰鬥至天色發黑，敵機羣在高射砲猛轟下隊形紊亂，漫無目標地在海中亂投炸彈倉惶遁走，繼續來襲的敵機亦已軍心渙散，戰意全失，雷擊機數架，在高射砲的邀擊之下，連魚雷都不及一發，慌忙逃去，敵方的攻擊終歸無效，我艦隊在航進中並取夜戰突擊的態勢，在此次薄暮攻擊中，證實敵方大型航空母艦朋加錫爾號已被我方擊沉，其餘損失無算，我全艦隊除亦有航空母艦一艘被毀外，餘艦艇均完好如故，獲致莫大戰果，惟殘存之

敵機動部隊，繼續在馬利亞納羣島附近洋面遊弋，仍是爲我方心腹之患，於此乃益見現戰局之重大性。（衍譯自「大陸新報」）

泰拉瓦島浴血戰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美軍會向基爾巴特羣島之瑪金，泰拉瓦兩島展開登陸作戰，稱將打開中部太平洋的進攻路，然而此一戰役使美方遭受很慘重之損失。美將霍朗特會嘆爲美軍作戰以來所最困難之戰局，現有美國「時代」雜誌記者羅巴特·雪羅特氏從前綫寄來從軍手記一冊，該記者奉命特派在泰拉瓦島從軍，故對於當時日美兩軍在該島之血戰狀況，靡不躬親目覩，且乘其生花妙筆，描寫至爲生動，爰將羅氏從軍手記譯述如次，俾明當時慘烈肉搏之真相。

第一天：十一月廿一日午前五時——南海的晨空，尙未完全亮透的時候，我艦（美艦）的巨彈早已一齊向泰拉瓦島噴射了。只見島上椰子樹和土石泥砂，滾滾而起，蔽滿了島的上空。接着濛濛的煙，忽又化爲紫黑的火柱，高沖數百呎的高空。

泰拉瓦島附近的海面，擁擠着許多運兵船，我們的海軍屏着氣等候廝殺，目覩着眼前極度猛烈的集中砲轟，不知不覺驚得呆若木鷄了。

「日本軍不論那樣的怕死，我們把那麼多鐵彈，壓在這小小的島上，恐怕他們受不了的吧。對於我們的登陸軍隊，還能够抵抗嗎？」

不久就要開始登陸的海軍，心裏都懷着這樣的情緒。不但是當時的海軍將士，就是從軍記者的我

（羅巴特·雪羅特自稱）的猜想也一樣。或者日軍早已覺得孤島不易死守，業已悄悄的退走也未可知，如果如此，那末我們將是「不流血而登陸」的幸運兒。……

正在我們猜想的時候，距離那滿載海軍的運輸船不到五十呎的海面，突然沖起一道巨大的水柱，浪花濺在海軍們的衣服上，船突起劇烈顛簸。原來日軍方面的海岸砲開始應戰了。日軍方面的海岸砲，竟在那麼猛烈的砲轟下，濛濛的火烟中敢然應戰，頓使我們兵不血刃的登陸猜想，完全破滅。

日軍方面的砲彈，一彈又一彈的不斷射來，炸裂在我們的附近，而且來勢愈見猛烈起來。我們整個運兵船隊，又沉入極度緊張的氛圍氣里了。

照我軍的計劃，大致預定第一次攻擊隊，須在八時半登陸，記者乘着的第五次攻擊隊船舶，預定於等第一次攻擊隊登陸成功，半小時後靠岸的。換句話講，我們的參謀部的作戰計劃，是在記者隨軍出征的第五攻擊隊登陸以前，第一次至第四次攻擊隊，應已在海岸一帶，確立橋頭堡。但由於日軍方面意外的猛烈反擊，不得不使我運兵船，先作退避之措置，於是我運兵船趕速退出日方砲轟的着彈距離之外，最初決定的時間，遂陷於混亂之境地。

轟隆，轟隆，我們艦砲的射擊，已經三個多鐘頭了。但日方的反擊還是依然如故，於是我們全部艦隊不得不把更猛烈的砲火，送到這一個小島上去，老實說我們艦砲的轟射，猛烈到難以令人置信，只聽得砲聲如萬雷齊鳴，濃黑的煙，血紅的火，已將整個小島包圍，眼看着它變成了一個可怕的火球，像要湮沒在汪洋之中了。然而日軍方面的砲火，依然從這火球中不絕地反射過來。

好像我軍方面有點兒火冒起來，忽見我們的雷擊機和速降轟炸機從航空母艦起飛在空中了。這起飛的轟炸機，數目很不少，它們上下飛騰，亂舞在火烟繚繞的上空，大量的「鐵塊」，向下面亂拋。

大約經過了相當時間，覺得艦砲的射擊和飛機的轟炸，似乎漸漸鬆懈下來。記者乃從運兵船里探首出來向島的方面望去，好像一海里左右的前面近岸處，有什麼騷動似的。原來我們的第一次攻擊隊，業已得此劇烈砲火的掩護開始靠近島岸了。我們運兵船隊，忽然充滿了活躍的氣氛。我們指揮官的坐船「希根斯·波脫」（登陸用舟艇之一種），突然開足馬力如飛而進，將校們，都圓睜着怪眼，嘴里大聲地嚷着。

「島的周圍水很淺，還是坐『希根斯·波脫』去好，現在已沒有什麼關係，我們只要突進就是了！」

海風把前面那樣興奮的語句，斷斷續續送到筆者的耳朵里，我們記者團戰慄在極度的緊張里，心里竟自不斷的淌着汗，一艘小艇，靠近我們乘着的船旁，一個青年軍官，站在船首高喊着：「你們留一半人在船上的好！海岸邊血戰得很厲害，現在還得送去不少的救兵才行哩！」我們聽了青年軍官的報告，知道我們登陸兵士在不斷的死去，我們的作戰計劃，完全亂了。於是一向不會思索到的「死」的觀念，化爲很現實的壓力而緊緊迫來。

這時候，日軍方面的砲火，更見劇烈起來，砲彈像驟雨般在海面上飛舞。忽見一艘小艇載着十七八個海軍，冒着砲火向海岸方面疾進，大致這就是青年軍官所稱的救兵吧。記者的目光，隨着這艘小艇的方向望去，只見海岸邊的小艇羣，在火烟飛舞的海面，滴溜溜的亂轉，距該舟艇羣約半哩左右的前面近岸一處，正有不少的小艇冒着烟火，隱約見有人在高聲狂喊着跳向海里去。

記者坐船的艇長，一直拿着望遠鏡瞧着，突見他把望遠鏡一丟，雙腳亂躁，憤怒地說：「照情形看來，我們第一次攻擊隊死傷很慘重，就是不死，看來也一步都不能前進，快點救助，怎麼趕發救兵

！我們的參謀幹着什麼事！」

自然，我們的增援舟艇次第的出動前去應援，可是日軍方面的砲火仍然那麼厲害而準確，動不動把舟艇包在火烟之中。我們的登陸部隊至此不得不改變別的戰法了。

我們的海軍艇，駛近離海岸七八百碼的附近，我們的海軍便一齊躍入海里，一路泅着水前進，日軍方面的機關槍，立刻暴雨般射來，他們一面沒入水中避着彈，一步步的依然前進着。他們越靠近海灘，身體便不得不露出水面來，踏着水波前衝的美軍，剎那間給敵彈射倒，撲的躺在水灘中，也有勉強爬起走不到幾步又一翻身倒在浪花里。近岸一帶的海水，業已給鮮血染得通紅，慘呼的聲音，一陣一陣傳到記者的耳鼓來。但我軍依然冒着猛烈的砲火，徐徐地向海岸壓迫，忽見我們一個海軍，剛一奔上海岸，立刻身體一扭，好像有一樣黑色東西，向前面拋去。這一個黑色東西立刻打中岸邊一座木造小屋，砰然一聲爆炸了。

「好！」

遠遠望着的我們，見了這個海軍的烈性炸彈奏了功，不由的一齊高聲叫好。但接着的瞬間，瞧見了日軍更驚人的姿態，不知不覺又目瞪口呆，半晌合不攏嘴來。原來那海岸邊的木造小屋，給烈性炸藥炸毀起火焚燒的當兒，忽見一個視死如歸的日本兵，挺着槍刺跳出小屋，朝着海灘方面直奔過來。我們海軍部隊的火箭放射班，馬上放出火箭，集中於這一個日本兵。

在一再展開慘烈的白刃戰後，好容易確保了一個帶狀地區的橋頭堡，大致從水邊起至小屋止不過廿呎光景，但對面日軍的機關鎗，仍不斷的緊緊射來，眼看得登岸的友軍——攻擊隊，一個個不絕倒斃，死傷益發增多起來。

自開始攻擊算起，已七小時，海岸一帶業已血海屍山，死傷疊疊。冒死集結這橋頭堡的海軍已達數百人，至時過正午，始向橋頭堡前方的日軍陣地展開第一次突擊。然衝鋒結果，徒然死傷大批的兵士，仍被迫退回橋頭堡。日本軍掩在陣地堡壘里，或隱身於椰子樹頂，搖着機關槍射擊我們衝鋒兵士，機關槍彈，夾着格格格的聲浪，像盛夏的暴風雨迎面而至，肉體在滾倒，血在奔流……

近海岸一艘驅逐艦，瞧見我們衝鋒軍不支而退，耐不住心頭的怒火，不顧海岸砲的威力，接近海岸，開放艦上全部砲火向特火點的日軍猛射，始在第二次衝鋒隊出動以前，打開了進擊的血路。

從驅逐艦發射的砲彈，屢次落在衝鋒海軍五十碼的附近炸裂。於此可知那時敵我距離的接近，和血戰的激烈。這樣劇烈的血戰，終日從未稍息，不久夜幕四合，暮色漸濃，但我海軍將士血戰了一天，只維持海邊三處的橋頭堡。這三處橋頭堡，委實非常狹隘，最長的不過百碼，最深也祇有七十碼左右，除這些狹小的地域外，全島依然在日軍之手。

第二天，黑暗，閃光，槍砲聲和喊殺聲交織的恐怖的夜終於漸漸消逝，血紅的曉日，又將屍山血海的慘景，浮上我們的眼前，這時候在海上待機已久的第二天登陸部隊受猛烈砲火掩護着，朝海岸擁去。然而日軍方面的砲火迄未稍衰，成羣駛去的舟艇，一隻隻的給砲彈炸毀，艇上的海軍紛紛落海。

據說每艘艇上乘有廿四個水兵，但能到達海岸的平均不過三名。那時正值退潮時，故不得不在廣大的海灘匍匐而進，因而最易爲敵人的機槍射中，這一天登陸的泗近海岸的水兵，給敵彈射死的較昨天更多，登時射死及呻吟掙扎的重傷者，佈滿海灘及水面，滾滾的浪花，化白爲赤，衝激屍體，如遇堰而止，厥狀至慘。

然而這一天下午一時後，戰局忽呈急轉直下之勢，蓋我們泊在海面的艦隊，眼看着登陸軍隊那麼

慘敗，和日軍方面的頑強抵抗，終於不得不出最後的大犧牲手段。數百萬發的巨砲彈，數百噸的炸彈，開始集中在日軍的頭上了。只聽得巨砲的怒吼，震耳欲聾，戰鬥機和轟炸機聯合編隊的空軍，佈滿全島的上空，黑煙與火光一陣陣的冲天而起，而站在記者身邊遠望的同伴，忽咋舌對記者說：「大概打算把整個小島打沈吧！」

這樣慘烈戰鬥，使我們從軍記者不禁陷入迷茫之中。

經過了相當時間，海岸上一種可喜的景象，映入我們望遠鏡里。突見我們的中型輕戰車，已馳騁在硝烟中，向四面驀進了，接着我們的砲兵隊也已登陸，向島上日軍一切陣地猛烈轟射。

第三天，經過了那麼猛烈而久長的死力攻擊，日軍方面的抵抗，也不由的漸漸衰退下來。然而日軍真是所謂「戰至最後一卒」一語的實行者。他們仍然不斷的抵抗，絕不容許我們稍加大意。像對付別的軍隊那樣勸告投降之類，很知道對日軍是毫無效力的。

然而我海軍已將佔領地域一步步的擴大起來，據說在某一區戰綫，有五十名左右的海軍，爲一名日軍所阻不能前進，原來那日軍躲在一棵很大的椰子樹背後，發狂似的搖着機關槍，據說這個精悍不畏死的日本兵，身上至少已受五十粒的槍彈，滿身淌着鮮血，還是不停的奮戰，直至支持不住才休。又在別一個戰場發現許多日本兵自裁在那兒，大致是知道再繼續抵抗已無濟於事，乃脫去鞋子，把步槍口抵住自己的前額，用腳指扳動槍機而自殺者，見他們都赤着腳，而且有破裂露踵的橡皮底鞋，拋在身邊，益足置信無疑。

他們似不惜一死以拒絕被俘之恥。我們美軍將士，對此力據陣地至死不屈的日軍，不由的齊口稱道他們的勇敢了。全島要塞陣地，給我軍艦砲及陸上部隊的轟擊，一千磅那麼大的炸彈暴雨般的轟炸

，新式戰車的掃射那麼久，還能死力抵抗，恐怕只有日本兵才能堪此吧。

不久，我們××糧口徑的大砲，也已上岸，後續部隊，也跟着蜂擁登岸了。但我記者團離船上陸，踏上泰拉瓦島一角的時候，遠遠地還傳來激烈的槍聲。（欲仁譯自讀賣報知）

血戰塞班島

日美兩軍展開於塞班島之攻防戰，可謂淒壯已極，其成敗爲全世界耳目所關注。一九四四年七月三日美報「時代」掲載一塞班島從軍記，備述美軍登陸當時之淒愴狀況，及該島守備日軍之血戰情形。該記者爲「時代」報特派從軍記者羅伯特·秀洛特所作，文筆生動，描寫細膩，爰爲譯以實本報。——譯者

是日（美國時間十四日）晨，塞班島一如古代怪物偃臥於遠洋之上，以望遠鏡櫟之，製糖工廠所在之吉耶拉干市街，已因數日來美機之轟炸而火煙繚繞，卡拉班市街方面，亦被二日來美艦之不斷砲擊而各處起火。是日午前五時四十五分起，我驅逐艦隊之五吋口徑大砲，及戰艦羣之十六吋口徑大砲，早已開砲轟擊，打破海面之岑寂。七時正，我數十架之俯衝轟炸機，雷擊機及戰鬥機羣，勢如潮湧，進襲塞班島上空。但日軍方面之高射砲熾烈的噴火，縱數日來連遭我機之空襲，依然密佈彈幕於青空之間。

然美機並不猶豫，迅即衝入熾烈之彈幕而發動執拗之攻擊。記者自運輸船之船塔上眺望此壯烈之

戰鬥場面了。目擊翻飛在七百呎左右低空之美機，爲高射砲射中起火。每當我機爲烈火包圍，刺斜里墜入海中時，頗使我駭汗涔涔。至七時四十五分，距開始艦砲射擊後已及二小時，當局終於頒發登陸準備之命令。記者亦隨史塔甫將軍乘在指揮船中，等待開始登陸之命令。見運輸船內之美兵，紛紛移乘在登陸用舟艇及水陸兩用車上，艦砲之射擊，依然非常猛烈，登陸地點硝煙滾滾，火藥氣味至濃烈，甚至距海岸三千碼左右之我們船上，亦能聞到。

少頃，海岸一帶滿佈掩護登陸之煙幕。突進命令亦緊接而下，日軍方面之砲火更見猛烈，砲彈落在船舶之前後左右，激起一陣陣水花，北部登陸軍三隊，不顧危險驀進，終與輕砲隊一齊衝至岸邊，繼之登陸的第四五兩隊，遭逢更猛烈之反擊，某大隊一青年作戰將校，在達海岸以前，突被砲彈轟去了上半身。

死傷不絕，損害繼續加重，然而登陸軍接踵前擁，大舉衝到岸海。最初登陸之某大隊一將校述說其登陸瞬間之情況如次：

「我們進至海岸時，見一年輕而矮小之日本兵，從塹壕一躍而出，此爲我們初次見到之日人姿態，身長六呎以上之我們，突遇頑敵之躍出，咄嗟間不知所措，甚至忘却了武器之使用方法，在雙方遂巡逼近中，突遭日兵的猛撲，於是彪形大漢與矮小漢子之大格鬥開始，我們在驚愕瞬間，竟已忘却援助彼格鬥的美兵了。但終於有人手執槍刺從旁飛撲過去……」

激烈的戰鬥，在海邊不絕進行，一小時後，某部隊之指揮官陣亡，代之指揮的另一隊長，不久亦因背部被砲彈碎片擊中，鮮血飛迸而斃。急由別的隊長代替指揮，不一會又告重傷。十小時中，五易指揮官，雙方血戰，慘烈已極。北部登陸軍尚有其他隊長三人，亦在登陸後不久重傷身死，其中一人，

爲機甲部隊指揮官而有名的將校，突被近距離射出之日軍砲彈擊穿肺部，手腕又中榴散彈破片，渾身流血而倒斃海岸。因損害過重，幾難支持，正午方過，鏖戰益劇。至於不得不命數名將校，從後方運輸船乘水陸兩用戰車趕赴戰場，其時接近港口之運兵船，忽遭日方砲彈命中，立即沉沒，船上美兵紛紛躍入海面，向四面亂泳，有的想洩回遙遠的軍艦，有的奮勇向岸邊跑去。但日方之砲擊益烈，指揮官本部設立離海岸二十碼裏面，故傷者纍纍。其附近，日軍掘有許多戰爭壕，俯視壕中，兩軍屍體枕藉，鮮血滿地，沿水濱南行時，沿途美兵屍體甚多，在距水灘僅數碼之處，目覩不及入救護所之很多重傷兵士，呻吟不絕，其間有兩三屍體臥僵一處者，大致爲同一砲彈所擊斃。

屍骸中的三分之二，有在當場受急救而因受傷過重而死者，亦有傷後掙扎海濱而更中第二彈傷而死者。然而其餘三分之一之屍體，業已肢體分離，幾不能辨認本來面目。

我軍登陸後，日軍仍據守山地洞窟，不斷頑強攻擊，迨至天明，偵察日軍據以頑抗之洞穴時，一兵士忽大呼：「那圓木下面，日本兵……」於是一將校命以手榴彈擲擊日兵，正在此時，忽聞步槍彈帶着尖銳之聲，自穴內飛出，接着一圓睜怪眼之日兵，挺着槍刺一躍而出。然而立被我方的手榴彈擊中，受傷仆地了，可是他還想掙扎而起用槍刺切腹，此際我們這邊有人用騎兵槍射他，但他和一切日本人同樣至死不屈，迨他的身體又中四發彈丸，始悠然倒地而死。（仁譯自「大陸新報」）

大宮島的苦戰

敵方奪還大宮島（關島）的企圖，在本月二十一日付諸實行了，那天早晨，敵軍以有力的海上機

動部隊作掩護，數十艘運輸船分作兩隊，向大宮島西岸駛近，自午前七時三十分開始，第一隊敵軍以一百二十艘登陸用舟艇侵入明石灣地區，復於八時左右，第二隊敵軍乘舟艇三十艘向昭和灣進逼，實施登陸行動。

登陸兵力二師團

敵兵力全貌一時不能詳悉，同日夕刻所判明者，明石灣地區有水陸兩用坦克車約一百五十輛，登陸軍隊一師團半，昭和灣地區有坦克車五十輛，登陸軍隊半師團以上；故合計兵力爲二師團以上。防守大宮島之日海軍守備隊，見敵軍來襲，遂乘機猛烈迎擊，在沿岸一帶展開劇戰。向昭和灣地區馳來之敵坦克車五十輛，轉瞬卽爲日軍擊毀其三十輛，車身冒火燃燒，滿載登陸軍隊之舟艇，亦陸續爲日軍擊沉，日軍奮戰結果，使敵登陸軍隊大感恐懼。

發射彈量逾一萬噸

但敵軍雖因登陸船隻屢遭擊毀，顯示動搖之勢，惟後繼增援部隊不絕補充，復以猛烈空中轟炸與砲擊，日軍防範無效，遂爲敵軍登陸。

日軍待日沒之際，對敵登陸地點立刻施行猛烈夜襲作戰，與敵以重大損害，然此夜襲作戰亦爲敵軍優勢火力所阻礙，未能盡將敵軍驅回海中，致終於爲敵軍在該兩地區建定了橋頭堡。敵軍艦隊司令部關於大宮島登陸作戰會作發表如次：「我軍於登陸前，卽對該島日軍陣地施以猛烈轟炸與砲擊，爲太平洋作戰以來所僅見者，而日軍之抵抗，愈至後來更見頑強」。又據敵方從軍記者報道：敵軍於

登陸前，所發射與投擲之炸彈砲彈，重量超過一萬噸。於此充分可見大宮島作戰，血流成渠，屍橫遍野，慘愴酷烈程度的一般了。

事前的空襲

在事前六月十一日，一接到敵方機動部隊行近的報告，待機中的日軍航空部隊立即開始升空警戒。午後×時×分，敵方巨人式戰鬥機數十架果在上空出現，在加意警戒中的日軍戰鬥機從雲端一齊開始攻擊，敵編隊向四周分散後，一場空中劇鬥遂於焉展開。另一方面日軍對於向××島上空潛入的敵機，以高射砲火猛烈轟擊，但見像石榴一樣的砲彈團團圍住了欲逃無路的敵機。

敵機投定時炸彈

猛鷹出擊以後，爲了補充燃料彈藥，必須隨時着陸，所以每一次像這樣決戰的整備品的補給工作，實在是一種手段愈敏捷愈好的重要工作，在該次空戰中，B少尉一氣擊落敵巨人式飛機三架，惜後因油箱中彈，只得降陸，一時機體噴火，熊熊不可收拾，但B少尉仍能安然生還。

次日六月十二日上午，敵又以巨人機十餘架來襲，繼則以戰鬥機轟炸機（均屬艦載機）混合之編隊不斷猛炸日方陣地，飛機場與港灣陣地均塵土滾滾，烟火烽起。其間日軍高射砲及機槍陣地一致猛攻敵機羣，敵機墮毀者甚多，一架接一架，紛紛墜地。敵機所投者主要爲三十公斤及六十公斤之炸彈，間亦雜有二百五十公斤之炸彈，其中半數以上爲定時炸彈，此項定時炸彈經過二小時或六小時後方始爆炸，燒夷彈每顆約五公斤重量，均爲七八顆束做一處而投下者，其目的在使房屋焚燒。

日空軍奮勇攻擊

第三次空襲，自午前×時迄×時始止，敵機數十架或七八十架不等，大舉來襲，但技術拙劣的航空員頗多，據一俘虜者言，航空母艦上美國空軍人員有只經過八十小時飛行訓練者，故轟炸技術低劣，目標每多不中。

六月×日，記者等急至指揮所，見佈告板上大大地寫着幾個字：「友軍航空部隊已開始向敵攻擊」，夕刻又接獲報告：「友軍艦上攻擊機戰鬥機××架已飛抵此處飛機場」，於是隊長以下人員均蜂擁至戰鬥指揮所，將機场上誘導燈準備妥當，以備飛機夜間降陸，午後×時待望中的××架飛機均一一降落在滑走路，機上人員一跨出機身，立即向隊長報告戰果，隊長一面聽，一面振筆疾書。但獲舉戰果的勇士們，僅僅打了一個假寐，不久又駕起飛機，從事黎明攻擊去了。（衍譯自大陸新報）

千島羣島四大要塞

美軍正在南太平洋及中部太平洋方面，發動猛烈的攻勢。但反攻迄今，依然不過佔領日軍外廓線的一端——幾個小島而已。但是美軍反攻作戰的意圖，顯然是以衝破內廓線——達抵日本本土為目的。由此以觀，美軍對於北千島方面策動進攻作戰，未嘗不可能。事實上彼等以偵察為目的，時有飛機或艦船之類，蠢動該方面附近，頗令人起進攻不遠之概。然而自基斯加島撤收以來，時逾八月，日美兩軍依然對峙北圍，而無變化可言者，其故安在？關於此點，我們可以指出千島羣島擁有堅若金湯

的防禦設備。質言之，千島羣島方面具有特異的氣候及地形等構成大自然之要塞外，益以多年來一再增強的人爲的要塞，因之到處完成空前強固的準備。

關於北千島的防備陣容中我們能够舉四個要塞——「天候永遠惡劣的「冰雪要塞」，堅固無比的「水際要塞」，最新式機甲化的配有優秀的陸上機動部隊的「機甲化要塞」，以及設備完全的異常鞏固的「航空要塞」。由於這四個要塞，已可說是築就銅牆鐵壁之要塞陣。

冰雪要塞

說到北千島的氣象，真是一種天然的大要塞。冰雪漫天和暴風撼山的季節方逝，繼之以來的有流水季，濃霧季，惡劣的天候，整年不絕。這種一年中無休無息的惡氣象，實爲阻遏敵人進擊的重大障壁。

現在從季節上觀察千島羣島的目前情勢，雖可說是「酷寒告終」，但若推想爲已近晴朗的季候，這是不明北洋氣候的重大謬誤。不過寒風白雪比較差一點，其實，現在風速數十公尺的暴風，依然挾着雪片吹刮着。號稱「低氣壓塵溝」的北千島惡劣氣候，真有難以預測者，瞧着快晴而瞬即變爲大暴風。是以即使美軍潛乘「惡氣候之間隙」而出以奇襲之行動，亦難保不生變化莫測之風雪阻礙；馴至全軍覆沒。

其次，爲四月起到八月的濃霧季。或者美軍方面反欲利用霧氣，作爲進侵北千島之助呢。不過利用「霧中作戰」的特點，在於一面盲目航海，一面藉濃霧爲護符而實行奇襲登陸，可是近年來電波兵器驚人發達之結果，已使霧中作戰的隱蔽性喪失無餘。現在不論在霧中海際，已能瞭如指掌的測知敵

艦敵機之行動與方向。因此艦船在霧中行動，有害無益。尤其如航空母艦之類，由於飛機起落上的障礙，幾使它全失其效用。是以北千島的濃霧季節，在敵美方面看來絕無何等益處，反之，從日軍方面言，這又不失為強有力的「自然要塞」。

航空要塞

西千島從氣象上觀察，無論怎樣完備的飛機場，若僅依恃單一的巨大飛機場，決不能發揮充分的威力的。必須分別配置無數空軍根據地於多方面，並使這些廣泛的基地具有有機的聯絡性，化為一種神妙的廣域的「航空根據地」，並適應時時變化的氣候而加以有效地使用，形成一種進攻退守強固無比的「航空要塞」。但是日軍方面早已完成了此項艱鉅工程，該方面的防空陣容，可謂一如磐石之安。

美軍方面自去年八月間日方基斯加島部隊撤收以來，頗傾力於空軍的強化。除任命號稱「轟炸戰術權威」之少將瓊遜為阿拉斯加方面第十一空軍司令，同時對於阿茲島基斯加島及昂察加島等前綫基地，實行大規模的擴充和強化。阿茲島上不出旬日而完成了可以起降巨型機的滑走路。並聞已將大量飛機——諺稱二千架，配置於阿拉斯加以及阿留申羣島西部的前述根據地。

敵美上述空軍之力，竟欲向日方挑動航空決戰，於去年八月十二，九月十二兩次，派其康索利台德特B 24型，波音格B 17型，諾斯美利堅B 25型等轟炸機，白晝進襲北千島，然遭日方無敵陸海軍航空部隊之邀擊，幾將其全部擊墜，曾使美故海長諾克斯與「徒費高價犧牲」之嘆。

照目前情形看來，敵美對於北千島的企圖，殆以偵察為主。舊臘廿一日夜半來襲的敵機機種雖不明，而自本年元旦起至三月底止前來偵察空襲合計三十五小時中，計有卡泰利那型（PBV）或哥羅

納特型(P B R Y)等敵美海軍特殊任務機(偵察轟炸)之外，尚有所謂「空中堡壘」的福蘭格福特雷斯(B 17型)，密丘爾(B 25型)，麥羅達(B 26型)，貝雷泰(B 24型)，汶吉拉(B 34型或T B V型)等各種轟炸機，但其投下的炸彈，多係閃光彈和照明彈，其中祇混雜着五十個燃燒彈及二百六十多個炸彈而已。就一機一次以言，平均僅爲二個半的彈量。即從此項情形觀測，亦可窺見美機來襲之目的，想藉閃光彈而實行照相攝影，依憑炸彈以偵察地上設施之威力。關於此點，即徵之美軍在南方地域之戰法，亦可說是敵方作戰企圖的前兆。敵美在南方方面嘗在開始攻勢作戰之前，施行下述之偵察行動——先從高空施行隱秘偵察之後，即自空中電光攝影，其次一再向地面實施低空掃射，試探日方地上設施之威力；同時命驅逐艦以下之快速艦艇向其預定登陸地點附近砲擊，以察知日方守備之程度及抵抗力。若依蒙達及德羅基那等戰役以觀，大致先派P B Y型機實施長時間的空中偵察，並可斷爲間有高級將校之最後偵察者，之後，經過半月或一月間，始決行登陸作戰。其間爲獲取附近的制海權和制空權起見，向航空根據地及防空陣地施行政擊，同時展開航空決戰。關於東北方面則入本年以來，敵空軍出動空中偵察者，前後共達卅小時，又施用艦砲射擊以偵察威力之行動，亦嘗爲所見。日方預測其早則必在二月下旬乃至三月上旬有相當大規模之敵襲者，但至今尚在繼續準備偵察中。從這一點觀測，可見格於日方守備隊巧妙的偽裝和精密戰略，全羣島已臻完全要塞化之地步，因而無從偵得防備之程度，徒然續行偵察而不敢冒險行動。

總之，美軍方面無論派怎樣性能高超的飛機來襲，日方北千島方面的守備異常鞏固，擁有驚人大量的最新式飛機，以及無強大的空軍根據地，嚴陣以待，必能將敵艦或敵機全部殲滅。

水際要塞

美軍在空戰中迭遭重大的損失，仍冀一逞僥倖，似有企圖在北千島登陸之野心。可是北千島築有堅固無比之「水際陣地」。這水際陣地經過久年的經營，佈置至爲周密，可說無懈可擊。

所謂水際陣地，全部築成永久不破之堡壘。對於特火點之類防備至爲周密。整個北千島形成了一個金城湯池之要塞。××吋大口徑的要塞砲，一齊怒吼時，能使海面如萬馬奔騰。任何強大的敵艦，決能立即轟沉。還有沿海及山腹等處，密布地雷，戰車壕，鐵絲網等，無論敵軍擁有登陸坦克等利器，亦無用武之餘地。

又沿海一帶佈置着機雷，港口及海峽等處，均有神出鬼沒的特殊裝置，絕不容美軍舟艇有侵入之間隙。故無論美軍方面自誇鐵量和兵員之多，老實說欲突破此項水際陣地確保橋頭堡，絕非可能。假如貿然圖一逞，必遭全部覆沒之打擊無疑。

機甲化要塞

據說美國現有所謂巴拉修特聯隊，格拉達聯隊等若干落下傘兵師團屯紮阿拉斯加方面待機而作，其所企圖之目標，顯在北千島的進攻作戰。但是千島羣島上佈置着無數的日軍機動部隊，這種機動部隊有着無數最新式的戰車，和世界首屈一指的勇悍軍隊，而且克耐嚴寒，移動自如，訓練之精，足當移動性的機甲化要塞之稱。更由於阿茲島的經驗，日軍方面刻苦訓練成大量的山岳部隊，和前述機甲化部隊控制要隘，敵軍休想染指。

除上述四大要塞陣地之外，還有訓練特精的強兵悍卒，可謂日本北極，周密如金甌無缺。（仁譯
官「每日新聞」）

荷朗第亞月夜空襲記

這次日空軍以寡勝衆，對新幾尼亞島之荷朗第亞敵登陸地點進行月下空襲獲得成功，返歸××基地。敵軍恃其物資的豐厚，在荷朗第亞強行登陸，空軍人員們回想不久前猶與愛機共同在該地起居，今日則以滅敵的巨彈下投，這一種悲憤實不可名狀，以下即爲數日前河村大尉，次安指揮，堤敏夫曹長，小橋口吉二曹長，大谷安曹長，池永誠曹長等參與荷朗第亞空襲的記錄。

從××基地駕機出發時，太陽業已西傾，立在滑走路旁揮臂相送的戰友們的影子一直逗留在我們的眼中，回顧基地那邊，夕霞像火一樣的暈紅，而前方成爲我們空襲目標的荷朗第亞那方面，被一片濃雲深鎖着。我們的機隊雖然爲數甚少，與敵相比不啻自慚弱勢，但我編隊總共××架飛機在隊長機爲首率領之下，相互作緊密聯絡，勇躍飛進。當我們向荷朗第亞飛去的時候，根據往前體驗所得像浪潮一般擁來的敵機，其實數屢次超過我們在幾倍以上，但「機數的不足當以技術去彌補」，白天裏隊長的訓詞在腦海裏閃過，眼望着前方敵地，嘴裏喊一聲「好罷」！頓覺精神倍增，心氣昂然了。

敵漏夜趕築新基地

飛機衝破一道道屏風似的雲層，看得見前面一輪明月，在藍色的月光下，望着海濱上閃着光亮的

夜光蟲，就在機上吃完了簡單的攜帶口糧。「目的地在近」，命令戰鬥配置的信號在響着，對敵警戒的眼睛，睜得渾圓的像水杯一樣的大，飛越××山附近的雲層，目的地荷蘭第亞已經在望了。

點點光亮，不是夜光蟲的光，那不是電燈的光輝嗎？於是我們把高度略降。以前我們在這裏，在蠟燭的光亮下，鍛鍊着夾擊敵軍的戰法，可是現在的荷蘭第亞，沿着海岸××公里的地方都變成一條條不夜城的市街了，特別有幾盞散射着煌煌光輝的大燈，那是飛機場在修理着滑走路，海岸邊的電燈羣是敵軍登陸的地點，此外陸續不斷的電燈的行列，也可料想得出是搬運軍需物資到堆積場所去的路。

轟炸下敵軍的狼狽

灣內泊有大型船××隻，船內完全實行燈火管制，在月明的海面上，點點可數的小型船往復着向登陸地點行駛。僅在××日中，敵方即利用機械力的豐富；裝就了電燈。爲了積極開闢新的基地，竟敢燈火通明地從事建築修理各處軍事地點，想起敵軍這種旁若無人的惡態，不禁齒牙爲裂，敵人是那樣夜不安眠地在積極準備着攻勢呀。

這時我們連一分一秒的餘裕也沒有，「攻擊開始……」跟隨着隊長機實行急降下，饜以怒發的必中中彈，大火焰從××個地點同時發生，我們的月夜強襲是成功了。像噴水一樣的白色的火焰往上冒着，那裏像是航空燃料的堆藏所。我們的機隊在火焰中穿過，繼續作××回突擊投彈，轉瞬間一片紅光，烈燄形成了一道紅色的幕，將敵吞滅了。在其間我們清楚地瞧着敵小型舟艇羣的狼狽逃遁，貨車等的四散隱蔽，在月明下通過猛烈的火焰，我們眼底瞧見了這一幕狼狽情景，不覺口裏頻呼快哉！

向友軍投下口糧

眺覽着左前方的南十字星，我們在歸路上飛着，穿越幾處薄薄的風暴層，在強襲成功的興奮下，眼前不覺得浮起了無數個現在尚殘留於荷朗第亞附近地點的戰友們的臉，炸彈的爆響想必戰友們都聽得了罷，戰友們啊，安全地待着罷，現在我們即將碾破驕敵的頭蓋，你們好好地待着罷！這時我們將剩餘的攜帶口糧，在月明中向密林地帶投去，藉供友軍作新鮮的一餐。

印度洋潛水行

突然，命令總動員的鈴聲在艇內響了起來，鈴聲響徹全艇，一股緊張氣色，輪機的聲音也倍形悽慘了。在高速度追擊中的我方潛艇的雄姿，在艇內亦似瞭然可見。

尋覓敵方的港口

天尚未拂曉，我方潛艇靜候有無敵船行近，俾加以襲擊。這時，艇長從潛望鏡上回過眸來，向航海長問道：「這裏附近有敵方的港口嗎？」航海長立即展開地圖，稍加檢閱，即知我們潛艇已將行近敵方的港口了。

啊！化多少天工夫才給發現的敵船，却被他逃過我們的眼，躲過我們的魚雷了。可是過後才知敵船只是巧妙地行着乙字式的航法而已。

命中魚雷的捷音

「開始發射！」不久，一聲「準備……」，魚雷就衝水而出，靜靜的××秒鐘裏面，只聽得一片宏大的炸裂的聲音，艇中人員都如小孩子一樣地拍手稱快。

蒙艇長的好意，叫我把眼睛湊過去，到潛望鏡中去望望，呀！不見猶可，一見那才是一幅壯絕無比的景象，原來魚雷正好射中敵船的中央，一艘八千噸級的貨物船從正中攔腰折爲二段，變成英文字母中的Y字型了，船身顛慄似地即將不支下沉。

命運到了最後關頭

是夜敵警戒艇排着白浪追蹤而來，我艇立即實行緊急潛航，將艇深入海底，但突然聽得艇底發出一種與物碰擊的聲音，一看才知是潛艇已經降到海底了，不過深度計還只顯示出××米突，要避免敵方深水炸彈的攻擊尚不可能。我們的命運終於到了最後關頭了，敵艇愈形迫近，聽音員在報告敵艇的距離中間敵艇步步進迫，終因我艇的施行無音潛航術，所在地點尚未爲敵艇發現。

想離開這可怕的海底，不意右舷的推進機發出一陣噹哩噹拉的聲音，已經毀壞了，後部兵員室也朝上飛了起來，行動已感進退維谷了。於是即以艇長爲中心，在士官室召集會議，結果認爲艇已受損，陷於不能作戰的地步，決定撤退。次日，司令部方面回電，因認爲××地方的偵察極爲重要，故囑我們排除萬難，完成任務。但以損毀之艇行近敵軍港，豈不等於自殺，於是凡艇長以下之人員，莫不眉宇間漾溢一種決死之色。

臨行擊沉敵巨船

敵機的電波探知機似屬相當厲害，時常總有七八架飛機飛在我們艇上打旋，因此要接近敵港絕不容易，直待數天以後，這一任務方告完畢。因任務的達成，已忘却了身心的勞苦。不久，遠遠地又發現了在水平線上漂着一縷縷的白煙，觀察了良久，知道這是敵方二萬噸級的油槽船，船的性能頗見優秀，以每小時××海里的高速度行駛着。以輪機受損的我艇，速力無論如何趕不上那艘油槽船的，於是乎又再度召集了一次幹部會議。

一致酌議後，決將右舷機掉轉行駛，數小時以後，我艇反走在敵巨船之前，魚雷開始發射，艇長的決心奏了效，魚雷命中船的音響震撼了整個的印度洋，艇長又立即將艇浮出水面，實行砲戰，這時那艘巨船的尾部已遭我艇擊毀，船的生命已岌岌可危，復被我艇施以猛烈砲擊，一時烟燄瀾漫，火光燭天，敵巨船即命歸九泉了。（衍譯）

澳北戰線趣聞

可怕的椰子

前綫上的軍隊不怕轟炸，却怕椰子的果實，因為敵機前來空襲，可以利用電波探知器，預知它的地位方向，而加以防備，而對於椰子實的猛烈襲來，却絲毫沒有預防的方法。

有一次××軍醫部長到茅廁裏去，偏巧這茅廁築於椰子林中，突然一陣狂風吹來，椰子的果實即

格拉格拉地發出聲音來，這時那位軍醫部長剛剛揭開馬桶蓋，幸虧他一時福至心靈，口裏叫一聲「不好」連忙拿這個蓋子罩在頭上，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巨大的椰子實就像雨滴一樣嘻裏嘩啦地掉下地來，軍醫部長如果臨時沒有這一個蓋子擋住椰子的襲擊，那末就不免要被難了。

電波探知人

科學的力量是屢屢征服自然的力量，不過有時候，自然的神秘方亦屢屢壓倒科學的力量。

新幾內亞住着巴布亞族人，巴布亞人是世界著名慍悍無比的，他們的聽覺特別銳敏，他們能够很正確很清楚地分出這是美國飛機的聲音，這是日本飛機的聲音，又當飛機的影子尚未出現之前，他們就很快地發出空襲警報，這除巴布亞人以外恐怕都幹不來的，誰有像他們那樣敏速的聽覺呢？

巴布亞人對日軍的協力是最忠誠的，因此皇軍將士鑒於他們特有的聽覺，便都呼他們爲「電波探知人」，或稱「活的電波探知器」，因爲有巴布亞人的監視哨存在的時候，他們的效力是相等於機械的電波探知器的。

女軍參戰

現在我們若是說女軍參戰這一類的事情，或是與這相等的富於歌劇性的一類話，似乎立刻會感覺到話題脫離時代了。但實際上像日本的女子挺身隊和女子職工等，都是戰爭中極重要的戰士，戰時期內婦女日常生活同樣地處於緊張的狀態中，從這裏可以很明顯地看到。所以在觀念上對女子與男子加以區別，這是錯誤的，特別在戰時期中，男子或女子都有他們或他們特殊的工作本位，各不相同地創

造他們輝煌的戰果，歸根結蒂男女同樣地都是戰爭中不可或缺的勇士。

我們在南方最前綫可以看到買奴埃族女子勇敢作戰的姿態，所以「女軍參戰」這一個標題決不是像花絮錄一樣的妄誇之談，而是實情。

偶然我們會遇到買奴埃族分成二個陣勢，自相搏殺的情形，雙方約相隔四十米突遠近，各以弓箭猛射，雙方作戰人數，各擁數十名乃至數百名不等，但每人所持之箭至多十來枝，數經射擊後，箭即告罄，這時便得到女子了，於是那些蹲在男子身後的女子便奮然地活動了，趕緊將落在地上的箭拾起來，迅速地交給男子們，以便繼續發射作戰，誰的方面箭搬得多，搬得快，勝利就屬於誰的方面，因此這些買奴埃族女子們就在弓矢鋒鏑下，像飛燕一樣身手驕捷地勇敢奮戰。

機智的船長

在悽愴猛烈的敵機的空襲下，日軍的補給仍不絕地在各個島嶼的洋面活動着，頂上有敵機的空襲，海中又有潛水艇的來襲，因此運輸船的戒備幾乎不能有一分一秒的鬆懈。可是日方小型的機器帆船，却能靈活地馳驅在海上，因為吃水淺，所以敵潛艇上放過來的魚雷，只是從船底下直溜過去，却打不到我們的船上，徒然嚇破了海魚的魂胆。

X×丸的船長是一個胆大心細，非常精明強幹的人，某日當他的船在風平浪靜的海面上行駛的時候，突然發現後面有一艘敵方的潛水艇，浮出水面尾隨追來，如果在海底放魚雷就不怕它，因為魚雷會在船底下溜走，可是現在潛艇浮出水面追來，一時不覺太感惶恐了，小型的機器帆船上沒有武器裝備，即使要實行武力抵抗亦不可能。

正在計無可施的當兒，船長好像妙智陡生，忽然說：「趕快拿二隻啤酒的空瓶來」，他接到啤酒瓶後，連忙放在眼睛前，當作望遠鏡使用，這情景敵潛艇立刻看到了，不一會，只見這艘潛艇悄悄地沉入海底去了，「阿哈哈……」船長豪快的笑聲震壓了海上。

敵潛艇一定把船長眼上的兩個空啤酒瓶當作是望遠鏡了，誰知這正中船長的妙計，他們以為這架望遠鏡至少是二十倍，有了這樣的望遠鏡，船上的武裝威力一定更驚人。所以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敵方的潛艇便鑽入海底逃遁了，這情形不正像「死孔明嚇退活仲達」嗎？（鄭衍譯）

運輸船團苦鬥記

此次記者同去的大運輸船團，現在是正當任務完畢歸抵故國的途中。每艘船上都滿載了戰爭上必需的物資，冒着重大的危險，突破廣袤海域，從南方歸來。沉浸在故國溫煦的春之陽光下，無論人和船，因任務的完成，個個充溢了光輝的喜悅。但是完成了指揮船團的任務安全航行歸來的指揮官××大佐，他的喜悅和安慰是更加超過任何人的。記者與這一運輸船團的指揮官共同起居，凡二個月，回顧指揮官苦鬥的往跡，不禁衷心感謝無已。

頭腦精密的指揮官

當運輸船團即將出發之前，曾舉行船團會議，而以全權指揮船團運航的指揮官爲會議的中心人

物。會議的前一日，記者往訪指揮官××大佐，房間陳設極為簡單素淨，裏面除了放上一張矮桌，二個椅子，一具洋服樹和一隻牀以外，就不見什麼了。指揮官在桌上攤開一張比桌面更大的航海圖，選定了預定的航綫，用鉛筆所記出的敵方潛艇所在時日的數字，把白的海面染上了淺黑的顏色。記者不覺隨口問道：

「目前敵情怎樣？還不要緊嗎？」過後想想，這一問語，真太愚蠢了，不覺一時懊悔起來。然而指揮官却若無其事地答道：「情形很不安定啊！」並且他還繼續說：

「眼前敵方潛艇在××與××地方蠢動着，所以我們預備迂迴避過這一帶區域。××方面有遭遇空襲的危險，所以要從另一方面駛向××地方，而從這裏極力採取近岸航行的方法，於×日天明可以抵達××地方，再由此處改變行駛方針，準備突破最危險的××海峽。然而敵情的變化一時不能預斷，我們唯有採取臨機應變的行動了。」

指揮官微笑地向記者作這樣的說明，他一面打量着敵情，船團的速度，潮流的速度，風速等，在指揮官的精緻的頭腦中，一一作着精密的計劃。

控制生死的神經中樞

指揮官偕同我們報道班員數人，登上了運輸船以後，他便逕自走向船橋上去了，接着發出「出港」的命令。信號兵立刻揭示出港的旗幟信號，信號兵的傳達，對於船團，可以說是一種能控制生死的神經中樞。無線電有使敵潛艇探知我方船隻所在地的危險，所以在原則上，通常是禁止發電報的。因此，發信號，至多只能採取發光信號，懸旗信號，打手旗信號，吹喇叭信號等四種，所以信號的傳

達是相當緩慢的。同時，船團愈大，或是海上的風暴愈猛烈，傳達信號的程度也便愈形困難了。「整隊！」「字形運動開始！」「×時××度！」

船團在南方紫醬色的海中，畫着碧青的航跡，不絕地變化隊形，在這裏充分地顯示了集團運動的美。

平靜的海·猛烈的戰場

熾烈的陽光，在南洋的上空，像火一樣地燃燒着，在水平綫的彼方，落日的景色象徵着莊嚴的大自然的神祕，然而，就在這一神秘的時光中，敵潛艇每每開始了猛烈的活動，因此平靜的海面，轉瞬間便形成了殘酷的戰場。

「現在船團得司令部電告，敵機或將來襲，貴船團務須於×時通過北緯×度×分，東經×度×分，變更航路，並須注意夜間隱蔽。×日及×日××預定晝夜行駛。」「接獲情報：×日×時，敵潛艇已由××洋面南下，××方面須特別予以警戒！」

船團接到通告以後，於是變更預定航路，實行大迂迴，這是在指揮官的周到的判斷之下，預備作成一條隱蔽敵潛艇眼目的擬航路，所以船團重新掉轉頭，回到舊路上駛去。忽然，「達恩，達恩，」連續數發，砲聲震動耳膜，心正在想：「這是敵潛艇吧？」而整個身體已經猛烈地被衝到船的右舷去了，約莫在三千米突的前面，水和煙高高地在往上冒着，這是船團殿後的××丸發出的砲。

敵潛艇化作碎片

加意瞻望！指揮官不斷地在頒佈着命令。「監視哨發現潛望鏡」這是××丸的報告。幾乎就在同時，從護衛艦上也發出了「注意魚雷航跡」的報告，於是船團以全速力實行退避運動。在船團右舷擔任護衛的××逐驅艦和海防艦，立刻掉轉艦首，以猛烈的氣勢在洶湧的波濤中突入射擊點，於是壯絕的爆雷攻擊便開始了。巨大的水柱陸續往天空冒着，全身受到了劇烈的震動。由於我方船團的先發制人，在猛烈敏速的攻擊前，敵潛艇早已化作了海中的碎片了。南方之夜暮色隨着日落迅速地襲來，指揮官下令留×艘護衛艦在該處作繼續壓制潛艇的準備，而令其餘護衛艦與船團共同起行前進。於是，當星光開始在夜空閃爍的時候，船團又從大迂迴的「擬航綫」上轉變航行方針，向目的地駛去。（鄭衍譯）

緬甸戰線縱橫面

美、英、蔣聯合陣營一切內部的矛盾層出不窮，但配合着南太平洋戰綫反攻緬甸的協同作戰，終於到了開始的時候，長時間在前哨戰的狀態推移下之緬甸戰綫，現在已由互相空襲而漸入與南太平洋激烈戰局相似的大決戰階段了。

誰掌握着緬局主動性

反軸心軍對於南方遲遲不前如牛步化進展的「跳島」反攻感覺焦慮，而亟圖對日本本土一舉加以攻擊，但緬甸的失陷，在今日實為反軸心軍致命的打擊，第一、英美所擬大大利用的重慶軍，現在業經陷入孤立狀態。第二、渝方戰區本為攻擊日本本土的最好立足點，但目前已因緬甸的失陷而遭切

斷。且緬甸獨立的告成，這一個重要的前綫國家已在東亞要塞的突角陣地上被武裝起來，今後日軍已可後顧無憂，從緬印邊境而向印度，由雲南邊境而向渝方地區從容進迫了。戰局的主動性既已完全爲日軍所掌握，這樣英美對日本本土的攻擊，非但不能實行，且日軍的重重壓力加緊向反軸心軍的兵站基地印度加上去，伴着印度獨立運動的興起，這一危機是只有愈益深刻的。

英美反攻的白日夢

英美爲打開印度的此項嚴重局面並防止重慶的脫離反軸心陣營計，故奪回緬甸作戰實爲其夢寐以求的企圖，俾貫通渝方戰綫的交通路得以重開，而造成攻擊日本本土的便捷途徑。然計劃容易實施難，一九四三年春的阿恰布作戰，英美的意向實欲打定奪回緬甸的立足地，但幾經日軍猛烈反擊，「阿拉坎悲劇」的形成，已使英美充分熟知精強無比的日軍之不可侮。敵方從來特生產量的強大，傾全力以擴充其陸海軍，企圖奪還與彼等命運悠關的緬甸，而由東南亞洲軍負起此項使命，登陸作戰部隊，降落傘部隊，舟艇部隊等等，俾陸海空三者互相呼應，一待時機成熟，即行發動登陸作戰，以上種種可說是這次緬甸反攻作戰的張本。

印緬邊境的渝軍與陳誠的辭職

一方面渝軍集中於雲南戰綫的約計三十個師，在印度國內的也有數萬人，配置於北部緬印邊界。駐屯於印度境內的重慶軍隊全然受美國所節制，即在雲南戰綫上的重慶軍隊，目前亦有置於英美作戰命令下之勢。過去在日軍先制發之下而戰敗的緬甸遠征軍總司令陳誠，據說他的辭職就是基因於英美

向蔣介石堅持要求更換指揮人員的結果；因陳誠不甘受節制，故每多與英美軍的指揮命令發生齟齬。

東亞要塞的突角陣地

緬甸的日軍，今已構成鐵壁的堅陣，準備邀擊反軸心的進窺，敵軍對緬甸的大規模反攻，在日軍觀之，緬甸戰綫實爲東亞要塞的突角陣地，日軍必須以緬甸爲據點，而摧毀盤踞於印度境內的英美軍隊，印度現已成爲敵方的重要兵站基地與援蔣的根據地，故緬甸實爲日軍清掃敵軍蠢動的根據地，築成自由印度獨立的橋頭堡之最好進擊路綫。日軍在南太平洋方面的作戰目標，是在大量消耗敵軍的戰力並使之出血，而緬甸戰綫的作戰，除此項意義外，更含有另一種建設的目的，即日軍在擊滅東亞英美敵軍的目標之下，同時更擬爲新生的自由印度完成獨立打開前路。

英美勢力蟠踞印度一日，緬甸卽無安全可言，而蔣政權依賴英美以圖取勝的白日夢亦終無覺醒的一日。日軍戡定緬甸一年，所給與新生緬甸獨立的榮譽，今已決意將同樣的榮譽賜與自由印度，日軍爲完成此項偉大崇高的使命計，現已無分晝夜對這一條廣大戰綫予以正面監視。但這一戰綫長貫南北，南部暑熱鬱蒸，而北部寒冷徹骨，日軍在戰陣生活中，不僅須克服這種難當的寒暑，同時又因糧食缺乏的關係，除少量的米以外，更不得不常以野草爲食，其堅苦卓絕可知。

展開第三度的殊死戰

今緬甸軍隊已在着着加強陣容，鮑斯氏的印度國民軍亦已駐屯於緬境某地，以進擊新德里爲目標。然敵方擁有壓倒的兵力與大量飛機，戰車等的現代化兵器，更動員全部的力量，以圖一舉反攻，所

以在這廣大的緬甸戰綫上，立將成爲大戰的激鬥之場，已是勢所必然的了。

但此攻防戰之將形成長期化，觀乎此次戰爭的情勢，似在意料之中，而日軍亦已早有準備與決心，且激戰之持久，則於敵愈爲不利。

一時在平靜中推移的緬甸戰綫，跟着大戰之進入第三年度所展開的大規模的決死戰鬥，其猛烈的程度，實不亞於南太平洋的作戰，大陸的決戰場至今又添上一個了。（鄭衍譯自「每日新聞」）

馬尼布爾黑夜奮戰記

雨季降臨馬尼布爾戰綫，所有的山都像南畫一樣被濛濛的霧氣籠罩着。匍伏在山脚下，常常遇到毒蛇和小青蛇的襲擊，挑去了軍衣上的污泥，氣喘吁吁地繼續前進。敵人的戰爭常識，每以爲雨季一到即可暫時中止戰爭，可是日軍却克服一切大自然的障礙與惡劣的條件，毫不間息地從事偉大的印度解放作戰。日印軍的勇士們都通身濡溼地勇躍前進，特別爲印度卡拉朋軍曹，無論在勇敢和機智上都落人後，敵軍的飛機不問下雨或霧天，總是不斷的出現，於是卡拉朋軍曹便利用了一種隱遁術，以逃避敵機的眼目，這所謂隱遁術，同時也可以名之爲隨身的活動的密林。

活動的叢林

因此我們在卡拉朋軍曹的背後，只見他背囊上馱着一株叢林在搖搖幌幌的移動着，這棵樹好像梧桐，但因受雨淋日曬，葉子又好像拍樹，總之他無論到什麼地方，決不忘攜帶這有着廿五六片很大綠

葉的樹枝同行的。假使敵機從一千米突上空，以急降的姿勢俯衝到一百米突的低空來，他也絕不露慌張之色，只是很泰然地坐在道旁的草地上，這樣卡拉朋軍曹的身體決不會被敵機發現，從機上下望，不是除了一片綠色以外便沒有什麼了嗎？於是敵機便在他的頭頂上像一陣疾風似的掠過。有時敵機的飛行士，戴着航空眼鏡，側着機翼探出頭來，想觀過究竟，然而在敵飛行士的綠色的碧眼中所能看到的還只是一片繁密的綠色而已，他想發現卡拉朋軍曹的蹤跡根本是不可能的。如果說鮑斯統帥要獎勵他那偉大的功勳的話，那麼他最大的功勞便首推這座活動的叢林了。

黑黯雨夜中強襲

某夜雷雨交戰，電光閃閃，大雨如瀑布一樣的頻頻下降，卡拉朋軍曹不聲不響地躲在壕中避雨。是夜日軍××部隊準備進行夜襲，正面地高敵陣地上只有一所孤零零的建築物，在連日的攻擊下，已經顯得破落了。現在電光和雷雨更在這孤屋的周圍掀起了奔騰的漩渦。日軍勇士在雨滴傾注下，嚼着只有鹽味的飯團，吃罷即吸着用茶葉當煙草裹起來的「陣中香烟」，在聆取部隊長簡單的訓示後，一個個即在大雨傾盆中消失。留在卡拉朋軍曹耳中的部隊長的訓詞是這樣的：

「夜襲的目標是前方××高地的孤屋敵方陣地，該處敵人本無所作爲，但以其形成自後進攻的據點，故必須消滅云。」

部隊長和××名部屬，眼歇裏，都發着炯炯的閃光，這閃光也立刻傳遞到了卡拉朋軍曹的眼中。在雷電聲中一切個人的存在，都被滅却了，只是流露着一種浩瀚的海一樣的感情，這却使狂暴的天地轉被寂寞的空氣所包圍了。卡拉朋軍曹雖然一邊在打算和××部隊同去夜襲，然而一邊他的思緒却飄

向遙遠的地方，他的耳朵傾聽着部隊們的軍靴聲，隨着手握軍刀在夜色中消失了姿影的部隊長以遠去。這時天地又重新吞沒了一切電光和雷聲，歸於平靜，什麼音響都聽不見了，好像夜襲的前奏，山野都在動搖。敵陣地在這樣風暴之夜，寂然無聲的一瞬間，這一瞬間該是多麼緊張而可怖啊。

淒厲的攻擊

這時雷聲早停，風暴亦止，甚至連細微的雨滴都已沒有了。只聽得一陣許……許……的聲音，蓋過山野，幾千百個氣孔噴出這一奇妙的聲音，在夜的戰場上傳播着，勇士們在黑夜中向敵陣疾進。沒有喚呼的聲音，沒有喇叭聲，也沒有呼喚萬歲的聲音，這是卡拉朋軍曹最初看見的淒厲的夜襲戰的實相。許……許……的聲音掩蓋了戰場，這是勇士們向敵陣突入的無言之呼聲，幾千百個誓滅敵人的氣魄形成這一種尖厲的聲音。卡拉朋軍曹等這一隊殿後，跨出戰壕，伏於山脚。這時敵陣內的迫擊砲和機關槍開始射擊，雨暫住，泥濘的地上粘土嚙住了卡拉朋軍曹的軍靴，可是他仍不顧一切地攀住了山脚奮勇前進，在他的背上仍馱着那株活動的密林，他竟忘掉在夜間這隱蔽的簑衣業已失却了效用。

猿啼虎嘯的緬印前線

×月×日：我們的部隊，於今天從××基地開始出動，目的是進入富貢盆地。這一天朝晨，適值傾盆的大雨，汽車走了二百公尺的時候，就給埋在泥濘裏不動了。兵士們滿身泥污而四散躲避敵機的

襲擊。一會兒，我們又繼續出發了，但是車行百公尺，又給泥濘的道路阻住不能前進；大致前進一二百公尺，必須大家一度下車推挽，始能繼續行駛，一天之中，完全是困難的苦行軍。

入夜，雨勢益急，終於寸步難移了。全車疲乏不堪，不得不擇地就寢，以備翌日的繼續前進，但無情蟲的和蚊，只是向着我們進襲。我們每天踏着泥濘沒膝的泥土前進。而且常在黑暗的夜裏，在猿啼虎嘯的荒林里，摸索着走，因為白天總有敵機襲擊。

從峻險進向盆地

南國的烈日，從雲隙間直射下來，灼膚如焚。兵和馬，都流着汗；但過了一小時的時候，又是一陣沛然大雨，把我們全軍淋得儼如濕鼠，戎衣永沒有乾的時候。這樣的「苦行軍」快將二月。依然朝着印緬邊境前進。

一架無線電機，便是我們唯一的連絡機關。在「苦行軍」的過程中，沉重的彈藥軍火，沉重的糧秣，真是一種可畏的重壓，然而這些都與我們的生命有關，當然不得不努力搬運。一架敵機，漸漸地飛近過來了。我們攀登一座峻斜的高岡，高岡上多的是密林，我們俯首下窺只見敵機和斷雲在我們的脚下緩緩的飛翔。我們計算攀登山頂，還得相當時間，兵，揹着背囊，拭着汗，喘着氣。偶一下視，見××河細若帶狀，在一望無際的熱帶叢林中蜿蜒而流。假如敵我雙方展開攻防戰時，這一帶地區，無疑的將化為淒烈的戰場。想到這裏，覺得不論冒着怎樣的艱險，也得繼續前進。如走下這座高峻的山隘，在傍晚時便可進入盆地。今天在高地的腹部搭帳就宿，我們就用那芭蕉的葉子，草草蓋成屋頂，但一到我們就寢時，不但上面漏進雨水，地面又有水湧起來，終於使我們不能安寢，我們就在「

上淋下浸」的水域裏，假寐着等待天明。還有比糠還細小的蚋子，向着我們的臉上手上亂刺，又痛癢，令人難忍。但是日本人傳統不屈的精神，旺盛的敵愾心，以及久經鍛鍊的強健的體力，終於戰勝了任何的困苦和缺乏。兵士們更益呈露堅毅的決心，絕無畏葸和訴苦者。

住居在泰羅地區的土著，莫不欣然幫助我們，這實在是一件非常喜慰的事。不但是住在我們附近的土著，就是住在遠方的，也願跋涉五六天前妻給我們蓋屋子，屋子雖是一種粗陋不堪的竹屋，可是他們親切的熱情，實在值得感動。附近的土侯們，也先後出來，聲明協助我軍的原意。

雨，成日成夜落個不停，我們鐵器傢伙，却長滿了銹，要想燒飯，則因薪濕而無法作炊，欲睡則因寢具濕透，致不能成眠。使我對於兵士們的健康，十分擔憂起來。

順流而下，如箭離弦

×月×日：依我們的任務，我們全軍不得不更向西部內地的那卡蕃地深入了。我們於七月初旬開始移動，用小小獨木舟，溯××河急流而下。雨雖小住，但因連日霖雨，河水泛濫而激急，舟行殊艱。且到處有流木（從山上流下之木），如與撞擊，小舟立碎。

然而我們憑着大無畏的精神，絕不有所畏懼。我們的小舟羣，順着急流而下，其勢如箭之離弦。只見兩岸密林如蓋，水潭如鏡，黝黑不辨深淺。其間甚多香蕉林或巧克林，有時茂密的竹叢，連綿數十里。縱目四望，交織着美麗的天然色彩，令人忘形。至於映入眼簾的動物，則有數千猿猴，跳躍樹間，與不知名的怪鳥，嬌啼木梢。

到這條河的下游，便入××河的總流了。當我們將到目的地的時候，河身驟闊，幾達數千公尺。

大河急流於漫無邊際的熱帶叢林之間，水勢之急，無與倫比。其間常有連根大樹直衝而下，遠望起來，宛如一具火車頭。我們觀此巨流，不禁連想到緬甸大河的更的宛河，久久舌擡不能下。

原住民紛紛協助

×月×日：因爲連日來猛雨不休，爲病所困的部下，日益增多起來。頂多的是瘧疾，其次爲蔬菜缺乏而患腳氣，再次則因受冷而下痢。但精神仍極興奮，絕不爲病魔所懾。土著民族的孩子，起初逡巡，遠避，不敢近，後來漸漸接近我們了。他們不時把香蕉和竹筍送給我們，我們由於這些蔬菜的補給，減少了許多疾病上障礙，實覺非常感激。

這樣地更向內地深入的時候，到處獲得親日的土著。結果，大軍所至，原住民紛紛協助，總計××，××的全部及那卡盆地二十幾個村落里的人，全爲我們的有力的助手了。這二十幾個村落間，約共達八千戶，全人口約達七萬人之衆。但由於土著們誠摯的不斷報告：謂××，××方面正有美軍將校蠢動着，於是局勢更益緊張起來。

在我們兄弟的國內

×月×日：在已深入敵中的我們，最喜慰的是，友軍飛機給我們投下許多食糧來。自從我們向後方連絡以來，天天等着佳音的來臨。這一天遠遠地聽得友軍機的機聲嗡嗡而來，欣喜之色掛上每人的眉間，不久，瞧得見機翼上的日徽，我在敵軍陣前，仰觀着我機的翻飛，不知不覺兩眼濕潤起來了。

縱目旁觀，但見兵士們手揮着國旗，熱淚奪眶而出。我們這時候的喜極而泣的愉悅，真是筆墨難以形容。但是附近的土著們，實較我們更狂喜。因為敵機一到那兒，便不管土著的人民牲畜肆意掃射，但我機絕無此種殘暴行爲。故他們見了繪着日徽的盟軍機，便雀躍地高呼着：

「在我們兄弟的國內，也有着飛機哪！」

第二天，便有當地土侯們贈與我們不少的鳥類和豬仔，以表慶祝之忱。此次盟軍飛機的來臨，完成了相當宣撫的使命，於此可見的了。

雨季以後的收穫

×月×日：我們自香烟告罄以來，業已數月了。兵士們斬芭蕉葉作烟絲狀，捲以紙而吸，雖無烟味，但真所謂慰情聊勝於無了。

×月×日：時入十月，雨水漸少。河水也逐漸淺了下去。在上月底，已經踏入那兒所謂乾水季節了。啊，決戰的時候，即將來臨。我們在悠長的雨期中所受的痛苦，已到收穫的時候，已到我們發揮實力的時候了。我們益堅殺敵的決心，奮勇地繼續前進。（欲仁譯自朝日新聞）

東京上空卅秒記

本書原名“Thirty Secondsover Tokyo”，作者係參加第一次轟炸日本之勞生大尉（當時係中尉）（Captain Ted W. Lawson），書中對於美國飛機戰鬥員於出發轟炸前經過如何之猛烈訓練，及離開「

黃蜂」號航空母艦（此艦業已炸沉）後之焦急苦悶，並其恐怖心理，均敘述十分生動。著者本人因降落時失事會受重傷，後自印度新德里乘亞同溫層旅客機，歷經北非南美，始於去年六月歸國，譯文係原書之抄譯。刊載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二十五日之日本東京「朝日新聞」，文中原有插圖及說明，均受日本陸軍省檢閱濟。

開始集中訓練

我們的北美B 25轟炸中隊，奉命集中至佛洛里達州比撒喀拉附近的愛格林，當時不知道爲什麼要集中到這邊鄙的地方來，不過因爲該地面臨墨西哥灣的關係，我們大體上已想像到未來的任務，一定是與海有關係的。我們開抵根據地時，看見已經有其他的B 25型飛機一列停放着了。單將第十七航空隊所屬的三個中隊一看，已有二十幾架飛機。至翌日三月一日，我們始會見了杜李德爾。他是一個比我們想像中來得年青的老中佐，面上含着微笑。他召集了我們一百四十名的作戰本部，作訓話說：「我們不久將來要擔任的工作，是很危險的。若沒有努力幹到底的決心者，現在就請退出。怎麼樣？」說時他的眼睛骨碌碌地望着我們。

「未來任務的重要性質，諸位在將來的訓練中，慢慢的自會明白。不過有一點要請各位千萬注意，即對於這一次的事，不論如何，非嚴格絕對守秘密不可。對於各位的太太，自然不能講，就是同事中間，也絕對不可談起。因爲我們的意圖萬一爲敵人所知，則不僅諸位自己有干係，且有害及其他許多人的生命可慮。如果此後有形跡可疑的人來與諸位接近，請馬上報告F·I·B（祕密偵探局）他說話的時候，眼睛一直盯緊着我們。他訓話時恰有二個高級長官走過，他也馬上停止發言。嚴

守祕密到如此程度，真不知道是什麼大事情。

· 低空轟炸的訓練

第一星期終了之後，開始離陸訓練了。此項訓練是在人烟稀少的滑走道上舉行的，在滑走道上標有二百，三百，五百呎地點距離的標幟。訓練的目的，是在儘可能在短距離內起飛，我們的教官是一個叫京利·米拉的海軍大尉，是特地從比撒喀拉派來的。他將海軍用語與艦上生活須知的大概，一一教給我們。這時我們心裏似乎已若有所悟，大概我們將由軍艦運往什麼遠方去。轟炸什麼地方，幾時實行，雖然還不知道，不過是低空飛行的一點，到了第十日光景我們已知道了，因為飛機下面的槍座被拆除，代之裝上了一座避彈補助油池（四十加侖），我們原來的諾登瞄準器，也被拆去了，這是有二點理由的。

理由之一——其實是不成理由——據杜李德爾的說明，是因爲一部份的飛機將必然落入敵人之手；第二個理由是，因爲低空轟炸，沒有必要了。取代諾登瞄準器，給換上了一架喀利甯大尉所發明的廉價瞄準器。

低空轟炸是我們初次的經驗，但起初一點也沒有覺得不安。可是有一天在五百呎的高度，丟下一個百磅重的「蛋」，心想是沒有關係的吧，那知道炸彈爆炸的反動力，使機身起了非常的動搖，額上竟給撞起一個瘤。不久知道我們將來實現使用的炸彈，不是百磅而是五百磅，却不能讓再撞出瘤來。然而後來知道實際的轟炸高度，是三千五百呎而非五百呎，我們又放心了。

開上「黃蜂號」去

杜李德爾因爲恐防電報電話會走漏消息，會親自往返過華盛頓三四次。在轟炸訓練開始不久之後，他又再度命令不希望參加這次作戰者，仍舊可以請求退出。但一個人也沒有退出。在愛格林的最後一次試驗，是從該地起飛，經過墨西哥灣洋上，在德甘塞斯州的許斯登上空作迴旋飛行之後，然後回到基地。我們在佛洛里達州的猛烈訓練，於此宣告結束，三月二十四日自同地出發，經太平洋岸的麥契，孚爾特，集中於撒克萊梅特的麥克萊倫基地。到了這裏，杜李德爾命令我們將機上的無綫電全部拆除，聲言此番我們要去的目的地，是用不到無綫電的，於是我們漸漸明白此次的任務，大概與日本有關係的了。廿四架飛機全部簇新，均備有三翼推進器，機器亦均受詳細的檢查。我們在這兒仍舊繼續受訓，如此又經過約一個月，我們奉命越過一山集中於阿拉梅太，當我們從高空降下時，發見下面已經停泊着一艘航空母艦，即是黃蜂號。且在該艦甲板上業已停放着B 25型的飛機三架。

是到日本去

航空母艦黃蜂號於收容B 25型機十六架後，即於翌晨九時啓碇。在海上第二日的朝晨，始公開傳信是到「日本」去了。杜李德爾在食堂的一隅，集中了我們一行人說：「我們的目的地是日本的東京、橫濱、大阪、神戶及名古屋，我們的海軍將儘可能護送我們到目的地的海域。當然我們是預備從甲板上起飛的了。」

我們聽了之後，雖心想果然不出所料，惟正式從指揮官口中聽到了確信，心裏面突然感到沉重起來。我剎那間在頭腦中描畫着我的愛機的印象。並約略計算了一下到東京遠距離所需消耗的汽油量，於是我們大家走到甲板上來，各人本能地走向各自的愛機。把甲板上的滑走距離測量一下之後，

都覺得有些擔心。滑走路從中央的司令塔到艦首，不過佔甲板全長的一半，把十六架飛機儘可能從艦尾後方發動，似乎也嫌太短。大家用徒步測量了滑行道好幾回，每一次總不免要搖搖頭，不過我們對於過去連日的訓練，和此次出發轟炸間的，縝密計劃，也不免深深驚奇。

出發轟炸前夜

在海上第三日，杜李德爾將海軍少尉裘利卡介紹給了我們。裘少尉是前美國駐日大使館的武官，他對於日本的一切知之甚詳。他先給我們講解中國與日本的歷史，繼而講述兩國的政治機構，日本的軍部與農民，中國人與日本人的生理學的與心理學的差異。並兩國國民的服裝等等。最初我們很覺奇怪，他講這些事給我們聽有甚麼意思，後來始逐漸知道該方面認識的重要性。此外我們在戴維·瓊斯指導之下，每晚在數十張的地圖和空中攝影上前，努力認識到達目的地的陸上路綫和地理標幟。杜李德爾答允我們可以自由选择目標都市。我就選取了東京。

有一天水兵們拿出白漆來在飛行甲板的左舷，劃畫白綫。不久天空上面出現了一架小型飛機，向艦上投下一件什麼東西（大概是書信吧），之後就飛去了。四月初，航空母艦開至夏威夷北方的海面時，有幾艘驅逐艦和巡洋艦加入我們形成護航團。我們現在變成一個強大的特別奇襲艦隊了。在一「黃蜂號」上的司令官哈爾賽海軍大將（現南太平洋艦隊司令長官），我們尙沒有見過他的面，這一次爲了應攝影班的要求，始與杜李德爾一起出現在甲板上，在送給日本的禮物一排炸彈之前，攝了一幅紀念照。

此時海上逐漸起了風浪。我坐進我的愛機裏面去察看一下，發見高度計上下到很厲害。航海的日程快近終了，我們原來計劃於十九日黃昏起飛，實施夜間轟炸，然後乘夜飛向中國大陸。

杜李德爾這時重復給我們申請退出的最後機會，自然沒有一個人退出，僅僅調動了一個駕駛助手。十七日發見機上尾部的砲起了故障。大家心裏很懊喪。因為預料此去必定受日本戰鬥機的攻擊，後尾砲是非常重要的武器。因此大家動手拚命加以修理。同時艦上亦顯現了緊張氣象。「黃蜂號」突破波浪激進，巡洋艦和利刃般切着浪濤的驅逐艦，此時以全速力行駛，逐漸離開了艦隊，艦身簸動得非常厲害。到日本已不到一千哩了。當晚已經沒有心思再玩牌戲，十時左右即上床睡覺。明天是十八號，照預定計劃，就是出發轟炸的前一日，可是不幸因某種緣故，竟不得不改爲當日轟炸。

給日本哨戒艇發現了

天明，氣候寒冷，海上似有暴風雨模樣。將雨衣，洗面用具，皮鞋，襯衫等裝入非常袋中之後，忽然發生了一件意外事件。在早晨七點半左右，忽聽得遠雷似的聲音，辨別之下，知道是命令「全體準備戰鬥」的軍長。馬上奔至飛行甲板上，其時左首的巡洋艦正一齊在猛射着砲彈。在水平綫的遠方，有一艘冒着黑烟的船出現了，上面飛翔着急降轟炸機。一個水手喘息着告訴我，說是發見了日本的哨戒艇。「馬上出發」，不知誰這樣呼喊說。事情真是糟透了。已經給對方發見，那就非得馬上離艦不可，不能再等候到明天晚上了，祇有馬上出發。此時甲板上雖然海浪狂沖，杜李德爾先行跳上了飛機。他趁着航空母艦破浪前進之際，發動引擎的全速力，沿着飛行甲板上左舷的白綫前進，一會兒已經飛升至空中，旋復爲確定方向起見，在母艦上空飛繞一周，然後一直綫飛去了。夫維指揮的第

二架飛機，險乎墮落於海中，但旋即恢復平穩姿勢。我輪着第七個起飛。兩脚方撥動發動機輪，機翼滿孕着風力，幾乎傾倒在舷側，不過機輪終於回到白綫上開始滑走起來。甲板上刮着很大的風浪。我用異常的速度向飛行甲板的尖端突進。不久，眼底下的白綫已經換了碧青的海水了。我也摹仿杜李德爾，在母艦上空先行飛繞一週，等到其他九架飛機都安全離開母艦之後，我始一面祈禱着「黃蜂」號能平安脫逃，一面飛向東京空間而去。

我的愛機，以海面二十哩以低空飛行，朝西面飛去。如果一路無阻的話，我們在比較杜李德爾約遲卅分鐘之後，也可以飛抵東京上空了。不過，即使杜李德爾能一路無阻侵入東京，但等到我們達到目的地時，對方的防空砲火和戰鬥機，毫無疑問早等待着我們了。想到這裏，不禁又擔心到機尾的砲位。誰都默然不發一言。此時天氣晴朗，是飛航的絕好氣候。突然感有一道白光自我的飛機左翼上掠過。這一定是前面友機上拋下來的汽油罐。要是不幸給丟在推進翼，那就大觸霉頭了。

在東京去的路上

離開母艦一小時半之後，在前方左面海上，發見了一艘船的影子。

「去幹一下子吧。」

傳聲管中的聲音是達文巴特。

「有趣！」

不知是誰在胡調。不過胡調儘管胡調，但貴重炸彈豈能隨便亂丟，它有它的重要用途，在到日本之前，雖僅遇見這一艘船，不過現在日本沿海岸各地定早已知道我們在來了。我們的非常用汽油業已

用盡，在動用別的燃料槽了，一面仍舊繼續向西疾飛，因爲心裏擔憂着日本飛機的殺到，就再度將尾部的砲試驗了一下，這次很靈，大概是蓄電的結果。不過這機關砲的操縱很不便，機紐給裝在駕駛席上，但從駕駛席上是望不見砲手的臉的，彼此祇能靠傳聲管互相連絡。且電力隨時有用盡之虞，所以除必要之外，不得不竭力節省用電。我和達文巴特交班坐到駕駛席上，當我開始擋着駕駛桿時，日本的海岸綫已經映入我的眼簾。時爲午後二點鐘（我們的時間）。

給包圍在薄靄中的下面的陸地，一半似乎溶解在絲帶樣的水平綫下。我想像中的日本，祇是像在風景明信片上所看到的一樣，是一座雪頂的火山。可是現在却出乎我意料之外，在從我們離海面二十呎的位置望下去，隱約看見無數的低地，在海岸附近停泊着無數的小船。再仔細一看，這些小船並不是如我想像中的帆船，而是輪船和樣子很時式的漁船。我們因爲避免日本方面的方向測知器測知起見，儘量的作低空飛行，因此就在這些漁船的船檣上面掠過。當時很想用機關槍加以掃射。但剎那間映入我們眼簾的，祇是十來個哆嗦着的男女，他們朝天望着。其時白的沙灘和嫩綠的平野，相映入眼而來。我們已經三週沒有看見陸地了，看去多麼的美。恰像是一座錦繡花園，初春的嫩綠，醒目地刺人。到處的菓樹上滿開着花朵，突然眼底出現了一座朱紅的古寺。我昂起機首從上面越過，旋即再從高空下降。下面的風景可愛極了，幾乎使人忘記了身邊的危險。不久飛臨一座大建築的上空，看見下面有許多孩子，大概是在運動場上。

終於到了

其次是長旗竿和日本旗，此時我發見了一個谷口，心想從這裏是往東京去的，因此就沿着山谷飛

行，採取比兩山較高的低空飛行。但據麥克林阿的測量，發見已經錯了方向。恰好在這同時，我和達文巴特和克華文，同時發見了日本的新銳戰鬥機羣。是六機兩重V型的編隊。高度約在一千五百呎，正向我們正面直飛而來，機影映痛了我們的視綫。我的飛機這時正在常青樹的森林上面飛着。突然發見戰鬥機的編隊，從我飛機的鼻端形成梯狀掠馳而過，一回就離開了視綫，第二隊也取着同樣的行動。惟其中左側一架飛機，忽然離開隊伍，向我們這面急降而下。我馬上關照砲手沙契耶注意。「知道了」，他立即注意尾部的機關砲，聽他正在扳動機紐，我馬上關照他「等一等」。如此約五秒鐘——好長的時間——我們看到敵方的戰鬥機雖然受着我們機關砲和機關槍的集中攻擊，仍緊追不捨，我只得拚命的繼續逃避飛行。

從無數的村落民衆掠飛而過，繼續向西飛行。心裏開始着急起來，東京究竟在什麼地方呢？照理飛臨陸地之後，二十分鐘就可以到達東京了，然而現在快將卅分鐘，還沒有發見東京的影子。其時發見左首有一個很大的市鎮，心想萬一的場合，即使找不到東京，多少也得在這裏發發威風，給他們一些損害。但剎那間又飛過一廟，飛臨到一座小山的上空，這才是東京灣了。在平靜如鏡的水面上，耀眼地閃爍着太陽光，真是幅和平景象。爲節約汽油，將機身再降落至十五呎的低空，以打瞌睡的速度作最遲飛行。但一想到日本的新銳機具有急降時速四百哩以上時，心裏不免有些担心。前面空中的一架友機，這時取着垂直的姿態衝向雲端中去了。那一定是瓊斯的飛機。在東京灣內飛了約有五分鐘，我們漸漸臨近了對岸。在這裏絕找不到一處沙灘，盡是些碼頭，這裏那裏正在從事浚濬工事，一切果如教導時所講的。這裏的船塢，其整潔非美國任何船塢所能及，接着是大型船，最後是沿岸建築的低矮房屋，終於到了東京了。

不到三十秒鐘

我略略加速了速度。夢懷縈思的東京呀，我們終於到來了。我心目中的印象，最初以爲東京和舊金山一樣，是八百萬人口集中所在的一塊狹隘區域，可是現在實際一看，與想像中完全相反，祇見街道四通八達，無限廣闊。倒有些像洛杉磯（註：著者勞生加利福尼亞出生，洛杉磯初等大學出身）。因機身高度過低，視野很狹，心裏預感着也許會找不到適當的目標。但如果升高之後，必然會受高射砲的集中攻擊。比我先到的友機，均從一千五百呎的高度拋下炸彈，足見高射砲的瞄準是非常正確的。房屋愈來愈大了，人影却一個也不見。

突然第一個目標映入眼簾，是在這裏了，我在國內一月餘來受猛烈訓練的目標。果然在這裏了，我就將引擎，高速度疾升至千五百高呎，再穩定機件，計器板上的紅電燈一明一滅的動着。最初放了一個五百磅重的炸彈。再加增速度，又是紅電燈。其時前面百碼光景的所在，噴起一縷黑煙，很快很快的向後面退去了。於是聽見轟轟的兩響，掠過機翼向後方飛下。這一點是高射砲彈。高度確是十分正確。紅電燈第三次亮了，不久第四次亮了，這裏是市房密集的東京市南部。最後一彈是燃燒彈，空中嘩啦啦的非常得勁。炸彈丟完之後，我再採取低空飛行的姿勢疾降而下。倏然回頭一望，只見爲五百磅炸彈炸倒的房屋，迅速之間萎縮下去，消失在黑焰中了。我的飛機降下到幾乎碰着屋面，急速採取逃避路線。從實際擲下最初一彈，到急降而下準備三十六着，還不到三十秒鐘。我問克萊文炸彈是否都離開飛機了，他回答說「自然囉！」

於是我們掉轉機首向南，低飛而去。

向中國逃避

飛機離開市內的密集地帶，來到郊外，不意往下一望，看見有一列火車正在行駛。開車的面孔剎那映過。後來想想真懊悔，爲什麼不用機關槍掃射呢，不過當時因爲恐怕子彈還有別的用處，所以斷了念頭。沿着鐵路線的電線，在陽光照射下發着銀色的光輝。我們不難想像到下面在報告我們方面的消息，正在這些電話線中流傳着。這時想到了汽油。補助油池已經用完，不得不打開機翼內的燃料箱。不久我們又在海上了。海岸線一直沿着西南迤延而去，我們的指南針却指着正南。我們所以如此，是恐防有追機，藉此迷惑其方向，我們終極的目的，是向中國大陸去，但要防備爲日本方面所察知。

不久之後，我們已低飛在海面三十尺的上空了，在我們的對方，發見有三隻××。二隻××都一條綫地向我們側首而來。我們看見情形不妙，趕快變更路綫，好容易脫了危險。

接着再恢復原來路綫，照預定的計劃針對西南飛去。如是經過了半天，非常無聊，這時突然在遙遠的後方，發見了一個島影。我們不覺狂喜了。我將飛機飛至兩島之間南下，一會之後，再將機首針對西南，終於到了中國海了。當沿着北緯二十九度前進時，達文巴特忽然悲嘆說：「好像給殺了頭一樣了」。其實沮喪已不止是達文巴特一個人，大家一直到現在爲止，爲了緊張以感情所迫，都沉默着未發一言。一度機首甚至險乎衝入海中，我覺得神經如棉，再讓一個人擔任駕駛和觀望是不成的了，因此每隔十五分鐘，就和達文巴特交替一次。這時沙契耶遞給大家一塊巧格力糖，可是誰也沒有食慾，而且喉嚨乾得要命，沒有水喝，克萊文從機關槍座上爬過來，問說：「害怕嗎？」「自然囉！」我回說。

黃昏了，大粒的雨珠擊着窗上的玻璃。我們過去多承天氣幫忙，克萊文重復回他到的機關槍座上，開始修理朝上使用過的自動操縱裝置，我將飛機交托給副駕駛席上的達文巴特，走下來到麥克林阿的航空士席上，伸了伸身子，旁邊的沙契耶忽然問說：「萬一降落傘落在水中將怎麼辦？」一面擔心似的望着我的臉。我責備他不要亂問，但他一定要知道，我祇得給他解釋。

被迫降陸

我再回到駕駛席上，上昇至五百尺高空，旋復降下五十呎，這時空中的狀態愈來愈險惡了，玻璃窗上起了矇翳，看不見外面的情形，只得將左首的窗打開。午後六時半（當地時間）始發見了陸地。在霧氣茫茫中忽見一座黑峯。是島，而且不止一個。氣候愈見險惡了。不得不在風雲雨霧之中，作着盲目飛行。加以此時夜幕四垂，心想祇有降陸一途了，祇有儘量作低空飛行，以覓取降陸地點。若根據陸地計算器飛行，一直朝西飛去，那麼一旦燃料耗盡，不得不用飛行傘降落了。後者這一着是要丟失飛機的，這究竟於心不忍。

「大陸！」誰這樣叫喊說。在濃霧之中，確可以隱約看見高白浪所沖擊着一綫海岸。「那麼就在這兒降落吧，你看怎樣？」我探訊麥克林阿的意見說。

「再南一些，這裏恐怕是佔領地帶。」

我遵照他的意見，再向南飛，如此過了五十分鐘，麥克林阿好像担心似的說：「這樣飛下去似乎徒然的了。」我也下了決心，事情已經到了絕境了。且縱使探覓到了目的地，那邊的飛機場上也未必有照明設備的。而且看上去那裏說不定已爲日軍所佔據。時至目前，已經沒有其他辦法。因此我

下了決心，把飛機打了一個大大的旋轉，上昇至五百呎的高空，可是這時却發生了一個奇蹟。在雲和雲間忽然發見了一個大洞。達文巴特奇怪地叫了一聲指指下面。像打掃過一般的海岸，形成着一個很大的半圓型。我心裏決定在這兒先過一夜，明天早晨再起飛。

汽油已剩不到一百加侖了，我沿着海岸仔細的飛察了一下，看到並沒有什麼障礙物，砂很潮溼，但給雨打得很堅固。我遂命令大家解下降落傘，穿好救命衣，但我自己却沒有餘裕去解用降落傘。速度一經下降，下首的機翼就往下直沉，我的兩腳鬆開，我想要是這裏是日本軍的佔領地帶，那麼用機首的機關槍可以應戰，麥克林阿將袋中的手槍遞給了我，這是愛倫（著者妻子）送給我的一支小型手槍，早已放在飛行服的皮肩袋裏面。麥克林阿把頭伸在駕駛席與副駕駛席的中間，守望着前方。

遇險被救

海岸綫好像一隻播鉢底，形成一種弓形的斜傾面，因此不得不側着機首飛向沙灘去。達文巴特大聲報着速度計。當他十——百的報着數目之際，不知什麼緣故，兩面的發動機忽然都氣喘起來了。我馬上扳着兩面的通氣瓣，用力撥轉駕駛輪，想將機首抬起，可是已經來不及了。只覺得兩腳一震，機首已經衝入浪頭中去。地點在香港三海渾的海面上。

其次的剎那間，我的怨天的咒罵聲，給一種震耳的大聲響蓋沒住了，好像在地獄中的什麼地方，伸出一隻怪手來把機身取去了。

於是靜寂——不可思議的靜寂，也不覺得痛，天地萬籟俱靜……我覺得好像在飲着海水，自己茫然地似乎坐在海底的沙層上。我想我已經死了。不，並沒有死，似乎僅是受了傷。

我不願死，我無論如何要生下去，對於生的渴求，可說是屬於本能的要求。不知什麼時候，我到水面上來了，上面正降着猛雨。心裏雖想游泳，可是手和腳都麻痺着不能動，祇得把我的身體一順波浪的飄流。不久我覺得手指好像指着什麼柔軟的東西，一摸是沙，是陸地，呵，我得救了，慢慢的轉身過來望望週圍，誰也不看見，什麼都沒有。在天和地間祇有我一個人。不過此情此景最初並沒有引發我什麼感情。不久始覺悟到這情況的意味。「倒霉！」我很想這樣喊說，但這時我的耳朵中聽到一種嘈雜的聲音。

我把手放到嘴裏面去一摸，發見自下嘴唇到下頰邊裂開着一條縫，上下的牙齒都歪倒裏面去了，我半意識的用手掏着口中，想去摸出一隻牙齒來，可是連一部份的牙齒都給攪出來了，我拿着血淋淋的自己的牙齒，祇是茫茫然的，連思索的氣力都沒有了。

不意回頭一望，看見克萊文垂着頭伏睡着，海水沖洗着他的身子，他一動不動，聲音全無，但都活着。再仔細看看，發見達文巴特，麥克林阿，沙契耶等都在那裏，雖然均受重傷，但都保全着生命。這樣約過了半個鐘點，四週漸漸暗下來了。這時沙契耶忽然掏出手槍，對上面瞄準了。我回頭一看，發見有黑懂懂的人影，我想沙契耶大概認爲是日本兵來了，可是事到其間，什麼也已經沒有辦法，我阻住了他。人影漸漸大起來，其中一個人躡手躡腳的走過來，詳細地審視了一會我們的臉，於是他指指自己的胸口，說「中國」，呀，果然是中國人。後來始知道，這裏是中國浙江省沿海的南田島。當夜我們在山上漁夫的污穢的家中過了一宵。翌日方始踏上旅途——痛苦的旅途，有時在擔架中，有時在苦力的背上，有時在轎子裏，有時在黃包車上，有時則在船上。我記得我們的擔架給抬到島面時，忽然給放在一條水溝中。心想這是什麼一會事，不禁抬起頭來望望，瞥見有一條日本的船正

在經過。我們到××是在二十一日的深夜。此後經過恰一個月——在我簡直有十年——我們始到了江西的南昌，不久再經衡陽，於五月二十一日到了桂林。

在這裏出乎意料之外，遇見同志戴維·瓊斯，他健在着。我不禁流起淚來。當夜從戴維那裏知道了不少關於同志的消息。

現在講一些關於杜李德爾的經過。他剛飛到日本本土，就遇見了戰鬥機羣，好容易他侵入了東京，忽忽將全部炸彈丟向了目標，便掉轉機首朝南飛去。他以非常的高度到了中國大陸，當夜十時，在某某上空的雨夜中，他用降落傘落下，恰巧降落在新近灌過人糞的田水裏面，他爬上最近一條的田路，脫掉皮鞋，就捲着降落傘睡了一夜。翌晨他起來一看，覺得赤了腳不好走，不得已將丟在糞田中的皮鞋重復拾起穿上，一個人悄然出去探覓附近的村落。要是他差得一些方向，準會給日本軍俘虜了去。

從「黃蜂」號上最後起飛的頓·史密斯一千人，是去襲擊的神戶碼頭地區，後來他們渡過中國海，也在我們落下的南田島半里外的海面上降落，浮海過來才到了南田島，爲海賊所救，恐怕爲日本軍所發見，給藏在一所古廟中，過了四小時始告脫險。（梨生譯）

九州空襲目擊記

「敵機來襲！」「敵機來襲！」

高亢而喧鬧的呼聲，夾着警報汽笛的聲浪，充塞了北九州的夜空。啊！終於來了，敵機！記者站

在街的一隅，在炸彈和高射砲彈片飛逝中，目覩美機盲炸的罪行。

空襲下的北九州，頓時把全市塗成了漆黑，只有幾百對炯炯閃光的眼睛，幾萬對眼睛晃動在靜寂得幾乎窒息的黑暗里，凝視着夜空，北九州之夜，那樣的靜默，嚴肅。在鐵兜接觸的音波中，還可聽到傳令聲，好比山谷間的回響，遠遠地。時間的巨步，只是在緊張里滑去。

數小時後，北空傳來聲聲的機音，來了，來了哪！深夜的街市里，益發岑寂得鴉雀無聲，聽不到一絲的雜音。敵機的推進機，終於劃破了市空的大氣，漸漸地漸漸地，漸漸地散播在北九州的夜空。突然，數十道照空燈的光芒，從黑暗的地面飛起，敵機姿態，終於浮雕在光尖凝集的處所。

緊接着——間不容髮的緊接着，高射砲噴出猛烈的火花，曳光彈，拖着赤綫追逐着敵機。守護北九州心臟部的無數高射砲陣地，一齊怒吼了。砲擊和砲彈的炸裂聲，宛如萬雷齊鳴。玻璃窗，固然不必說，就是水泥的牆壁，也在戰慄，幾乎要裂開了。呃！高射砲彈的破片，驟雨一樣，暴風一樣，猛烈的撞擊在大地。一二寸大小的彈片，自水泥築成的馬路上彈起，發出閃閃的火花。砲聲，炸音，震動，破壞的音波……呵，後方也戰場化了。

監視隊員和記者們，在極度緊張里不自覺的緊一緊鋼兜的紐繩。敵機兀自在高射砲彈雨中繼續飛翔，清楚地浮現於照空燈光芒里的敵機，一架，二架……那面熟的四發動機的巨體，推進機的旋槳，在燈光里閃着銀光。

忽從敵機的機體上，落下紅色的火來了。一顆，兩顆，三顆……啲，是照明彈。紅火，落在嚴密的燈火管制下的漆黑的市街里，把街面映出一種難受的紅色，地面陡的衝起一陣猛烈的機槍彈，針對着敵機拋下的照明彈，「呃，好！」照明彈，次第給射落。四周終於回返到原來的黑暗了。

然而可憎的敵機，依然還在飛翔，它雖常給照空燈捉住，可是像魚一般的游泳在星空里。喲，黑色的東西落下來了。從那映白的敵機巨大的胸腹中，落下來。呃，炸彈。繼續不斷，撲落撲落地，畜生！炸彈，炸彈哪！灑——嘶——灑……炸彈曳着難受的音響，從頭頂蓋罩下來。「危險！」記者趕忙把身體躺倒地上。我不知道我的身體是否着地，在這剎那間，覺得一陣巨響——轟的一聲，大地像海波一樣的晃了幾晃。防空壕的一角，嘩啦一聲崩倒，捲起了一陣泥塵。繼着又是一顆，一顆，距離我幾十公尺的地方，沖起一道黑烟。

我們攝影部的記者宮協和藤井兩君，正在這樣彈雨中，設法拍攝敵機的照片。「太危險了！」我說，「什麼，光綫太壞了，不過總得拍它下來。」

敵機盤旋在我們的頭上了。炸風颯過頸頰，使得兩耳劇痛。我咬了咬嘴唇，屏息等待着其次的瞬間。接着又是機聲，砲聲，巨響雜然並作。可是這時候忽聽得一種更響更異樣的飛機聲。

呵，我們的友機到了。只見它飛得很快，流星一樣的掠着星空飛來，朝着敵機鋒擁而進。我不知不覺的兩手的拳頭握得更緊。只聽得夜空中機聲益厲，蒲，排，裂帛似的聲音。機聲，砲聲，……窒息似的十餘分鐘。

不久，高射砲聲，漸漸地遠去。「敵機遁走」的傳令聲，送入耳鼓。我深深的透了一口氣，剛將把心定下來的時候，嗡嗡的機聲又至，又是敵機！照空燈又刻劃着夜空，高射砲聲，炸裂聲，曳光彈的猛射……

然而我鎮西防衛戰士們發揮着鋼鐵一般的射衛精神，敵機墜的墜，遁的遁，終於將它們完全擊逃。似乎在禮讚我戰士們防衛國土的凱旋，六月十六日的東方的天際，漸漸放射出微紅的晨曦，爽朗

地，絢爛地……。

「空中堡壘」的末日

自誇「不墜飛機」的「空中堡壘」，終於給無情的砲火擊墮了。記者親赴擊墮處，目視美國 B 29 型新式超重轟炸機的殘骸，餘燼未息。並親聞當地制空陣述說戰果之過程。

記者於十六日拂曉時，獲得敵美巨型機擊墮消息，急赴當場視察。墮機地點，在福岡縣遠賀郡折尾町北五公里，名「高須」的一個農村里。隨着記者逐漸步近，立即聞到重油的焦臭氣，夾着敵屍燒爛的惡臭，瀰漫空際，觸鼻欲嘔。蓋因這架重轟炸機裝着大量的炸彈，尙未拋盡便那麼給擊墮了，所以墮地時炸得粉碎。闊約四十三公尺，長三十公尺，全重量四十二噸的巨體，化爲木屑微塵，飛散在小山麓三百公尺直徑的圓形內。機內十餘名的敵屍，早給炸成粉碎，或鈎搭在樹枝上，或飛散田隴中。記者目擊血水淋漓的斷手隻足，和紫紅色的肉塊亂拋各處的慘景。

在田里躺着一個二百五十公斤的未炸炸彈，小山麓也有一個百公斤左右的炸彈。在旁警戒的將校，高喊着：「別靠近，危險！」另一個將校對記者說：「敵人終於也變成齏粉，不成樣子了！」記者細細一瞧，只見彎曲的推進機旋槳，厚而大的車輪，補助油槽，還有打字機之類散亂在一旁，兩個落下傘還勾在樹枝上隨着風飄盪，落下傘白色的色調，似乎和其他焦黑的色彩很不調和。從敵屍的懷里，口袋裏找出的東西中，計有寫着來華參戰洋人（美國）軍民一致救護航空委員會字第「08535」字樣的護照，印度錢幣和重慶紙幣，而且還有中美會話辭典和一幅某地的地圖。

觀覽中，忽來了一位制空部隊的將校，興奮而欣喜地說：「這傢伙！不錯，B 29型……」他把殘骸檢視一下，接着說：「我們發現敵機南下而來，趕速照射時，附近其他高射砲陣地也在照射了。敵機很快的落於十字砲火中。於是我的部下高聲喊着，你們瞧，這不是巨型的傢伙嗎！出色的獲物呵。我趕忙翹首凝視，忽見敵機漸漸不穩，大致已受我們戰鬥機的攻擊呢，還是已給我們高射砲火擊中要害，只見敵機骨碌骨碌打着鑽錐式旋着下去，忽然又變成垂直狀衝向地面了。從機種看來，一定是B 29型，否則是麥金型，這……」他正在陳述敵機墮毀時的情形，又有另一個制空部隊將校走來說：「我們從照射的時候，就已認定是B 29型。不過B 29型敵機，竟而這樣一射就落，這倒有點兒稀奇啊！」（卓譯自朝日新聞）

美駐渝空軍剪影

此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和新聞中，美國造成了幾項世界的最高紀錄；空襲歐洲的機羣數目是一個最高紀錄，在德國本部及其佔領區內投彈的噸數是一個最高的紀錄；軍需物資器材消耗的速度是一個最高紀錄，軍費龐大是一個最高的紀錄，美駐渝空軍供應線之漫長也是一個最高的紀錄。這些最高紀錄所獲得的效果和所罹致的損失應如何估算？這些最高紀錄，對於戰爭的決定勝負有着何等輕或重的影響？我們願一一分別臚論。這裏：先論世界戰場歷史上供應綫最長的美駐渝空軍——它的歷史，作風，動向和前途。

空軍嬰兒周歲

美駐渝空軍的正式名稱是：「美國陸軍駐華第十四航空隊」，簡稱：「美國駐華空軍」，或「第十四航空隊」，這航空隊是美國駐在外國獨立兵種之一，它的誕生日期是一九四三年三月十日，距今甫足周歲，誠不愧被稱爲「空軍之嬰兒」。美國陳納德將軍便是這嬰兒的母親，姘孕，誕生，撫育，全是陳氏一手包辦。陳氏坐於美國西部德克塞士城，曾任美國陸軍飛行員教練，以美國陸軍上校的資格，於一九三七年冬來到中國，和十五名旅華的外國人，組織一個「國際空軍隊」，幫助渝蔣和日本空戰，這「國際空軍隊」，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著名威武的 International Brigade（國際混合旅）似乎有着同樣響朗的名稱，而事實上，這也是美國人所造成的最高紀錄之一——「國際空軍隊」祇有十五名戰士，其中十二名是美國人，陳納德並未有參加作戰，此組織成立了四個月便冰消瓦解，原因是十五名戰士已全部作了「墜落的英雄」，而再也招募不到，這樣一來，事情很簡單了，解散「國際空軍隊」。這是陳納德上校來華以後的第一個建績。

飛機全部喪失

當此「國際空軍隊」十五名勇士「落如秋葉」之際，竭力培養中國空軍的蔣夫人宋美齡女士，也辭去航空委員會秘書長職，中國空軍司令錢大鈞將軍，爲了購機舞弊案被押審訊，中美簽訂合約創辦之飛機裝配廠（資金二百萬美元，美技師十五名，工人二千五百名，華資百分之五十五，美資百分之四十五），由杭州遷至南京，由南京用民船遷運至漢口，由漢口再遷至迢迢三千里外的滇越邊界「南

坎鎮」，於今又撤退至昆明附近的楚雄縣境：這「落如秋葉」的時期，可以說是中國空軍最黑暗的時期，所有的飛機完全損失了，證明了美國的寇蒂斯戰鬥機，完全不能和日本戰鬥機交戰，空軍人員除了產生幾位特殊英勇而終於壯烈犧牲的人材以外，其他是證明了訓練不足，在此中國上空完全失去了積極防衛之際，陳納德上校接受渝蔣的任命，開始訓練中國的新空員。

聯蘇乎聯美乎

由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陳納德訓練中國新空軍的目標是駕駛戰鬥機，保衛領土上空，主要的訓練是駕駛P 40式戰鬥機；這個時期新空軍訓練場所有三處：是陳納德上校主持訓練的昆明訓練學校，選擇昆明所新空軍基地，也是陳納德上校的主張；一是「中國航空委員會」主任委員周自柔所主持的成都空軍飛行學校和空軍機械學校；一是蘇聯空軍少將薩夫郎納夫主持的伊寧空軍訓練學校（伊寧在新疆省的極西部）。大致是渝空軍劃為西南區和西北區兩個基地，西南是依存於美國陸軍航空部的，西北是依存於蘇聯遠東紅軍航空隊的。當一九四〇年一月陳納德上校返美之際，渝蔣曾鄭重考慮，邀請蘇聯訓練全部中國新空軍的意義，結果是政府覺得蘇聯不可靠，一則是渝蘇兩個政治體制完全不同的國家，合作的前途並沒有明確的展望；二則中國西北角的內政問題尚難真實地歸納到「中央」，即是說「中央」在西北的邊防實力過份貧乏，而一旦空軍完全在蘇聯掌握之中這是危險的事，三則蘇聯當時正在敗退，蘇聯援渝的軍需物資亦已停運，沒有力量可以顧到中國戰場；重慶對於蘇聯要求投資中國西北工業的願望，並未給予滿足，祇成立一個秘密的商約性質的渝蘇經濟互助條約，加上美國對渝的許多諾言和壓迫，使重慶終於仍舊走上依存英美的道路。結果是陳納德上校由美返渝，組

織「美國空軍志願隊」，至一九四二年三月，志願隊解散，「美陸軍駐華第十四航空隊」成立，陳納德上校擢升為美國陸軍准將。

呼籲增強實力

第十四航空隊所擁有之飛機，最高之紀錄曾經達到三百二十架。其中包括戰鬥機，轟炸機，偵察機，運輸機等，這個數字的飛機，如果用以防衛太平洋上一個小島，那是勉強可以說是「足夠」的，但是用以防衛中國西南大陸的二百萬平方公里之上空，再加上遠炸沿海日本的運輸船隻，軍需生產地帶，和軍事設備中心地點的任務，實在距離需要的最低限度還是很遠，爲了十四航空隊實力之脆弱，引起重慶軍政輿論界之疾聲呼籲，而參加呼籲者亦有陳納德氏在焉。

困難下之隱衷

十四航空隊一周歲生命史中，無時不在呼籲增援，美國威爾基先生，海軍上將顏乃爾情報局長勒威摩爾博士等等到過重慶的軍政要人，亦均曾一再旁聽邊鼓，側助呼籲，然而始終是呼籲不靈！此其間，實在具有不易增強第十四航空隊的重要原因存在，此重要原因者，無非是供應之困難了。渝美當局並不諱言自緬甸失陷以後，重慶即需從一萬六千里以外之美國，獲取由空中運輸而來的援渝物品：據軍事家的估計，每一百架在渝的美國飛機，每月需要獲得至少五千噸以上的供應品才能生存活動，一滴汽油，一顆小釘，無一可以在中國的陸地上生產或製造出來！從以上的統計數字，我們可以體諒十四航空隊供應上的極度困難，而對美國史汀生將軍始終未曾增加駐渝空軍之隱衷，加以原諒

的。

游擊轟炸效果

爲了供應的困難，陳納德准將不得不珍重保留其飛機與空軍軍用器材，必需貯藏至一個相當的數量，然後發動一個時期的游擊轟炸，我們假如縱觀世界東西戰場的事蹟來作一個冷靜的衡論，則認爲游擊轟炸是爲效至微的。美國以一次二千餘架的空前盛大機羣襲擊德國，投彈達二千噸，轟炸不爲不猛烈，襲擊的次數不爲不頻繁。然而炸德的效果不是使美國人相信歐洲戰局的決定性有了絲毫的進展，而係使美國評論家對於這種消耗重大的猛烈轟炸是否可以收效，發生了嚴重的疑問。從美國合衆通訊社發出的消息，我們可以看到這疑問由報紙提到每一個美國人的腦海中了。歐洲的猛烈轟炸，猶足發生是否有效的疑問，若然十四航空隊的三架五架以至十餘架的機羣進行游擊轟炸，其效果若何，此刻毋庸置論了。

陸地航空母艦

陳納德准將是企圖於篳路藍縷之中，斬除荊棘，希望養成美國駐渝空軍實力的一個美國人，他的見解以爲航空母艦是沒有多大用處，他以爲航空母艦易受攻擊，而防禦力脆弱，不過是一種獲得島嶼空軍根據地以前的一種臨時海上空軍根據地，屬於海軍輔助艦的性質，對於決定戰爭的大陸戰場是沒有用處的了。陳氏的見解當然是具有軍事學理的根據，同時，這也是他主張由中國大陸爲空軍根據地用以進擊日本的一個理由。和陳納德氏意見相同的輕視航空母艦論者，還有中太平洋美國艦隊總司

令尼米資上將。我們有充份理由相信，美國軍事當局的主要目標是使美國在華建立對日作戰的空军基地，而不是防禦中國上空！是使中國大陸成爲一艘懸掛美國旗幟的陸地航空母艦，而不是以誠摯的友情，幫助重慶抗日！陳納德准將與其說是一員空军將領，毋寧說是一員美國建築陸地航空母艦的工程師。

前途黯淡無光

展望到十四航空隊的前途，渝美當局俱未能免於悲觀，就今日之時勢而論，十四航空隊還有陷於絕緣的危險，理由：

(一) 我們知道一萬六千英里的供應，每月要輸送一萬五千噸給養來維持假定三百架的美國駐渝飛機，已經是極度的困難了。爲了這供應的困難，重慶一再呼籲反攻緬甸，而英艦隊始終未出現於孟加拉灣作戰，海上未能爲一箭之助；英美在渝在印兩個空军單位實力薄弱，未能協助陸上部隊反攻，緬甸陸上叢林阻窒，野獸嘯啼，公路接應不易，士兵疾病叢生，兩重轉瞬屆臨，反攻的希望已經消失了。因此，十四航空隊沒有任何理由可期待增強實力。

(二) 日軍在印境向着伊姆法爾 (Imphal) 前進，從常識判斷，攻擊目標應該是在印度的鐵路幹綫，戰事在激烈進行中渝美空運綫由印度喀喇峇 (Karachi) 阿拉哈巴 (Allahabad) 加爾各答 (Calcutta)，以至昆明重慶這一段二千七百四十英里的航綫，將遭受嚴重的威脅，如果日軍進展更順利，佔領印度東部半壁，則渝美空運祇餘兩個途徑了：一是越過喜馬拉亞山飛經西康而入重慶；一是停止空中輸運。因此，第十四航空隊不能不顧到有陷於絕緣境地之一日。(鄭永年)

新中國叢書
第十九種
決戰階段

編纂者·新中國編譯社

出版者·新中國報社
上海河南路三〇八號

印刷者·建東印刷公司
電話一五一四三

總經理·街燈書報社
經銷處·南京建國書店

蘇州新國民書店
全國各大書局均售

定價·每册一百六十元
民國卅三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2 1830B

偽新
中國
出版
社

新中國
出版
社



決戰
階級

哥

\$ 160.00